

追击·时间之战

〔古巴〕卡彭铁尔 著

陈众议 赵英 译

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

内 容 提 要

作者是享誉世界文坛的拉美文学大师，开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巴罗克主义的先河。

《追击》是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巴罗克主义的代表作，对当代拉美文学的发展影响巨大。小说创造性地采用了《英雄交响曲》的结构形式，叙述一名古巴学生叛变革命后被人追击并死于非命的故事。

《时间之战》是作者唯一的短篇小说集。卡彭铁尔的作品结集翻译出版，在我国尚属首次。

国家“八五”计划重点图书

ISBN7-5360-1512-7 / I · 1344

定价：7.25 元

追击·时间之战

〔古巴〕卡彭铁尔 著

陈众议 赵英 译

花城出版社

数字图书馆
PDG

粤新登字 05 号

追击·时间之战

〔古巴〕卡彭铁尔 著

陈众议 赵 英 译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清远市华星公司激光照排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 × 940 毫米 32 开本 8.375 印张 3 插页 130,000 字

1992 年 9 月第 1 版 199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0-1512-7/1 • 1344

定价：7.25 元

伊甸园里的亚当

——代译序

陈众议

1904年12月26日，当代拉美小说的“亚当”在哈瓦那一个由法国建筑师的父亲和俄国医生的母亲组成的普通家庭里呱呱坠地。当时，拉美小说正处在 Genesis 阶段，可以说是一片沉寂。人称：诗人被视为缪斯的宠儿，他们外出旅行是可以免费乘车的；小说家则不然，因为他们是缪斯的弃儿，没有钱就寸步难行^①。此话是真是假无从查考，事实是拉美小说起步很晚。至本世纪三、四十年代，拉美文坛仍流行着著名评论家路易斯·阿尔贝托·桑切斯的无情诅咒：“美洲^②——没有小说家的小说”。但正所谓“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拉美小说不仅兀然崛起（有人则不无惊诧地概称为“爆炸”），而

① 路易斯·哈尔斯：《我们的作家》，南美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② 这里指拉丁美洲。

且很快和拉美诗歌并驾齐驱。近半个世纪以来，它以巨大的创作活力和创新精神顺应并且推动了世界文学的澎湃潮流。

仿佛生来就是吃“禁果”的，卡彭铁尔具有神圣的好奇心、强烈的求知欲和叛逆心理。母亲希望他学语言，可他偏偏“钟情”于音乐；父亲命他学建筑，结果他又迷上了文学。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妨碍他接受良好的素质教育（他不仅掌握了好几门外语，而且触类旁通地在音乐、建筑、绘画方面获得了很高的造诣），为他日后开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巴洛克主义的先河，促成小说与音乐的“联姻”奠定了基础。

青年时代，卡彭铁尔赴巴黎参加过超现实主义运动，与布勒东等过从甚密。还创办了第一份西班牙文的超现实主义杂志《磁石》。然而，他很快厌倦了超现实主义的“装腔作势”，他“产生了反叛情绪”。他说：“我觉得为超现实主义努力是徒劳的。我不会为这个运动增添光彩。我产生了反叛情绪，感到有一种要表现美洲大陆的强烈愿望……这个任务的艰巨性激励着我……多年来，我除了看有关美洲的材料之外什么也没有做。但我眼前的美洲仍如同一团烟云……”这是因为：美洲的神话之源至今远未枯竭，这是由于美洲拥有原始纯真的景物，它的结构、本原、被发现得较晚以及印第安人、黑人的

奇异并存和多血统的混杂”。

在卡彭铁尔看来，美洲是一块“有待认识”（por mornbrar）的处女地、伊甸园、名副其实的新大陆。它神奇的本原（神奇的印第安人、神奇的黑人和神奇的——也可以说是想入非非的伊比利亚冒险家），它现实的结构（多种族、多民族、多血统、多文化、多宗教的混合、远古和现代、最发达——如美国——和最落后——如印第安部落——的并存）以及它光怪陆离、妙不可言的自然（连同其一切变形和共生），使美洲成为一个亦真亦幻、扑朔迷离、虚虚实实、虚实相生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杂然纷呈的巴洛克世界。于是便有了阐发神奇现实的魔幻现实主义，于是便有了结构缤纷错综的结构现实主义，于是也便有了指指点点、企图描绘美洲繁复而又奇特的共生现象的新巴洛克主义。

本书选译的是卡彭铁尔的平生得意之作《追击》（1956）（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集《时间之战》（1970）。其中《追击》是拉美结构现实主义和新巴洛克主义的代表作，对当代拉美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小说创造性地采用了《英雄交响曲》的结构形式，以叙述一个古巴学生叛变革命后被人追击并死于非命的故事。小说第一部分——哈瓦那某剧场售票亭，主人公和追击者登场。他们的先后出现同贝多芬《第三交响曲》开始的两响“单

调的和声”相对应。主人公潜入剧场，这时交响曲从G大调转为E降调。小说进入第二节：主人公惶恐不安，“脉搏撞击着躯壳；腹中在翻江倒海；心脏高高地悬起，一根冰冷的钢针刺穿我的胸膛；无声的铁锤，从胸中发出，击打着太阳穴，重重地落在胳膊上，砸在大腿上；我竭尽全力呼吸，直至浑身痉挛……”音乐的旋律使他恶心，令他窒息。这些心理和生理感觉同乐曲的“哀乐”复调相对应。依此类推。小说分三部分18节同《英雄交响曲》的一个呈示部和两个主题，3乐章、17个变奏和一个结尾相对应。小说主人公从潜入剧场到饮弹身亡也恰好就是剧场中交响曲的演奏过程。在此期间，小说情节打破自然时序，遵循音乐结构跌宕起伏，转换变化；人物在音乐旋律的感发下回忆、联想和反省。

从整体看，音乐同人物心理的配合是默契的，用意是深刻的。《英雄交响曲》不仅是对主人公这个“反英雄”的讽刺，而且也是对本来单调的情节内容的一种自然、和谐的强化，对人物则具有刺激神经、激发思绪的效果，对小说的总体气氛也起着烘托作用。

由于小说以心理描写为主（小说的客观时间只有40多分钟即《第三交响曲》的演奏过程），因此《追击》又是拉美心理现实主义的杰作。

《时间之战》是卡彭铁尔唯一的短篇小说集，是

作者对人类命运和与命运抗争及美洲历史和现状的思考与艺术构建。其中《回归种子》（首次发表于1944年）奠定了作者的“创作基调”（卡彭铁尔语）。作品倒戈而入，用“逆时针”时序描述了庄园主堂马尔西亚尔的一生（从老死到出生），令人耳目一新。《圣雅各之路》以崭新的视角表现了15世纪后西班牙征服美洲的疯狂殖民史和旧世界的宗教改革运动。《仿佛是在黑夜》从一个即将远征的士兵（是同一个也是“另一个”）的角度，描绘了从特洛伊之战到美国独立战争的不同的（也是雷同的）历史画面。《逃亡者》是写黑奴的，《先知》则令人击节地“改写”了洪水的传说。《可怕的祭奠》是天灾的魔幻再现；而《避难权》分明是人为之灾，却使人分不清那荒诞不经的是现实还是艺术想象。这样，从洪水到“回归种子”，《时间之战》构成了一个整体，人类的命运与抗争、历史与现状，在真实和虚构中浑然天成，涉笔成趣，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的明敏与学识、精巧与雄浑、典雅与夸饰。

对我国读者而言，卡彭铁尔早就不是个陌生的名字了，但他的作品却迟迟没有译介过来，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关键的关键是卡彭铁尔句法古怪、描写繁琐的新巴罗克文风。所以，卡彭铁尔的作品成书出版，在我国尚属首次。

卡彭铁尔的其他作品主要有：中、长篇小说

《这个世界的王国》（又译《人间王国》）（1949）、《消逝的脚步》（1953）、《启蒙世纪》（1962）、《巴罗克音乐会》（1974）、《方法的根源》（1974）、《春叙》（1978）和《竖琴与影子》（1979），音乐专著《古巴音乐》（1946），建筑学专著《柱子之城》（1970）及评论集《探索与差异》、《作家的理由》（1976）等。

1980年4月24日，在进行了一天（或者说是一生）紧张而又繁重的工作之后，卡彭铁尔这位75岁的拉美文坛宿将在巴黎溘然长逝，他留下的唯一遗言是：

回归种子！

1991年10月1日

于北京和平里

总 序

我们正处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人类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时而如崇山峻岭，巍峨壮观，时而荒凉沉寂，寸草不生。但无论是排山倒海，似波浪滔天，或者波澜不兴，如古井死水，我们都可以发现除了文学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规律以外，还存在着一个带普遍性的规律，即文学范型的探索和创造的非常规时代与文学范型的完善、成熟、整合的常规时代之间的交替递嬗，轮番出现的规律。简言之，凡侧重于创造和探索的时代过后，一个侧重于整合的时代就必然接踵而至。反之，当一个常规创造的时代达到了自己审美范型的顶峰之后，创造的内应力就重新开始积聚并期待新一轮的喷发。新的审美范型的探索和创造，只是为下一轮的整合铺平道路。创造和整合的轮番出现，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构成了源远流长的世界文学史。需要指出的是，所谓整合，本身就包含着扬弃、继承、修正、完善和综合。每一时代的文学，都是把已往历代文学积累之总和作为此时此刻的出发点，后者是前者影响的结果，前

者则是后者萌生和成长的摇篮。那么，在人类文学的长河中，20 世纪文学的主导倾向是什么，受着什么规律的支配呢？我们可以确定地说，20 世纪是一个非常规型创造的探索的时代，就审美范型的创新和探索的广度与深度而言，文学的发展是已往任何一个世纪所无法比拟的，各种文学思潮的兴衰消长，文学流派的频繁更迭，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完全可以说，20 世纪文学发端于 19 世纪文学母体之中，凡 19 世纪文学高峰之后所遗留下来的空白已被完全填满，它所有的端倪和萌芽都被发展和壮大了；凡所有能走的路，不能走的路，或根本没有路的地方，都有 20 世纪的作家们在走和走过；所有的文学蹊径都被开辟了，拓宽了；所有文学王国的宝藏都有人从岁月湮没的尘封中重新进行发掘和利用。这是一个创造精神勃发的时代，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混乱时代。这是一个满目锦绣的时代，也是一个赝品假货充斥的时代。也许，这个文学创新的时代，还不曾产生如同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雄视千古的文学巨人，但在“世纪团体赛”中却可以稳操胜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非常规创造时代在期待着下一轮全面整合时代的到来。历史告诉我们，集大成的文学巨人常常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是整合时代最鲜明的标志。其次，20 世纪的文学表明，不论是创作实践，

还是建立在创作实路基础上的理论，均使已延续了许多个世纪之久的“模仿论”理论及其文学形态难以为继。20世纪文学是人的主体精神大放异彩的时代，是向人的内在深度世界进军的时代，这是一个对艺术掌握世界的方式方法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大幅度变革的世纪。就每每成为时代审美变革先驱的诗歌而言，象征主义以降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的绵延，拉开了人们对已往诗潮的历史距离，或者说这两大诗潮把前此的浪漫主义推到了历史背景之中，先前的那种耀眼光芒在后世人的心眼中已大为黯淡。意识流小说的崛起，使全知全能的小说叙述角度在神圣艺术真实性的旗帜下受到怀疑，它赖以存在的文学假定性地基已被摇撼，因此，拉美文学的“爆炸”导致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崛起，并使它成为本世纪的文学奇观之一，比别的文学多一层整合的倾向也就不奇怪了；表现主义、荒诞派和黑色幽默等的艺术审丑倾向，使传统的真、善、美的艺术组合遇到叛逆性的挑战……如此等等，那种对人类文学艺术的两分法（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再也不可能对20世纪多彩多姿的文学艺术作理论概括了。

20世纪文学成就的创新是巨大的，但从文学创新的背景来看，不难发现这个背景有其崇高、光明和残酷、黯淡相互交错的一面。在20世纪，人类经历了空前规模的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还是科学技

术突飞猛进，且以越来越快的加速度增加着社会物质财富的时代。而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和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之间则构成了极不协调的裂痕。我们在读 20 世纪的文学作品时，不仅古典文学中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悲剧英雄已属罕见，文艺复兴时期那顶天立地、作为万物之灵的大写的人，也几乎已不见踪影了。因此，20 世纪文学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人类生存困境和危机时代的产物，对人性之恶的关注毕竟削弱了对人性之善的高歌。这似乎在启示我们：创新所带来的片面性该在下一轮的整合中进行调节和纠正。“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临近世纪之交，在我们浏览观赏世纪黄昏的最后一抹晚霞，不正应该瞻前顾后的沉思一番么？！

从历史上看，我们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光辉传统的文学大国。在 20 世纪，我们也向世界贡献了名列世界文学巨人之列而毫无愧色的伟大作家——鲁迅。不同文化背景和文学传统之间的碰撞和融合，几乎是繁荣和发展一个民族文学事业必要的先决条件。而这，也正是鲁迅“拿来主义”的基本出发点。为了给文学译介事业添砖加瓦。本丛书以中短篇小说为主，兼及诗歌和其它文类，每辑八册，每册约十五万字。在选材方面，将侧重于美、英、苏、法、德、意、西、拉美等文学大国和文学语种，并尽可能选择那些在 20 世纪世界文学史上已有定评，正在

或行将产生深远影响的作家作品，以期于我国的文学文化事业的长远积累有所裨益，为我国源源不断的文学后继队伍提供借鉴和参照。

《20 世纪外国文学精粹》编委会

一九九一年八月

目 录

伊甸园里的亚当——代译序

..... 陈众议 1

追 击..... 1

时间之战 103

圣雅各之路..... 105

回归种子..... 150

仿佛是在黑夜..... 169

逃亡者..... 182

先知..... 195

可怕的祭奠..... 209

避难权..... 221

追 击

陈众议 译

“《英雄交响曲》，为庆祝一个伟大人物的纪念日而作，并献给尊贵的勒布 克维茨亲王殿下，路德维希·范·贝多芬，第三交响曲，作品序号 53……”^①大门的撞击声使他吃了一惊，打断了他因为读懂以上内容而产生的不乏稚气的得意。流苏般的红色窗帘从他脑海掠过后回到原先的位置。他把书翻过几页去。他离开书本，不再沉湎内心、对一切听而不闻（聋子，刺耳的号声也是枉然……）。他于是重又感到了周围的喧闹：宽阔台阶上散兵游勇似的观众遭暴雨袭击后争先恐后地返回前厅。他们欢笑着，推撞着那些在雨中不时地回头并通过人们裸肩上的空隙大声招呼同伴的拥塞道路者。雨水在遮篷上稍事停留后瓢泼似地倾泻在花岗岩台阶上。尽管催促人们入场的铃声已经响了两次，但大家依然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留连前厅，成串儿挤在一起，呼吸着带杨树叶和狗牙根馨香的潮湿空气。干渴的土地久旱逢雨，裂缝弥合了，散发出浓郁的泥土味儿，人们汗涔涔的脸上透出了凉爽的惬意。令人窒息的傍晚过去了，怡然自得的人们同花园里花架上舒展的植物分享甘雨。用黄杨木做围子的花坛飘溢着新耕泥土的芳香。“对我想做的事情而言，天气确实不错，”一个男人看着一个女人喃喃低语。那女人侧身倚在售票口的栏杆上，狐皮遮住了她的脸庞。她似乎并没有把身后的人当作男人，熟练而又准确、坦然而又自若地解开了那个十分隐秘但却并不舒适的东西（显而易见，她不在乎被他看见）。“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那些引座员在讥讽那个与众不同的售票员。他每次都要等到音乐会结束后才肯离去，尽管规定的下班时间是“演出结束前半小时”，尽管通常在十点钟结账以后他就可以离开岗位了。他想报复一下披狐皮的女人，教她知道他已经看到了她那隐秘的地方，于是用会计特有的机敏朝狭窄的售票亭的大理石台面上扔了一把硬币。那女人侧着脸，探头看了一眼他撒钱的手（人们只看他的手，却从不看他的脸），然后又毫无顾忌地松了松那玩艺儿。如此不知羞耻的举动，足以说明女人们俨然无视他的存在。她们充塞了整个大厅，占据了所有镜子，以便随时欣赏自己的发型与服饰。囿于天气炎热，狐皮使她们的脖

子和袒露的胸部变得湿漉漉的。为了减轻脖子和胸脯的负担，她们让狐皮顺着肩膀滑到胳膊肘上，像花坛上厚厚的蔓藤似地围在腰上。他的目光从她们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移到肉体以外遭暴雨冲刷的廊柱、花园，以及花园后面阴暗的门廊和那座巨大的望楼（从前它是座豪华的乡间别墅，四周簇拥的曾经是苍翠的松柏，而今有他居住的那幢现代化大楼和最后几支苟延残喘的烟囱作陪衬。他的房间原是为女佣设计的，天窗上画着抽象的装饰画，仿佛几何图形，能折射出菱形、圆形和三角形）。古老的望楼，虽然楼上的环状藻饰和栏杆柱已经被岁月磨损，但仍因其独特的风格享誉古城。大概正在为某个死者守灵，它以往总是荒漠似地迎来太多的阳光，或者黑暗的屋顶上出现了无数人影，直至第一声惊雷响彻夜空。他亲切地仰望着那层由于贫穷和管理不善而被弄得乱七八糟的楼房，不禁想起了另一处十分相似的地方——他村里的那些黑咕隆咚的棚屋。在那里，为死人守灵时点燃的蜡烛映照着面目全非的墙壁和桌布覆盖的鸟笼。闪光的镀银烛台仿佛华丽、明亮的神龛，摆放在破烂不堪的家具中间，把贫穷彻底地、夸张地暴露在人们眼前。为了死人，活人免不了要讲究一番，于是滴滴答答漏雨的屋檐下，是奢侈排场的铜银器皿和一丝不苟的服丧者。摇曳的灯光有时过于明显地亮出了梁柱上的蜘蛛网和蠹

虫蛀蚀过的棕褐色木屑。(自然啰，像他那样好学不倦、沉溺于某种乐器的人，便不得不对邻居作出这样那样的解释：练习乐器并不影响殡仪，更谈不上是对亡灵的亵渎，何况“古典音乐”同死者亲人的悲悼相辅相成，并行不悖……) 那时，他隐瞒了自己的病情，一杯杯苦酒往肚里咽：失恋、希望和痛苦……此时此刻，他心甘情愿地坐在冷板凳上，背靠着条纹丝绒窗帘，委身于抽屉般大小的售票亭，为的是有朝一日把握崇高，出人头地，昂首阔步地走进为有钱人敞开的艺术殿堂的大门。想到这里，面对淫逸的裸背，他恢复了傲气，确立了自信。仿佛有人用拇指按着她的肩胛骨，那女人斜倚在细细的栏杆上，狐皮落了下来，要触摸她，只消伸一伸手。“常常支撑我度过炎夏酷暑的勇气已经消失”，《圣约书》如是说。然后是墓穴的阴冷、虚无的气息。在内林根施塔特被人遗忘的寓所里，在那些失去希望的日子里，贝多芬发出了垂死的哀号……他回到书上，不再去注意珠光宝气、涂脂抹粉的人们。这些人遍布整个前厅，从镜子到廊柱、从台阶到由竖琴和摇串组成的雕塑群。在漫长的幕间休息期间，乐队指挥让演奏谐谑曲的三支铜管，反复地练习着，同时还提高了奏鸣曲背景音乐的音量。“像关在笼子里的猴子。”然而，他至少知道有那么一天，聋子砸烂了一位伟人的塑像并朝它脸上啐唾沫说：“亲王：你

是亲王，只因为你偶然的出身；而我之所以成为我，却完全是因为我自己！”他之所以在这里充当默默无闻的晚场售票员，也完全是因为他自己，是因为他试图到达珠环翠绕、粉滴脂酥的人们永远难以到达的地方。他们对他从来不屑一顾，偶尔看到的也只是他在售票亭大理石桌面上忙碌的双手。那女人突然离开了栏杆，她一边走一边重新把狐皮绕到了脖子上。霎时间，人声鼎沸，喧哗的人们匆匆回到各自的座位。音乐厅的灯光自上而下逐渐熄灭。乐队入场，各就各位。乐师们拿起了放在各自位置上的乐器。长号手在最高处；大管手耸立在调音的颤音中；嘴馋的双簧管演奏家们试过簧刀，正悠闲自得地沉浸在田园诗般恬静的延长音里。所有的门都相继关上，全场静寂，等待乐队指挥发出开始的指令。拖拉的观众从最后一扇虚掩的门蹑手蹑脚地进入大厅。与此同时，一辆救护车疾驰而来，在音乐厅前嘎地一声猛然刹住。“买张票，”有个人急匆匆地说，“哪儿都行！”他又急切地补充道，并伸手把一张钞票递进了铁栅窗口，但见入场券已经锁进抽屉、售票员正在寻找钥匙，便迫不及待地转过身去，旋即进了大厅，消失在黑暗之中。紧接着又来了两个人，他们压根儿没有理会售票员，就径直闯了进去，由于最后一扇门也已关上，他们只好一溜小跑，绕到后面池座，淹没在寻找座位的观众之中。“哎！”他

在售票亭吆喝道，“哎！”但回答他的却是如潮的掌声。摆在他面前的是那个愣头儿青丢下的那张簇新的钞票。也许是个音乐迷，尽管看上去不像外国人。音乐会已近尾声，只剩下最后这部交响曲了，可那人留下的钱却相当于五张一等票价，此人衣冠不整，像脑力劳动者：对，知识分子，甚而作曲家亦未可知。然而弥留之际的他突然听到有个声音在回答他的哀号：在床榻上，在森林里，在未来的忏悔牧师——十月的凄风苦雨中，他听到《英雄交响曲》的小号在回答他向《圣约书》发出的悲鸣……这张钞票，这张捏在他搏动的手心里崭新、干燥的钞票，热乎乎的，仿佛正在膨胀。他的思想撇开铁栅、穿过墙壁，在售票亭和等待中的女人之间架起桥梁，他想起了她（除了等待，他想不出她还能做什么）。在用挂盘装饰的阴暗的厨房里，她以她特有的懒洋洋的姿势，无精打采地用透雕衣柜里的那把散发着檀香味儿的扇子，把他从太阳穴带到乳房，再从脖子带到胭窝（然后让他倚偎在她怀里）。幕间休息的女人，汗津津的，穿着黑色礼服，也有她独特的姿势。她的丰润匀净的双肩在凉丝丝的铁栏杆的衬托下显得格外洁白。然而，难说那个冒冒失失的观众不会来要找头了，尽管他慷慨得像阔少爷（但是生活这本永远敞开的书教会他不可以相信公子王孙的大方）。他用和下班前焦急的等待与漫长的准备之后所

应有的愉悦截然不同的无可奈何的神态，撩开一角把他和音乐厅隔开的丝绒窗帘，看到鸦雀无声的大厅已经使全神贯注的乐师们处于演奏前的静止状态。《英雄交响曲》，为庆祝一个伟大人物的纪念日而作。^①先是两声单调的和声，然后是大提琴悠扬颤音伴奏下的圆号曲。书中写道：据诺特·博海姆收集的记谱，这个开头由三部分组成……书被读者翻掌合上，他嗅着飘入空荡荡的前厅的泥土、树叶和腐殖质的气味，想起了故乡被夏季暴雨冲过的后院（欢乐的鸭子在盛满了暖洋洋的雨水而膨胀的木桶里嬉戏）和堆放着破旧家什的棚屋。就在那间其味至今依稀可闻的棚屋里，他爬上破烂不堪的早产婴儿保育箱，透过墙上由于少了一块砖头而留下的一个小洞，一次又一次地窥视隔邻寡妇的洗澡间。那是一个在无有穷期的孀居中慢慢荒废自己的女人，她风韵犹存，皮肤依然光洁。他觊视着肥皂沫从她上身滑到腹部，稍稍停顿后缓缓地滑向大腿、膝盖，末了迅速流落由于年龄而渐渐弯曲的小腿。她的秘密他至今历历在目：光洁丰润、像弯弓高高隆起的乳房，仍然对男人富于诱惑……他记忆犹新的还有她沙哑的嗓音（由于给邻居小孩上课而声嘶暗哑）和由于不停地原地走动而逐渐消瘦的两踝。曾几何时，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她满可以成为他的老师，教他弹奏识谱，他记得自己耳朵里装着音乐节拍，但眼睛和思想却捉摸着她隐藏在染黑的衣裙下的诱人秘密。然而，在黑暗的激励下，对她的回忆使他战胜了胆怯和自卑。此时此地，他颇有些恃才傲物地想道，再也没有人像他这样对交响曲迷恋到如痴如醉的地步了：整整几个星期，他谱不离手，曲不离耳（虽然听的是旧唱片，但效果不错）。眼前这个乐队指挥，这颗春风得意的新星不过尔尔，同他见识过的大师难以分庭抗礼（当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在一次《第九交响曲》的首演式上，认识了一位年过九旬的女合唱演员）。即便是充耳不闻，他也能回忆起天才作曲家的这部伟大作品。“E大调”，当他听到笛子和小提琴开始轻轻奏响时，便脱口而出。他自豪地跑下台阶，冒着拍打在路灯灯罩上哗哗作响的倾盆大雨，像只落汤鸡，散发着脏衣服淋雨后特有的臭气。他心里乐滋滋的，由衷地感到了自己的存在。突然，那张钞票使他产生了难于自制的激动，仿佛自己是那个冒失鬼的同谋，干了不可告人的勾当。有了它，今晚他又可以心安理得地成为那间没有时钟的房子的主人了（他将吩咐她把门锁上，谁来了都不开）。到了早上，两人一起醒来，金丝雀叽叽喳喳，陪伴他们在厨房里一边作最后的调情，一边用檀香扇催旺火苗做早饭。从对面面包铺那位花枝招展的印第安女人

那里买来的饼干（由于放在一只朝阳的木桶里）将依旧热乎乎、香喷喷地吊人胃口。

……脉搏撞击着躯壳；腹中在翻江倒海；心脏高高地悬起，一根冰冷的钢针刺穿我的胸膛；无声的铁锤，从胸中发出，击打着太阳穴，重重地落在胳膊上，砸在大腿上；我竭尽全力呼吸，直至浑身痉挛；口腔和鼻孔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氧气；我胸闷气促，刚刚吸入的小口空气在心头令人窒息地淤滞后又随即大口大口地吐出，经过这种入不敷出的恶性循环，我成了瘪塌塌的泄气皮球；于是骨架隆起，东摇西晃，吱嘎作响；它不再是我的支撑，它倒在我的身上，压得我气息奄奄；直至冰冷的心脏翻了个个儿，在胸腔下拼命挣扎，势欲掀起肋骨；不许抽泣；要自如地呼吸；全神贯注；留住这一口气；抬起头；控制住；莫焦躁：一、二，一、二，一、二……又开始了单调的锤击；脉搏击打着我的两肋，然后慢慢向下，落到每一根血管，击打着我的躯壳；大地和我一起震动；靠背在颤抖，座椅在摇晃，每一记心跳是一下无声的爆炸；每一次爆炸或可摇撼整整一排座位；一旁的女人捡起狐皮，她马上就会注意到我；隔着女人的那个男人也会转过身来朝我看；

众目睽睽，所有人都会投来目光；我不寒而栗，心脏又一次悬起；滞留在嘴里的一大口淤气吐了出来。前面的人拧着脖子转过头来；他看着我，看到我大汗淋漓；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大家都在朝我看；舞台上发出一声巨响，吸引了所有观众的目光。别看人家的脖子：那人长过粉刺；然而他不偏不倚，就在我的面前（偌大的池座，我偏偏选择了独一无二的他），让我看他本不应该让人看到的脖子，或者说是令人恶心的标记；我的脑袋上下左右来回晃动，以便避开这个令人绝望的标记，结果免不了头昏脑涨；我咬紧牙关，握紧拳头，往腹部慢慢运气（对，慢慢运气），使翻腾不息的肠胃得到安宁，使疼痛欲裂的肾脏恢复平静；我汗流浹背，一次又一次地稳住阵脚、把握住自己；但恶心和疼痛有加无已；我蜷缩着，捧住坍塌的内脏，捂着肚皮以阻止不断向上涌动、翻滚、泛滥的东西溢出喉咙——喷发；我抽搐着，忍着针扎火燎、撕心裂肺的疼痛；大厅里黑压压一片缄默静止的观众迫使我用超然的毅力保持平静；我信奉万能的圣父上帝，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吾主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儿子，你的圣灵使童贞马利亚受孕分娩，你的儿子忍受了庞修斯·彼拉多^①

^① 庞修斯·彼拉多（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初期驻犹太和撒马利亚地区总督。传说耶稣死于其手。

的淫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被埋葬并坠入地狱，三天后在死人中复活……我不能坚持太久；我忽冷忽热，颤抖不已；我握住自己的手腕，脉搏在急剧地跳动，就像厨房地板上褪了毛的小鸟；我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结果反而更糟；我感到大腿的肌肉溶进了坍塌的腹部；一切都坍塌了、熔化了、沸腾了，成了游动的泡沫，溢出了两肋，冲破了躯壳，从臀部的一侧流到了另一侧；一旦乐队减轻音量，咕咕嘟嘟的腹鸣会再度引起众人的注意；我信奉万能的圣父上帝，天地万物的创造者；我信奉，我信奉，我信奉……突然，疼痛感有所减缓，“我好多了，我好多了，我好多了”——据说只要不断地重复“我好多了”，就能最终安抚自己……翻腾的东西逐渐平息，坍塌的部位渐渐恢复，熔化的地方也重新凝固——凝固在某个地方；这也许是“我好多了”使然；要珍惜成果，不许动弹，袖起双手；旁边的女人不安地欠了欠身，然后摘下狐皮，把它搁在扶手上；一只皮包从她腿上滑落，掉到地下；所有人都转过头来；她没有弯腰，若无其事；人们都以为这一不谐调的声音是从我身上发出来的；前面的人转过身来；后面的人伸长脖子；毫无疑问，我脸色蜡黄，颧骨突出，短短几个小时，胡子长长了许多；我握紧拳头，指甲刺疼了手心；他们准以为我是个怪人：两个湿漉漉的肩膀扛着一个大汗淋漓的脑袋，汗珠儿

滴溜溜从发梢经两颊和鼻尖缓缓滚落，我衣冠不整，在珠光宝气的人群中显得多么寒碜。“滚出去”，他们会轰我出去，“这是个病鬼，臭不可闻！”一记沉重的击打声响彻了整个大厅；人们聚精会神……我必须保持平静；竭尽全力使自己不要动弹；不能引起别人的注意；上帝啊，不能引起注意；我隐藏在人群之中，周围是道道人墙；我隐藏在人群之中，别人的躯体掩盖了我的躯体；我必须隐没在人群之中；然后随着鱼贯而行的人群悄悄溜出门去；用书遮脸，仿佛高度近视的人在悉心阅读；当然最好是夹杂在女人中间，许多女人；总之得蒙混过关……呵，我好多了，现在是这些乐器撞击着我的五脏六腑；声音从小锅似的锣面发出，每敲一下就像敲在我的胸膛；声音从喉咙似的黑洞进出，自上而下，向我袭来，震耳欲聋；还有那些提琴吱吱嘎嘎，在不停地拉锯，刺耳的声音令人毛骨悚然；鸡皮疙瘩，浑身都是鸡皮疙瘩，真教人受不了；接着是两记重浊的鼓声；如果再有一下，我就会大声吼叫；然而一切都过去了，现在要做的是拍手叫好……所有人都转过身来，把食指竖在嘴唇上，看着我，朝我发嘘声；只有我一个人鼓掌，只我一人；所有听众都转过身来注视着我；包厢里的人也纡尊降贵地弯下腰、低下头来朝我看；仿佛整个剧院都压在了我的身上，令我无地自容。“傻瓜！”一个戴礼帽的女人学着旁边

的男人说了声“傻瓜”；所有人都在骂我“傻瓜”、“傻瓜”；所有人都在骂我；所有人都指着我的脖子、我的脊梁骨；见鬼，我怎么知道这儿是禁止鼓掌的呢；他们会叫来引座员，把我撵走：“把他撵出去；这是个病鬼，臭不可闻；瞧他这个德性，满身臭汗……”音乐乍起，乐队重新进入角色；低沉、悲哀、缓慢。出乎意料、难以置信、令人兴奋的是**这声音**十分耳熟。我一时想不起在哪里或什么时候听到过这种声音；富丽堂皇的歌剧院我从未问津，类似的乐队我还是头一次见识；我不懂这叫什么音乐（没见过那闭着眼睛的；也没见过这么多手拉着手的），只觉得这一切洋溢着神圣的气氛；然而这音乐的确耳熟得很，我几乎还能哼哼，甚至可以踩着逐渐加强的节拍缓慢地、一步一顿地向前行走，走向悲哀……然后是笛子和震天动地的轰鸣，仿佛一切都已结束并将重新开始。“这段哀乐实在太美了！”那个披狐皮的女人对旁边的男人说。对音乐我一窍不通，但哀乐，既然是哀乐，就不可能是美的；也许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支曲子（对了，在裁缝店旁边，当退役的老黑人被埋葬的时候，乐队扛着大鼓，簇拥着一门大炮，奏响的正是这支乐曲）……然而，衣冠楚楚，涂脂抹粉，打扮得珠光宝气，难道只是为了听一曲哀乐？我想起来了；是的，想起来了；想起来了。曾几何时，这支曲子在我耳边回荡了好几

天，但我却不知道它就是所谓的哀乐；日复一日，它撞击过我的耳膜，像拂不去、赶不走的幽灵，钻进了我的梦幻——我恶梦缠身，惶惶不可终日；日复一日，它笼罩了我的心灵，像一片不散的阴云的影子，染黑了空气，给我带来了厄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昏昏沉沉，倒在墙脚下，呕吐出一腔浊水。这不是鬼使神差的巧合；**这声音**在邻居家奏响，乃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在服丧的人群和沉重的大鼓后面奏响了这支乐曲，而不是乐师；谋事在人，成事在神：上帝主**成**，人主谋；就像柴禾与火，柴禾燃烧之前，火就已经存在；自从我读了《卡拉特拉瓦之书》^①，上帝就抛弃了我，不再对我怜悯，不再听我祈祷；上帝把我赶到街上，连垃圾堆里的野狗也欺负我；上帝啊，你把这目不忍睹的脖子摆在我的眼前；这是根令人作呕的脖子啊。它就在我的眼前，和今晚的音乐融会贯通，和雷电——你的愤怒浑然一致，即使闭目塞听，也难以回避。我感到是上帝在显圣，就像我在热汤锅里，在至今依稀可见的老太婆面前若明若暗的、悠悠荡荡的火光里发现过上帝显圣一样；我终于明白：从来没有一个亵渎神灵的叛逆像我现在这样被暴露在圣目之下、大庭

① 卡拉特拉瓦是十二世纪西班牙的一个教团，团员多为骑士。《卡拉特拉瓦之书》一直被正统的天主教视为异端邪说。

广众之中，这是上帝为我设置的最大陷阱，令我插翅难逃（这是上帝的旨意，不可违逆；这是最后的怜悯：用无言的语言为我送行）。在这座巨大的剧院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剧情的发展和结尾都是预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成事**，是即将燃烧、熄灭的柴禾的灰烬（这要有**先见之明**^①！）……不要看这根脖子；不要看它；把视线固定在天花板上；或者地毯上的某个斑点；或者舞台台面上的手鼓饰；圣父上帝，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可怜可怜我吧；我知道你并没有完全抛弃我；因为你知道我苦苦哀求你，说明我并没有把你忘记；我依然相信你的慈悲，你无边的慈悲；我和你相距遥远，但我知道你并没有抛弃我，只要有一瞬的悔改之意（哪怕是呼唤一下你的名字），你就会伸出手来，救苦救难，消灾去祸……哀乐骤然停止，就像有人听到了我的哀求后干脆地说了声“好！”（其余的话都是多余），而这事恰恰发生在我呼唤上帝、哀求上帝怜悯的一刹那。一片静寂，停顿，休止。指挥低垂着头，耷拉着双臂，任静寂在未竟的氛围中继续蔓延……我不再惶恐不安，脉搏已趋平稳，呼吸开始畅通，这回我没有鼓掌……“下面是……”（什么？），披狐皮的女人说下面将要演奏的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是……却并没有看节目单。然而我没有听清楚下面将要演奏的究竟是什么。这时，我懂得了为什么周围的观众不屑于手中的说明、却都不拍手叫好的原因；凡事都应该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就像望弥撒：先唱福音书，后宣教义，再献圣餐，否则就乱了章法……下面的音乐很像舞曲；然后是欢快的弹拨声；再往后是长号，和我第一次领圣体时在大教堂管风琴旁边的天使嘴里看到过的十分相似；音乐将持续十五至二十分钟；最后是所有观众的掌声和灯光（所有灯光）。

有人来过，房间里弥漫着一种气息，床上乱糟糟的，床下尽是玉米纸烟头。“等一等，”她一边说，一边换掉床单，还拍了拍枕头。（鸟笼散发着羽毛、藜草和面包屑的混合气味，金丝雀酣睡不醒；睡眼蒙眬的叭儿狗扑扇着鼻翼，东嗅嗅西闻闻——它从不吠。墙壁上的潮湿斑块像模糊不清的地图。天花板上镶嵌的暗红色房梁是对乡村建筑中客厅上的桃花心木房梁的蹩脚模仿。接在院子里的水桶盛满了雨水，可供明天洗头所用。还有那块苯胺味儿的粉红色肥皂……）她身上总有一股令人陶醉的芬芳，他很高兴又闻到了这种几乎已经淡忘的气息，因为它

是和等待中的裸女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条件反射，”他想道，并习惯地感觉到，自从他抬手敲响这间屋子的大门，整个思想、感觉和举动便不可移易地周而复始：这一次和上一次相同，同时又将是下一次的预演。“今天”复“今天”，“今天”何其多（它既是昨天，又是明天），像太阳一样重复：同样的语言、同样的锅碗瓢盆，甚至同一只睡在篮子里、脖子上挂着铃铛的猫（当然还有那句说它漂亮的话）。他说他近来忙于学习，所以抽不出时间来看她；而她则喋喋不休地表白自己既没有出门，也没有爱上别的男人。老一套。然后是许诺：他说他在附近一家商店里看中了一盏台灯，待下次来时买了送她（或者不是灯，而是盒红糖果或一个绣花垫儿……）。她笑笑，对他的许诺表示怀疑，然后坐到他腿上撒一会儿娇，再往后是不可避免的冷场：她站起身来，打开床头柜上的台灯，用罩布盖住仁慈的圣母像，说（这一次却是出乎意料的）：“你差点儿见不到我。前几天有人来威胁我，扬言要把我赶走，要把我投进女牢。我可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哪！”他贪婪地抚摩着她，把手伸到她温暖的腮窝。“今晚我不走了，”他在她耳边轻声地说，示意她锁了大门。然而，他惊讶地发现她还是一副垂头丧气、心不在焉的样子。“我不要去女牢，我不想离开这个地方；这里谁都知道我是个安分守己的人。”她愁眉紧锁，对发生的事情

充满了忧虑和愤恨。对她的独白他很不耐烦，为了让对方回到现实中来，他滑稽地耸耸肩，表示他根本没有把威胁者放在眼里。“这简直是审问，是宗教法庭。”于是终而复始，她重又回到了监狱、驱逐、审判……仿佛一台转圈的机器。然而，每转一圈，恐惧就增加一分，犹如进了地狱之门，一圈比一圈残酷，一层比一层可怕。渐渐地，她俨然成了被人追击迫害却临危不惧的悲剧英雄，负有某种秘密使命。她忍辱负重，历尽磨难；但无怨无艾，痴心不渝。她自恤自怜地说：“而今连我跟谁快活他们也要过问。”她的奇特表情使他联想到怪石嶙峋的家乡及其煤堆似的房顶与门廊。在那里，高耸的龙血树在风中哗哗作响；摇曳的树叶、野兰花以及金黄色的荆棘交叉缠绕，从早到晚蘸满了露水。傍晚，在村外的乱石堞里，几百年前从狼群脱胎而出的母狼狗撅着鼻子嗷嗷乱叫；村里的公狗们听到它们的召唤后伸长脖子呜呜哀鸣，但却不敢贸然走出院子一步。于是发情的母狼狗欲火中烧，急不可待地跑到村边，通过微风把它们欲望传递给嗅觉灵敏的公狗们，哀求后者对它们施行暴力：拆散它们，捅破它们。然后没完没了的拔河、没完没了的龇牙咧嘴和挨石子儿，直至东方发白、旭日冉冉升起。最后，母狼狗们拖着尾巴跑回山洞，等待小狗崽子的降生。“它们寻找快活来了，”村里的小伙子们听到发情的母狼狗

的叫声后常这么说。“它们寻找快活来了，”气喘吁吁，奶头触到了地上，直至东方发白，消失在附近的小径。“而今，”她说，“连我跟谁快活他们都要过问。”他刻不容缓地吻了她，急切而又本能地寻找着那个软绵绵、和硬邦邦的男人肉截然不同但却专为男人肉作模子的地方。没等他如愿以偿，她又接着说：“他们居然问我来这儿的人去了哪里，是不是去市场的咖啡馆喝蛋黄酒了……”他紧紧地搂住她的腰，朝她刚刚整理好的床铺膘了一眼。“简直是审问，是宗教法庭，”她说。她左一个“宗教法庭”，右一个“宗教法庭”，愈说愈委屈，愈说愈气愤。也许在她看来，“宗教法庭”意味着审问、囚禁、枷锁甚至残酷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体罚，殊不知宗教裁判所与异教徒的迫害大相径庭，断乎不能同日而语。宗教裁判所或许只有在修道院门口和废旧的房子里出售谢恩供献和颂歌的小铺子上才能看到。在他们牢房似的铁栅上，不是悬挂着许许多多受苦受难、鲜血淋漓的圣母吗？剜掉乳房的圣女奥拉亚，手捧杯子、献出双眼的圣女卢西亚，受到口吐硫磺的疯狗威胁的圣女罗荷，还有在地狱里被自己的嫉火焚烧并被缚住双手的圣人的灵魂等等。在另一些色彩鲜艳的版画、图画和印刷品上，记载着耶稣基督被鞭笞、被剜肉、被肢解和被野兽吞食的故事，两旁是十字架上的圣安德烈和在永不熄灭的烈火中煎熬的

圣洛伦索。^①也许，对她而言，“宗教法庭”（她一而再、再而三地担起）具有某种可怕的神秘性，能给她眼下遭人威胁、受怕担惊的处境增添色彩，提高层次（肯定是秘密警察盯上了她的哪位常客……）。一想到她的狗、她那白里透红的猫和那些叽叽喳喳的金丝雀将无家可归，而自己正在走向可怕的女牢，她情不自禁地用手指点那滨海公路尽头充满海腥味的铁窗和黑色高墙。也许她自命不凡，自以为比别的烟花女子干净、透明和富于人格，因为她至少在每年圣诞节期间闭门谢客，去各火车站向乞讨的人们施舍并点亮神龛里的蜡烛。“简直是审问，是宗教法庭……”她唠唠叨叨说个没完，一只手下意识地抚摩着他的头发。“去买点喝的吧，”他听腻了她的诉说，就没有好气儿地把一直捏在手心里的热乎乎钞票交给了她。“再买点明天早上的饼干，”见穿着衬裙、披上了雨衣的她转了回来，他又补充了一句。“这是张假钞，”她翻弄着那张钞票说，“是假的，上面的将军闭着眼睛。闭着眼睛的都是假的……”“假的？”男的惊慌失措地嘟囔着。他从女人手里拿过钱来播弄着，简直不能相信表示大面值的墨绿色字迹一下子失去了价值。“假的……？”他

① 基督教中，传说圣人们为医治人世间的种种疾病和邪恶而牺牲自己。

顿时像只泄了气的皮球，在扶手沙发上缩成一团。他绝望地掂了掂装着硬币的口袋。还等什么呢？听天由命吧。那个家伙之所以如此慷慨地把它塞进了窗口，原来是因为它是假的，他欺骗了自己。“我没钱了，”他委屈地说，以求对方作出仁慈的答复。“改日吧，”她向大门方向使了个眼色，轻声地对他说，“今晚我太累了。”他猛然抱住示意他回到孤独和绝望中去的女人，在她无动于衷的脖子上，胳膊上和肩膀上狂吻起来。为了让他乖乖地回到大街上去，她无精打采地把冷冰冰的嘴唇送到了他的嘴里。“当心淋湿了衣裳，”见雨愈下愈大，她又叮嘱说。他愤然跑到街上。为了避雨，他成了癞头火鸡的伴当：在市场的屋檐下，火鸡们把脖子伸出笼子；鸡笼、母鸡和菜园泥土的混合味儿使他下意识地闭上眼睛。他回到了大峡谷，谷中长满了灯心草，一条羊肠小道蜿蜒向前。草丛中、树林里，他在迷茫中度过了欢乐的童年。他从家里走出来，跳过一个个泥坑，蹚过一片片水洼，捉迷藏似地穿过了杂乱无章的村子。孤孤单单、零零落落的农舍在晨曦中炊烟缭绕，早起的蝙蝠在灶前锅旁翩翩起舞。在阴暗的篱下有偷情男女在窃窃私语；聚集在圣器室中念经、做祷告的老太婆们，坐在吱吱呀呀的维也纳摇椅上，用棕榈树攀藤作蜡烛照亮并不属于天主教的圣像，并用一把刀柄上刻着公鸡脑袋（鸡冠用粉红色珊瑚

制作)的刀子压着供奉神灵的彩票。再往前走是铁匠的棚屋，他哼着不堪入耳的小曲，搬来一根隐藏着孩子们爱情秘密的木头（在蛀空的木头中间，爬满了红头蚂蚁，它们扛着幼虫或者麦秆，正忙忙碌碌、密密麻麻地穿梭于他们的情书之下）。那是他们用铅笔摘抄的情诗、诺言，还有作为信物的一小绺头发和作为礼物的一根棒糖。棒糖上涂着理发店的鲜艳色彩，卖糖人晓得买糖人的心事，所以免不了要讥讽他的天真与羞赧。他们一次次地幽会，然而转眼间女孩长大了，出落得亭亭玉立，不但比同龄孩子高出了许多，而且眼圈变黑了，该丰满的地方都丰满起来。有一天，她终于拒绝和他幽会了，她再也不愿意像往常那样和他躲在峡谷的岩洞里吃松子了：粉红色的松子从一张嘴过到另一张嘴，看谁牙齿硬，咬得咯嘣响。面对迅速长大并离开他这个世界的她，他仿佛一下子变小了，弯腰，缩脑，淹没在死水潭边的野草丛中。她臂部圆溜溜的，衣服紧绷绷的，再也不愿意让别人闻她的膈肢窝了。曾几何时，她心甘情愿地充当母猪。毫无顾忌地教他闻她腋下的汗臭。一天下午，大马车从火车站运回一架经过大修的旧钢琴，没完没了地服丧的寡妇给她弹了一曲华尔兹，叫什么《亚力山德拉》的。从此以后，她们常在一起吃饭、吟诗，还手拉手、肩并肩地在“大街”上散步，形影不离，亲密无间。就

在这个时候，绝望的他决定学习音乐，以便掌握某种可资炫耀的乐器从而跻身“末端乐队”。在每一场露天音乐会上，“末端乐队”出尽了风头，尤其是担任独奏的短号手和单簧管手更是令人钦羡，极容易出人头地、名垂乡里……对天真无邪的童年的追忆，更激起了他对那个将他逐出门来的无情无义的女人的憎恨。总有人想入非非，以为可以把她们当作知己，然而她们毕竟是她们：婊子是她们的名，渣滓是她们的姓。腋下的书本刺疼了他（用浆糊支撑起来的棱角刺疼了他，仿佛在有意报复他对她的责备），身边是被雨水淋湿的火鸡和几内亚母鸡。它们向他伸出兀鹫似的、臭不可闻的脑袋。被他一脚踩烂的青香蕉散发着明矾味儿。《英雄交响曲》，为庆祝一个伟大人物的纪念日而作。^① 绝望过后是羞愧。他将庸庸碌碌、一事无成地虚度一生，不会有什么出息，也难以离开那间专为女佣设计的俗不可耐的房间、那块专门擦拭镜子的手帕、那只曾经露出了大脚趾而后用细绳扎住了窟窿的破袜子和那个使他脱离真理和崇高的妓女的身影。他翻开书本，凭借氖灯的蓝色光线看到：美妙的诙谐曲之后是夹杂着铿锵的武器之声的旋风般的尾声：欢乐和自由、节日和舞蹈，雄赳赳的进行曲、欢快的笑声和富于变

① 原文为意大利文。

化、动人心弦的旋律。然而，就在这悠扬的乐曲声中，重又出现了死亡的主题……也许还来得及听一段……他拦住一辆出租车，匆匆忙忙地赶回剧院，红色窗帘后正好开始演奏尾声，无所事事的看门人坐在高高的板凳上、趴在售票亭的窗台上打瞌睡。“还差很多吗？”由于他的突然回来，那人惊醒后睡眼惺忪地问道。“还有最后九分来钟”，他回答说，转而又卖弄学识地补充道：“如果指挥得好，整支曲子就不会超出 46 分钟。”他抬起头，眼前重又出现了夜雨下模糊不清、摇摇欲坠的望楼，眼下那儿又有人围坐在蜡烛前守灵了。他想起了生活在那里的黑老太太：多少次，他站在床上，通过他房间的窗户窥视她，两周前，他还取笑过她用一把小孩的绿色玩具水壶给花浇水（正好两周前，因为那天是他的生日，他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一小笔钱并用它给自己买了几张旧得不能再旧的唱片——《英雄交响曲》，没想到它们还能听，而且音质不错）。老太太已经花白了头，却依然猫着腰、不辞辛劳地摆弄那些长着薄荷和迷迭香的坛坛罐罐，这使他非常感动。他故乡石头村的黑老太婆们也是如此，每天天蒙蒙亮，她们就起来给秋海棠浇水，然后踩着各自长长的影子去圣器室做祷告，这时下山来“寻找快乐”的母狼狗还在嗷嗷乱叫，以期村里胆怯的看家狗们前去赴约。突然，一个奇怪的念头在他的脑海里掠过：死

者可能就是那个老太太。但他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推测，因为黑老太婆们通常寿命很长，不活到一百岁是不会死的。像她这个年龄的黑老太太，有的还出门旅行呢，踝上带着奴隶贩子给留下的、记录着她们悲惨过去的铁环。他决定领了薪金就去看她（尽管他不知道她姓甚名谁），给她买些不常见的甜食。他想到了天使教堂旁边弹吉他的糖果师，此人的糖果摊里摆满了做工考究的纸盒子，纸盒子里镶嵌着各种各样的糖果，有甜淀粉糊糖、“圣人骨”^①、酥糖、蛋白酥、三角糖，简直五花八门，而且用绿色、红色和乳白色的果仁蘸糖浆作点缀，散发着浓郁的薄荷、石榴或洋艾味儿，可谓色、香、味俱佳。出于某种信仰的需要，今晚他必须弄清楚她是否活着。两个星期前，他买了《英雄交响曲》的唱片，为今晚欣赏这部名曲作了充分的准备。这是在以他的方式效法巴赫。为了欣赏布克斯特胡德^②的演奏，他常常步行到吕贝克。然而好不容易等到了伟大的时刻，一个妓女的温存妨碍了“崇高的受孕”。今晚，他必须弄清楚老太太是否活着，看看死去的躯壳究竟是不是她。

① 一种条状奶糖。

② 布克斯特胡德（1637-1707），丹麦管风琴师、作曲家。为了欣赏他的演奏，年轻的巴赫常常从阿恩施塔特步行十多里到吕贝克去。

二

然而你把这一切藏在心里，
我知道你什么也没有忘记。

约伯 10 13

老太婆蜷缩在一张狭小、用复活节前星期日的棕榈叶作装饰的铁床上，脸冲墙壁，像头驯顺、受苦的牲口，一副卑微、屈从的样子。他默默地守候了他的保护者一夜，却无法替她请个医生（更不用说那个早已死去的医生了：从前，她一旦有病，总是自己哭哭啼啼、唉声叹气地在黑暗中请那位熟识的医生给她治病）。他开始了真正的幽禁。在此期间，在一去一来的白天和黑夜，他从她的房间——他的第二房间注意着望楼的动静：人来人往，螺形楼梯的木头就会吱吱嘎嘎地啼哭不停。房间里堆满了老太太从楼下女裁缝那儿要来的旧报纸和小贩甩卖给她的下市水果。老太太是个十分节俭的人，从不乱

花一个钱，皮夹子里至今保存着一张折叠得方方正正的面值五元的钞票，以备应急之用。嘴馋的时候，她就请人买一杯咖啡，打一杯烧酒。如今她的一位侄女请来了一个年轻医生，他（爬了半天楼梯，得到的却是区区之数）潦潦草草地丢下一张处方后扬长而去。在此之前是日复一日的顺其自然和听天由命。老太太几乎没有什么吃的。请注意：人们施舍给她的食物不是硬得咬不动的，就是难以嚼碎、不能下咽的。面对可望而不可食的食物，饥肠辘辘、病魔缠身的老太太绝望地用勺子捣来捣去，直至难以忍受的饥饿变成锋利无比的牙齿。这两天她侄女来了，一会儿拿来一瓶牛奶，一会儿又端来一锅用报纸裹得严严实实的肉汤；他只好关上凉台的石门，把自己锁在屋顶上。前来探病的人们不堪室内污浊的空气，试图打开被阳光映红的石门。“连她自己也不知道把钥匙塞到哪里去了，”每当有人企图打开石门，门后的他就会加以劝阻，教他们不要白费心机，同时在另一端用力地拱两下，即不拔掉门闩也不去掉门柱。他关在屋顶凉台上，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四周是灼热、退色的矮墙，身边只有一只既无摆锤也没有指针的威斯敏斯特牌挂钟和一只铰链生锈的箱子。箱子上面有**特别快车**四字，这是他用抹肥皂的剃须刷蘸着墨水一笔一划写出来的。生怕简陋的小床发出声音，引起别人的注意，两天来他一

直枪不离手，寝不安席。为保险起见，现在他索性拖下草席，躺在了大理石地板上。望楼是座没落的绅士住宅，它的退色的大理石具有墓穴般古老的阴冷。他躺在大理石上，觑视着四周砖砌石垒的矮墙（墙太矮，灼热的太阳几乎毫无遮挡地直射到屋顶凉台上）。好在这两天晚上天气逐渐转凉，不像开始几天那样令人难以忍受。刚来那几天，他趴在床上，背对着永远敞开的、名副其实的天窗，提心吊胆地度过了一个个漫漫长夜：他一合上眼皮，就会马上惊醒。因此他只好强打起精神，以免恶梦和死神的搅扰。恐惧使他神思恍惚，他必须睁大眼睛，只有当他看到星星依然闪烁，路灯依然明亮时，才相信自己并未在悠悠忽忽中命归地狱。有时，小虫在门后爬行也会使他恐惧不安、辗转反侧，于是小床上的铁丝疙瘩就叽叽嘎嘎地响个不停；还有箱子里蟋蟀的叫声、被习习晚风吹落的墙灰及其他一切突如其来的些微声音都使他魂飞魄散，神不守舍。漫漫长夜，犹如地狱赎罪的煎熬，没完没了。直至晨曦初露，而怠倦的路灯依然眨着圆圆的眼睛（这是上天对他的宽恕），他才能如释重负地嘘一口气，然后闭上眼睛以迎接海面上喷薄欲出的一轮红日。而这时，他早已疲惫不堪，巴不得一觉睡去不再醒来，那样他不必再因为第一缕曙光的降临而提心吊胆，不必再忍受精神的折磨、肉体的痛苦（尤其是肉体的痛

苦)。为了不再忍受肉体的痛苦，哪怕是可能的痛苦而不是实际的痛苦，他才落到了这步田地：可怜巴巴地等待命运对自己作出安排。自从躲到这里，他养成了清晨睡觉的习惯，白天他必须爬上辘望塔，以免洗衣服的妇女或者玩耍的孩子（尤其是玩耍的孩子）居高临下，从旁边大楼的凉台上发现他的踪迹。从旁边那幢现代化高层住宅楼俯视他目前所处的这幢殖民地时期的古宅的兵营似的屋顶凉台，可一览无遗地看清他的一举一动。凉台没有顶篷，只有四堵矮墙，矮墙上用红、绿、黑三色涂着莫名其妙的图案（令人迁思某些内容不详的唱片和铁路路标，尽管在一些被他蔑视的大学优等生看来，这三种颜色在艺术上象征着英雄主义精神，是由现代艺术装饰中的先进观念所使然）。夜幕降临后，黑老太婆就下楼和女裁缝在一起做祷告。稍顷，两位老人在左一个哈欠，右一个哈欠中告别并各自回房安寝。这时，他便悄悄溜下辘望塔，拔掉石门上的门闩，进入隔邻的房间，一边狼吞虎咽地吃着她留下的一大盆又硬又难吃的炒饭或煮食；一边翻阅早上的报纸，看看有什么新闻与自己的命运相关。然而，令他烦恼的是他想看的地方往往是一片片形如垫肩或者袖子的空白。原来，裁缝老太太早把它们剪下来当作样子送给服装“裁剪学校”的女生了。所谓的“裁剪学校”其实不外乎她教人学做简单的衬衣、裙子的

小作坊罢了（房间里摆满了模特儿和丝绒针插）。即便如此，剩下的残缺不全、甚而微不足道的新闻依然使他废寝忘餐，因为它们带给他活人的消息，尽管它们有时像荒诞不经的天方夜谭（譬如有一则新闻报导人们外出旅行，如何优哉游哉）。直到夜深人静，老太太安然入梦，影剧院门闭灯灭，大街上车稀人绝，远处传来的婴儿啼哭之声表明守护在摇篮旁的人都已困倦得坠入梦境……唯独等到这万籁俱寂之时，他才能无所顾忌地在路灯灯光之外的凉台上舒展一下筋骨，活动活动手脚。他趴在矮墙上，鸟瞰院子里垂头丧气的槟榔和丧气垂头的花草。有人在破烂不堪的车棚里划亮一根火柴，悠悠荡荡的火苗照亮了一个患气喘病的干瘪老头儿和他衔在嘴里的阿拉伯香烟。离他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敞胸露臂的女人，她不住地摇着扇子。往远处眺望，可以看到一家皮革作坊和一辆废弃的、积满尘埃的四轮灯笼马车，巨大的橡胶轮子上晾着几张没有鞣制好的牲口皮，远远看去好象由屠夫刚刚从牲口身上剥下来的。再往前看，目光所及的是远处那家印制请柬的小厂，刺鼻的油漆味儿从那里溢出，随风飘向四方。换个方向，由远而近，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乱七八糟、被人遗忘的贫民窟及其臭不可闻的露天厨房：而今臭水泛滥，积满油污和煤烟的旧锅破碗散了一地。另一端是与之适成对照的有钱人家，懒

怠的女佣哼着不成调的、永远兜圈的小调在宽敞明净的厨房里忙碌，勺子掉到桌上发出一声声清脆的响声。他倚在辏望塔后面，探头观望着那幢永远可怕的现代化高层居民住宅楼，以及车水马龙、人声嘈杂的大街和大街两边风格各异、千姿百态的建筑：有加利福尼亚式、哥特式和摩尔式等多种风格混杂、门廊矮小的各式住宅，典雅的古希腊神庙的小天窗被配上了现代化的百叶窗帘，文艺复兴时期的宏伟建筑（因岁月侵蚀而变得老态龙钟、病病歪歪的石柱支撑着高高的门廊）在海芋和九重葛的簇拥下巍然屹立……宽阔笔直的大道、美奂美轮的建筑、气势恢宏的柱廊和明如白昼的灯光下气象万千的廊柱，没有第二个地方像这座城市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柱子！

在一座豪华大厦混乱得井然有序、妙趣横生的茛荔花饰科林斯螺状柱林中，兀然出现了一根浑然天成的陶立克式立柱。这座大厦占去了整整半个街区，两旁是洗衣店的干燥房（惟妙惟肖的和缺鼻子少眼的女像柱头顶木框缘）。由于日晒雨淋，一些建筑的柱头长出了脓疮似的疙瘩；修长的柱身开始脓肿和腐化，凹纹柱饰上的油漆已经风化剥落。建筑物的装饰更是五花八门，不拘一格，有的楼梯扶手上雕刻着精美的牙状饰；有的飞檐夸张地拱起或高高地翘起，像踢脚又像太师椅上的靠背；古罗马玲

珑剔透的瓶状饰和电话线交叉缠绕的灰色瓷瓶相映成趣。岁月风尘在蜘蛛网似的电话线上播下一层毛茸茸的野草，酷似树上的鸟巢，几乎可供鸟类繁衍生息。在一些大楼的阳台上是别具匠心的排档间饰，四根雕带从四个葱状饰延伸到四个牛眼饰，两边是一对对称的按平方购买的金属铸画，画面内容是斯芬克斯让俄狄浦斯猜谜^①。他从一个门廊到另一个门廊，逐个逐个地审视着这些日趋没落的殖民地时期遗留的最后一批古典式柱型。有的门廊已经改头换面，以适应现代生活和不断更新的审美情趣的需要，廊柱越来越靠近墙壁，甚至被完全埋没在不再需要它们支撑任何东西的钢筋混凝土之中。所有这一切同他在大学里学到的顶点儿东西毫无关系（对他而言，大学意味着过去，早被埋葬在生锈的箱子里了）。

特别快车，发站：圣灵村^②。他放下蘸着墨水、

① 斯芬克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女首狮身并长有翅膀的怪物。它向忒拜人说出一个谜语，凡不能猜中的人都将被它害死。谜语是：“什么东西早晨四条腿、午间两条腿、晚上三条腿，腿最多的时候，也是它最弱的时候？”刚刚错杀拉伊俄斯的俄狄浦斯猜中了这个谜语，因而当了忒拜国王，成了“杀父娶母”之人。

② 原文为拉丁文，下同。

书写了醒目的**特别快车**等内容的旧剃须刷子，得意地自我欣赏着。他正处在生命的转折关头：箱子是多年前作为移民的祖父带上岛来的，眼下装满了他离乡远行的东西。亲朋好友在一旁围观，马上还将陪伴他去车站。今早，他们放弃了现时，声音里飘荡着过去的回声；而他已经告别昨天，根本听不见他们背时的忠告，他踌躇满志，他要尽情地享受摆脱周围的现实、进入可望的未来的难以名状的喜悦——旅行的终点是令人神往的首都，是令人瞩目的洁白的大理石建筑——哈瓦那印第安之泉，就像他从画报上剪下来并用图钉钉在墙上的图片那样，充满了神奇的魅力。传说这座雄伟的宫殿造就了一个叫埃雷迪亚^①的诗人，它的影子激发了他的幻想和创作灵感。他和那位诗人一样，出生在一个愚蠢的小镇，但这个事实并没有妨碍那人成为冠冕堂皇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旅途的尽头是大学，是国会大厦和高雅的剧院；在那里他可以为所欲为，无须向任何人清算自己的言行；等待他的是令人希冀的自由，也许很快会有迷人的情人（在乡下，谈情说爱是件丢人的事情；但在首都，男女之间的往来却是家常便饭，既不需要在门窗上装铁栅，也没有争风吃醋

^① 埃雷迪亚（1842—1905），古巴诗人，生于古巴，母亲是法国人。后定居法国，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

和多嘴多舌、爱搬弄是非的媒婆)。想到这里，他格外小心翼翼地折叠好他父亲按照最新式样裁剪的新衣服，准备在注册时再穿，到时配上领带或蝴蝶结，一定光彩夺目。注册完毕后，他要做的头一件事是去咖啡馆喝一杯马蒂尼酒，以便尝一尝那杯子里放着一枚油橄榄的东西究竟是个什么味儿。喝罢马蒂尼酒，他要去拜访一个叫埃斯特雷亚的女人，一位老同学在最近的一封来信里讲述了他和这位非凡女人的风流韵事。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他父亲提醒他千万不要和这位同学搅和在一起，说他是那个不务正业的浪荡公子（“除了灰烬什么也没有”），把政府给他的奖学金全浪费在吃喝玩乐上了。亲友的声音在他听来是那么遥远，尤其是当他来到车站（这时，一辆满载着牲口的列车咆哮而过），栖身于站台两边扯着嗓门狂呼乱叫的农夫之中时，这声音就益发显得遥远了。最后，他父亲买了一包蜂蜜粽子，从窗口递给他，嘱咐他作为礼物送给那位将向他提供住处的老太太（据说她家的屋顶凉台上有座辘望塔和一间适合学生居住的房间）。钟形的火车头牵引的特别快车这才徐徐驶入家乡的站台，然后是道别的嘈杂……当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提着眼前的箱子来到望楼时，天色已晚，20年前离开他进城谋生的老奶妈带着他参观了辘望塔。20年来，老太太眼看着她随之而来的东家渐渐破落，这幢昔日辉煌

显赫的宅第逐步变成了眼下的大杂院。从一开始起，老太太母亲般的关心和命令式的口吻就在他渴望自由的心里罩上了一片阴影。她那爱管闲事、好注意别人的癖性简直令他忍无可忍。她不仅过问他的早出晚归，而且发牢骚、找麻烦，还禁止他把女朋友带到望楼里来。为此，他决定学习一进入轨道就搬到别处去住。而今，在远离老太太几个月后（什么声音？是老太太在呻吟，还是楼下女裁缝的孩子在啼哭？），在搬下这间“屋子”几个月之后，他回来了，回到了他唯一的、最好的避难所，看到了他离开这儿时扔下的这只土里土气的箱子（箱子里塞满了他当时不屑一顾的东西）。

今天，当他再一次打开箱子，看到的却是触目惊心的、荒废的学业和失去的大学。他看着一个装有文具和护须罩的盒子，那是临行时父亲送给他的，当时的情景仍历历在目。文具包括计算尺、鸭嘴笔和三角板，以及那个已经干竭的、但依然散发着樟脑味儿的墨水瓶。箱子里还存放着五册《维尼奥拉协议》和一本练习本。假如是在以前，本子里早该贴满了图片、帕埃斯图姆^①神殿、布鲁内莱斯基^②的

① 意大利古城，因古希腊神殿遗迹而闻名。

② 布鲁内莱斯基（1377--1446），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建筑师。

穹隆顶建筑、《瀑布屋》和乌斯马尔^①神庙等。蛀虫在他用钢笔描摹着柱基和柱头的布面上施暴，透明的图纸已经变黄变脆，一触即破。然后是几本《建筑史》和《几何学》。一张中学毕业证书也静静地躺在箱底。他用手掂了掂这张曾经有可能使他摆脱目前窘境的硬纸片儿——最后一道防线（因为证书下面是那张倒霉的党票）。现在悔之已晚。他身不由己，在激进分子的裹挟下铸成大错。他们带着他不断地集会，不断地学习马克思语录，在一起憧憬遥远的公社农庄，陶醉于驾驶着拖拉机的快乐社员和乳房大、奶水多的良种奶牛的美好未来。与此同时，时代的精英们正身陷囹圄，在防暴警察的淫威下备受煎熬。终于，有一天早上，他跟随游行队伍、呼喊口号走下了大学门口的台阶。不久，悲剧发生了：冲突、混乱、恐怖、石子和瓦片漫天飞舞，子弹呼啸着钻进了人们的肉体；头破的头破，流血的流血；有的女生摔倒了，被踩得血肉模糊。面对死去的同学，他想，也许激进分子是有道理的，一味地犹豫不决和谨小慎微是企图忘掉仇恨，是不可取的。自从他加入了激进分子的行列，玩命的交易开始了，直至前不久他被人追击，扛着沉重的躯体重返望楼——最后的避难所。现在，面对蛀空的图纸和干

① 墨西哥古城，因印第安金字塔神庙遗迹而闻名。

枯的墨水瓶子发出的樟脑味儿，他看到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个原罪前的天堂。它使他陷入一次又一次的回忆、沉思与联想，倏忽的神志清醒又使他感到，要没有它，眼前的处境将难以忍受。它是地狱中一条细小的裂缝。在回忆了这次地狱之行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细节都令他恶心）之后，在发誓不要再看那肉麻的粉刺脖子之后（粉刺脖子比它主人那张在枪响的瞬间嗥叫的脸庞更加可恶），他想到了一条可能的生路：远走高飞，永远忘却这场恶梦。他耳边响起了罪人、受难者和悔恨者们在圣餐桌旁，在惨不忍睹、鲜血淋漓的牺牲者面前接受圣体时的叹息和呻吟。那是一本用卡拉特拉瓦骑七军团的十字标志作封面的“羔羊”读物，老太太把它送给了他，看着它，耳边响起了人们忏悔、和童贞马利亚祈祷以及做午祷的叹息声、呻吟声。这是有罪的、失足的和堕落的人们在忏悔在哀鸣。他们刚刚进入地狱之门，囿于恐惧，不敢直接同主说话，只能在童贞前叹息、呻吟。然而，一切罪过都不能归咎于他、而应该归咎于这个时代和雄心勃勃的想入非非：人们将钦仰他，狂热地钦仰他，慑服于他的豪言壮语，把他这个羞于身上的衣服——父亲的手艺的乡下学生推上荣誉的巅峰：某天下午，他会站在学校大楼的雄伟石柱之间，背靠着铜质模压牌匾，上面用醒目的埃尔泽菲尔体写着一位先贤的高贵姓氏……他

抬起头，望着音乐厅，厅前柱廊上的螺形饰柱头是对把他推向今天这个深渊的学校大楼富丽堂皇的石柱的拙劣摹仿，是这座城市和城市的炎热气候使柱形柱饰日趋没落的有力见证：水泥和砖头取代了半圆形大理石柱头。然而洗染店，理发店，冷饮店（如不出售烟熏火燎的油炸食品）、包子铺及罗望子饮料摊等等，却堂而皇之地在各自的半圆饰大理石柱头下开张营业。“我得就这个问题写点什么，”他常常自言自语地说，但由于一直忙于既紧张又崇高的工作，至今没有动笔。开始是没完没了的花天酒地，然后是钻出黑咕隆咚的地道，跟着那些无法无天的冒险家和叛逆者，肆无忌惮。而今他前途莫测，命运捏在大人物手里。最好是远走高飞。刚刚开始的建筑学学业将难以善始善终。他愿意接受惩罚，接受艰苦的工作甚至繁重、低薪的体力劳动，背负烈日，额淌油汗，以换取一张床、一碗饭。“我信奉万能的圣父上帝，天地万物的创造者，吾主耶稣基督是你唯一的儿子，你的圣灵使童贞马利亚受孕分娩。”他所记得的教义只剩开头这几句了。当他回到草垫上去取那本羔羊读物时，忽然惊奇地发现：饥饿感没有了。他想到过鱼，发现那是些令人恶心的东西，光滑的、玻璃球似的眼睛，臭不可闻的鳞片下隐藏着锋利的钉子；他也想到过肉，它更教人难以入口，血淋淋的，那么可怕；他还想到了水果，结

果又酸又凉，使他倒牙；他自然还想到了面包，然而它的硬块、干屑和海绵似的东西使他感到难以下咽。他没有食欲。他用他的斋戒净化了肚皮，跨出了走向上帝的关键一步，于是心中坦然了，昭然了，大彻大悟了，肉体的牺牲得到了补偿。他感到任何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对周围的事物、对永恒的现实大彻大悟过，仿佛整个身心都已和外界浑然一体。他心中释然，他理解黑夜，理解星辰，理解大海（它在柔和驯顺的路灯的映照下一次又一次地向他张开洁白的臂膀，以回报他的目光）。诚然，这一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这语言和形象无法描摹、难以名状的瞬间，他的整个躯体以及所有毛孔都升华成了理解本身。他已然和真理溶为一体，他倒下了，唉哟一声趴倒在墙脚下仍然热乎乎、积蓄着一整天热量的砖地上，心中一片明亮，眼前一片漆黑。

第四天下午，他从昏迷中醒来，嘴里塞满了尘土。一滴滴豆大的汁珠从一个个毛孔，从前额、眼圈和脖子慢慢渗出，迫使他替自己想象出一副面黄肌瘦、形容憔悴、从里到外肮脏不堪的狼狈相。没有镜子也有好处，否则情况可能更糟。他挣扎着爬到草垫上，脑袋里訇然作响，仿佛有一大堆卵石在

太阳穴上滚动。为了减轻痛苦，他坐起身来，然而令他大惊失色的是阴茎的剧烈疼痛，疼痛感随着胸口和腹部的悸动而加剧。他伸手摸了摸，发现针扎似的疼痛果然来自阴部。他站起身来，坐到箱子上。饥肠辘辘，居然还有这般力气，他不胜惊讶。石门后传来了侄女和楼下女裁缝的说话声。她们在厨房里聊天，一定是因为老太太的病有了转机。老太太以前生病也是她侄女熬药做饭服侍的。不过这一次时间拖长了，所以她侄女只好在膳食上下功夫，以便使老太太尽快恢复元气。这几天他心明眼亮，对饮食尤其敏感（斋戒的好处）。因为不能指望老太太替他弄吃的，所以得另想法子填饱肚子。除却平常人们下锅上桌的东西，“房间”里总该有其他可食的东西：小时候他不止一次地幻想要尝尝野草的滋味，譬如青草汤啦，叶杂烩啦，凉拌狗牙根啦等等。既然有食草动物，人也就可能依靠野草树叶生存下去。何况，谁没吃过细茎针茅甘甜细嫩的花丝呢？他环视四周：木头、泥土和烟垢！在古代，被敌人围困的市民饥不择食，把皮带浸软了充饥，或者啃马鞍、马笼头，吃柔软的皮革拖鞋。还有，在一个进水遭淹的矿井里，被困数日的人们发现支撑架上的青树皮可以充饥……总之是天无绝人之路。他猫着腰（以免自己的影子越出矮墙），走到墙边：几天来一直在橡胶轮胎上晾着的那些有待进一步鞣制的皮革

不见了。他取笑自己，取笑自己想望梅止渴，忆起了这些充满了腌肉味儿的可望而不可即的食物。木头、泥土、烟垢……“可恶的西班牙将军攻城那会儿，逃进城来的农民没完没了地喝水，”老太太对他说起过，“结果都得了水肿病。”他打开水龙头，用手心兜住水，然后贪婪地喝了起来。如火的骄阳把水管里的水烤得滚烫滚烫的，但喝到肚里却像一团冰凉、空洞、逐渐膨胀的木屑。随之而来的是一阵强烈的痉挛，喝到肚里的水哗地一下吐了出来，吐回到手心里。于是腹部下坍，脖子僵直，口吐白沫，脊背成了弯弓，活像条中毒的狗。他浑身瘫软，摔倒在矮墙脚下，像遭鞭笞似的不停地抽搐。他饿极了，对食物的渴望占据了整个心灵。正因为这样，渴望的食物是抽象的，既非刚开始斋戒时想象的那些往日里爱吃的美味佳肴，也不是他少不更事偷了解馋的那些刚从油锅里捞出来的小无须鳕（他家的厨房充满了鳕鱼味儿，新鲜嫩绿的豌豆、藏红色的米饭、又香又脆的千层饼加小无须鳕鱼，想起来，每每使他垂涎三尺）。饥不择食，他满嘴的唾液渴望的远不是这些遥远的东西。**食物**，他要食物，他只要食物，无论哪一种食物，不分种类，不论质量。一如呱呱坠地的新生儿被抛弃在钟楼脚下，绝望地在冰凉的石板上寻找有奶的娘……他听到有人说话。楼下的女裁缝在螺形楼梯上，叫侄女去试衣服。他

焦急地倾听着另一位的高跟鞋踩着木头台阶拾级而下。她们的声音在院子里的树荫下，伴随着突突的缝纫机声，碰到了一起。他拔掉将自己与望楼其余房间相隔绝的那扇石门上的门闩门柱。老太太闭着眼睛呻吟着，床上覆盖着圣周节前星期日的棕榈叶，床边的一张椅子上放着一大碗稠麦糊糊。由于用的是咖啡勺，糖浆四溢的糊糊上留下了他抽搦的手印；然后是贪婪的舌头，紧张地、迫不及待地偷吃了麦糊，舔干了碗底；最后他咂咂嘴，跪在地上，舔净了流到椅子上的点点滴滴。紧接着他站起身来，走到公谊会教徒的的燕麦盒前，用指甲抓破纸盒，随即用那只抽搦的手大把大把地将生燕麦填进嘴里……嗣后，石门关上了，一切恢复了平静。黄昏时分，一艘运沙的驳船缓缓驶过，船舱的高度几乎和望楼相当。西垂的太阳给音乐厅涂上了鲜艳的橙色。花园的藤架下几条发情的雄狗追逐着一条卷毛的棕色叭儿狗。而对公狗们的冲动，卷毛狗边跑边吠。从一旁的现代化高层住宅楼传来了那支反复播放的乐曲。这是一支开始激越，尔后低沉、悲怆、缓慢而又单调的曲子。对他这个躺在地上、鼓胀的肚皮疼痛不止（由于过分满足而感到恶心）的人而言，如此低沉的音乐无异于请柬印刷厂的隆隆机声。门背后，老太太正在扯着嗓门叫她的侄女，可见她身体已有好转。“您不能吃这么多，姑妈。”黑白混血

女穿着一件新衣服跑上楼来，看到碗里、盒子里已空空如也，便一个劲儿地责备着。“您不可以吃这么多的。”然而，由于士兵在门外等着，她嘟囔了几句后，又急匆匆地格格格跑下了螺形楼梯。

上帝即奇迹。上帝，就在老太太生病之前点燃香烟的瞬间，向他显示了这个奇迹。她从炉灶里取火点烟的姿态（使他想起了家乡人的习惯做法）突然变成了一种神奇的、令人茫然失措的暗示：她用那只颤抖的手取出了远古的火种。这火种是自在之物，超然之物，存在于无。于是他恍然大悟：任何事物都是借助于神力而存在与实现的。没有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柴禾也不会自己燃烧，凡事都取决于神的意志；一切都有个源，有个始，火也一样，一切都是由至高无上的上帝所主宰、所使然（从此火光照亮了人类，世世代代永不熄灭……）。他相信一切都已昭然若揭：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受外来力量支配的过程。就说回忆吧，它不能是永无止境的，仿佛某个线团，再长也得有个头，有个终，而终就是始，是绝对的、永恒的最高力量的所在。此时此刻，他发现并证实了这样一个真理：他父亲的无神论是荒谬的。然而，这一巨大的发现竟是由老太太

取火点烟这么一件在无论什么人看来都微不足道的
事情所提示的。这就叫小中见大，它雄辩地证明了
上帝是存在的。可是就在昨天，现代化高层住宅楼
里的孩子们还在唱：

叮铃铃，叮铃铃，
明天就是星期天，
有只雌猫要结婚，
嫁给癞头鸚鵡兵。

与此同时，催促人们望弥撒的钟声已经敲响。他翻
开黑色封面上印着烫金的卡拉特拉瓦十字架的羔羊
之书，忽然感到自己长大了，大彻大悟，往日晦涩
难懂的教义变得浅显明了了，笼罩在他心头的共济
会主义和达尔文主义也已烟消云散（或者说是还给
了他做裁缝的父亲）。每一页都洋溢着毋庸讳言的礼
赞之辞，每一页都显示出始的奥秘以及仁爱、兄弟
之爱的神奇力量。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把自己习
以为常、人们司空见惯的供桌上的桌布看作是圣体
的衣裳，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把黎明和神甫的长
衫、腰带当作神圣的事物。从庞修斯·彼拉多家的
螺形饰石柱到耶稣基督遇难的山丘，他被眼前的故
事所打动，如痴如醉了。他望着圣杯（呵，他终于
懂得了圣杯），他被这口永远无盖的棺材所吸引，为

它无与伦比的内容——神秘故事的故事所陶醉。他凝视着圣杯：它是黑暗雕琢的珍贵器皿，深不可测。名贵的金属（返朴归真的炼金术）镶金嵌玉，为漫漫长夜中等待光明的人类带来了光明。还有这水，他曾经无知到连圣水的意义都不知道的可悲地步，而今却明白那是救世主的胁腹。他去过教堂，那是因为他有一位虔诚信教的姑妈。当时，他父亲来首都购买过时的卡其和羊驼呢了。他学着别人的样子双膝跪下，坐在小腿上，面对着奢华的巴洛克浮雕……虔诚的人们毫不怀疑，神甫的一举一动无不意味着上帝之子在受苦受难。他看人望弥撒，觉得很有趣，两只眼睛不时地在教堂的木结构穹隆顶上打转，发现总有那么一只蝙蝠在那里睡觉。它深深地吸引过他，却不知道它是对生活中每一个人的神秘本质的象征性表现。现在他懂了，在那里，一切事物（尽管看上去单调乏味）都与天堂、福音及圣餐礼有关。在建筑中，所有这些都神奇地化作了牛头饰和按照毕达哥拉斯比例^①建造的半圆形柱头上的一束束古老原始的禁果树枝。原来自己身上竟蕴藏着这许多智慧，这许多认识真理的才能！然而，曾几何时，他白白地浪费自己绝顶聪明的天资秉赋，被人裹挟去

① 毕达哥拉斯（纪元前 585--500 年），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创立者。

听那些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可恶的演说，误把鼠窃狗偷的东西当成了英雄业绩和颠扑不破的真理。呵！我相信！我相信你忍受了庞修斯·彼拉多的淫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被埋葬；你坠入地狱，三天后在死人中复活……我相信你进了天堂，坐在万能的圣父上帝右侧。我相信你在那里，在天堂主宰着活人和死人的命运……从现代化高层住宅楼里传来了形同最后判决的号声。不知是谁，新买了一台廉价的老式唱机，一次又一次地把唱针拨回到开始的地方，反复地倾听着同一支不堪入耳的乐曲。曲子很长（可能是几首曲子），开始很含混，既像进行曲又不像进行曲，仿佛夹杂着小号的声音，尔后是悲怆、缓慢、单调的音乐；再往后像是欢快的舞曲；紧接着又是似是而非的进行曲（令人迁思那部可笑的纪录片，那里，法国贵族外出狩猎前带着受过洗的狗群去望弥撒；与此同时，身穿长礼服的骑士们吹响了巨大的铜质螺状物）；最后是叮叮当当的声音（很像一种小孩玩具发出的声音：两个玩具娃娃，由两根平行的、运动方向相反的轴承连接，一上一下，不断地用小锤敲打一个大锤），伴随着断断续续的华尔兹，直至锣鼓、小号齐鸣，气势雄壮音调铿锵，令人想起故乡圣灵村的露天晚会（就在父亲的裁缝店旁边举行）。终于，在猎人吹奏的那种嘹亮的小号声中，迎来了欢乐而又喧闹的结尾……侄女下了螺形

楼梯。他打开石门，想看看老太太是否睡得正香，是否怠慢了她床边的汤汤糊糊。然而，这一次他捧起汤碗正要张嘴，忽然吃惊地发现：老太太脸上的皱纹奇迹般地消失了，两只玻璃球似的圆睁睁的眼睛正急切而又滞呆地瞪着他。他慌忙将汤碗放回药瓶之间，再也不敢眼馋那浮出油箔之外的老公鸡的爪子了（肯定是侄女从挂着一串串家禽的游动市场买来的）。鸡爪只有三个脚趾，上面长着灰色的鳞甲、弯弯的指甲和老太婆似的皱皮。公鸡横躺在一块半去皮的南瓜上面。他犹豫了一下，然而还没来得及收回目光，嘴巴已经掉进了周末的汤碗。他狼吞虎咽，连啃带咬地结果了汤碗里的东西后，转身向共济会教徒的纸盒走去……为了请求原谅，满嘴生燕麦粉的他回到老太太床边，替她盖好被单。当他的手不期然碰到了她的脸庞时，他不禁为之一怔，本能地将痉挛的手迅速抽了回来。她的脸已经僵硬，攥紧了拳头的双手贴在太阳穴上。他摸了摸她冰冷的脉腕，僵硬的胳膊又顽固地使它回到了太阳穴上。有人上了螺形楼梯，听声音像是她侄女。她后面跟着一大群人。他赶忙溜出房间，关上门，还没来得及爬上辘望塔，惊讶的人群就喧闹起来。眼前发生的一切使他惊惶失措，如坠深渊。他蹲在地上，倚着箱子，全神贯注，屏息倾听隔壁的动静：一瘸一拐的是女裁缝，跌跌撞撞、摇摇晃晃的是患气喘病的

代理人，步子最重的是那个士兵（这会儿他正下楼去寻找停尸入殓的必需品）。院子里的所有窗门相继打开，人们好奇地询问着发生的情况。不一会儿，院子里又一次响起了纷杂的脚步声；是殡仪馆的人来了，带来了冰块和蜡烛。不久，守灵开始了，亲朋好友从遥远的地方汇集到了一起（有来自山丘耶稣区的，基督遇难区的，罗莎里奥^① 圣母马利亚区的……）。他们只有在听到有人离开自己的时候才彼此想念并聚集到一起。偶尔，有人推一下通向凉台的石门，然后失望地离去。他又一次回到了几天前的窘境，悠悠忽忽，惶恐不安。然而，门闩的作用将维持不了多久，因为一旦需要把棺材抬出望楼，爱冲动的代理人（他最讨厌别人乱扔钥匙）一定会叫来修锁匠。到那时，修锁匠的祖传手艺——万能钥匙将大显身手；当万能钥匙在生锈的锁孔里发现门是倒锁的，而且插着蓝色的门闩时，他就不能不投降了；当然不是向这些人举手投降，因为这些人和他无怨无仇，即便他们知道了他属于那个可怕的赤色世界，也不至于把他交给警方……等待他的是无边的自由：大街、人群、众目睽睽……总而言之，就像接受传讯，他将惴惴不安地面对不同的面目，察颜观色地去揣摩别人的心思，或提心吊胆地躲避别

① 意为《玫瑰经》。

人的目光，像只过街老鼠；并羞于在同一张桌上连吃两大碗饭，或苦于找不到栖身之地而钻入医院冰冷的白色床单，但天不亮就得告别睡梦，走向黑暗的街头而且因为自己的脚步声而胆战心惊。疲惫的躯体席地而卧。灼热的躯体不能容忍别的躯体。院子里有熟透的果子落地。晚风吹关了过道里的百叶窗。没有人肯挽留他，没有人不对他敬而远之，穷追不舍的惟有恐惧……于是他想起了老太太。他不会忘记，他是吃她的奶长大的。她亲昵地呼唤着他的小名，他则贪婪地迷恋着她那对庞大的乳房。时至今日，每当他想起或者人们对他提起这些，他还免不了要唏嘘慨叹、感激涕零一番。老太太，看到他形容憔悴、又脏又破的衬衫上披着一件海蓝色西服（以便夜间行动时更加隐蔽），大声警告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及家里不希望看到任何灾难云云。瞭望塔是她以低得不能再低的、纯粹是象征性的租金租给他住的，是他从家乡来到首都的第一个落脚点。老太太像亲生母亲那样关照他，而他却绝情地走了，只因为她不许他把不正经的女人带到这幢有规矩、有信仰的房子里来……他回来了，像条丧家犬，骑在板凳上，一头扎到她的手里（她的指甲积满了污垢）。在他看来，他又成了需要她抚爱和关心的、抱在怀里不断咳嗽的孩子。于是她泪眼模糊，太阳穴和脖子暴出了青筋，双肩也开始抽搐，她悲叹

着，抱怨着，呼吸散发着来自五脏六腑的老陈腊味儿。她善心大发，把他这个回头的浪子带到辘望塔上，教他躲在那里避避风头。从此，陪伴他的一直是那只装着大学梦的旧箱子……呵，圣母，纯洁的圣母，耶稣之母，万能的童贞，仁慈的童贞，为我们求情吧；神奇的玫瑰，大卫^①的城堡，启明星，渔民的救星，英雄的女王，为我们求情吧……她的温馨甘甜的乳汁是我生命的最初源泉，消除了我生命的最初饥渴；她的丰满柔软的乳房满足了我最初的欲望并使我养成了贪吃的习惯；多少次我在她同族的年轻胸脯上寻找过我用幼小的舌头认识的肉体和她曾经给予我的温暖与柔情；是她，也只有她，在紧要关头伸出了援助之手；如今她死了，躺在漆黑的大木箱里（木箱是用劣质木头制作的，而且比通常的要小），头枕冰块（融化的冰水滴滴答答地直往下流），只因为我偷吃了她的食物——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的食物（简直闻所未闻），饿狼似地吞食了她的汤、她的糊。主啊，可怜可怜我们吧！基督，可怜可怜我们……！现代化高层住宅楼里传来了悲怆、单调的音乐，一如悲怆、单调的悼亡经。

^① 大卫（约公元前1000—960年），以色列—犹太王国国王，建立统一的以色列—犹太王国，定都耶路撒冷。

当他出现在守灵人中间时，谁也没有感到意外，这是因为谁都知道黑老太太生前曾在有钱人家里做事。“终于找到凉台钥匙了，”侄女看到从凉台进来的一股清新气流吹歪了蜡烛摇曳的火苗时，兴高采烈地说。“我向您表示我的哀痛，”“我和您一样悲痛……”另一些人沉痛地说，以为一个身穿深色服装的白人出现在守灵的黑人中间，一定是因为他与死者有割舍不断的亲密关系。他把脑袋伸过棺材，看了看靠壁桌镜子里的自己：太消瘦了，脸上没有一点儿血色，就像是农忙后喝了好几天酒。他感到自己已经和以前判若两人，仿佛戴着假面具。这种感觉使他鼓起了勇气，他反复照着镜子，愈照愈觉自己不像自己。几天的折磨在他憔悴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皱纹，下巴又尖又小，两只眼睛像两个阴森的黑洞透过过长的头发直盯着他，发型也很古怪，表情也有些异常，别人看了准以为他是另一个人。此外，如果需要，他还将戴上墨镜。为保险起见，他近来常常戴着墨镜外出执行任务。他打心眼里感谢这些天的幽闭和斋戒，感激神的怜悯和保佑（他愈来愈信奉上帝，相信上帝的万能，就像相信辘望塔上弯曲的楼梯扶手是真实的存在一样）。他兴奋地望着自己的新面目。亲戚们一个紧接着一个上了屋顶凉台，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天空阴云密布，没

有一丝风；山坡上的大学校园灯光点点，闪烁着赭黄色的光芒（可能是体育场抑或廊柱园里的探照灯）。他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对面大楼里的唱机开得太响、对死者太不尊重。尽管听上去不像舞曲，但音乐总归是音乐，只有高兴时才听。他们正要请功架十足的士兵出面去交涉，震耳欲聋的汽笛声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过后，大家忘掉了音乐（或者唱机卡了壳儿），海阔天空地谈论起大副、轮船和风暴来了，最后居然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因为有人坚持说航标灯比规定的时间转得慢了）而发生了争吵……离开镜子后，瘦得不像样子的他回到门口。石门洞开着，好几根门柱固定着它，仿佛生怕关闭得太久的铰链会使它自动关上。房间里只剩下三个人了：他和两个专心致志做祷告的老太婆。她们戴着一样的白色头巾，念的是同一本《玫瑰经》。他熟练地把手枪插到腰上，扶着扶手，颤颤悠悠地下了螺旋形楼梯，脚下响起了吱吱呀呀的朽木的话语。他穿过院子，“裁剪学校”的学生正埋头给一胖一瘦两个模特套纸样（纸样是用旧报纸做成的，上面插满了大头钉），对楼上发生的一切全然无动于衷。他走到大门口，面对马路，一种莫名其妙的陌生感油然而生，他不禁犹豫起来，跨出门槛的一只脚本能地缩了回来。望楼已在身后，角柱顶上是精巧的圆花饰。路灯下，杨树叶的巨大影子在人行道上翩翩起舞。他

掏出墨镜（原本是遮太阳的，而今用来化装），暗黑的镜片能给他足够的勇气。他迈开步子，从树影到树影，行色匆匆，遇到灯光，他就竖起领口、缩进脖子、低下头。除了那张钞票，他一文不名。那张钞票是他回望楼前的那天下午获得的。那天下午，一根蛀空了心的柱子救了他的命：他死里逃生，蜷缩在柱洞里，一个好心的过路人把这张钞票扔给了他。钞票的面值虽不足送他回家，却可解燃眉之急。再说他也不能回家，回到圣灵村的消息用不了多久就会沸沸扬扬地传播开来：在镌刻着显赫姓名的方尖碑旁边卖水果的老兵认识他，卖茴芹面包的长舌妇认识他，惯于从剪刀缝里观察世界、搬弄是非的理发师认识他……他想到了当务之急：吃饭。然而时间还早，饭店里挤满了人。这些人无所事事，专爱注意别人（这些人滴溜儿四处乱转的眼睛比什么都可怕）。他从暗处到暗处，走出了林荫道，拐进了柱廊街。大街两边是高大的门廊和廊柱间蓝白相间的栏杆，形如狼狗的蝶螭石雕簇拥着富丽堂皇的涅普图努斯^①街心喷泉。蝶螭背上贴满了竞选招贴。从黄褐色到灰色到绿色到深紫色，从古色古香的盾牌饰到邈里邈邈的丰饶杯，他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门面；从街角到街角，一条条笔直的马路横穿而过，在习

① 初为罗马水神，在与希腊神波塞冬混同后成为海神。

习晚风中轻轻摇曳的灯光给柏油马路涂上了一层淡淡的蓝灰色，飞虫在光源周围盘旋、飞舞。再往前走是教区小教堂，修修补补的石膏雕塑已经一塌糊涂，像伏天的饴糖；教堂顶上长出了青草，遮雨檐爬满了狗牙根。教堂对面是家珠宝店，此店兼售保佑小孩、免灾祛病的火石和煤玉手。珠宝店旁边是安睡在黑暗之中的烟草仓库。过了芬芳可人的仓库，是一堆废墟。一条母狗趴在颓垣断壁上，机警地注视着大街。在一座西班牙人遗留的旧宫殿的连拱廊下，横七竖八地躺满了衣不遮体、恶梦缠身的乞丐，他们纸片作被、石板当床，身边堆满了破烂不堪的铁罐和散发着尿臭的家什。他加快步伐，匆匆而行，从暗处到暗处，从廊柱到廊柱。市场上依然有人在忙碌，南瓜、香蕉、老玉米棒子堆成了山；笼子里关满了火鸡，它们伸出又脏又丑的郁金香脑袋，格格格叫个不停。再往前是当铺：永远灯火通明，仿佛不夜的舞厅；天花板下高悬着几张藤椅，藤椅下面是一大堆挂钟、台钟和各式各样的柜子，东倒西歪的柜子上还有一根迷路的大提琴琴颈和一只误入歧途的彩色花盆。值班的店员在穿着新娘礼服和受圣体礼服的模特儿后面打瞌睡，脑袋倚在一口棺材上，身边是殡葬用的铜器，身后是嵌着鱼鳞饰的大理石雕塑，闪光的、涂着金边的理发镜耸立在乱糟糟的胆汁罐、大肠罐和海味罐中。他绕过灯火辉煌

的咖啡馆（那天他就是在这里被人抓住的），避开了玉米面粥飘香、腌鳕鱼和干腌肉味儿扑鼻的店店铺铺，终于来到了一条黑咕隆咚的街道：家家户户静悄悄的，门窗内偶有人窃窃私语。这是个安全的栖身之地，或可助他一臂之力的埃斯特雷亚就住在这里。他敲了敲门，门后传来了埃斯特雷亚悠然的脚步声。

“你没有失踪啊？”她开门后劈头问道，两只眼睛狡黠而又好奇地打量着他。一条睡眼惺忪的叭儿狗飘然而至，它绕着他嗅了一圈却没有吠（它见惯了生人）。“我刚刚旅行回来，”他这么说是想解释这身不合时宜的穿着：深蓝色西服，且衬衣尽是皱襞（衬衣是他在望楼屋顶凉台的水龙头下胡乱洗的）。而她，曾几何时还夸赞过他衣着华美。“是太阳镜吧？”她一边说一边俏皮地摘下他的眼镜给自己戴上。“怎么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清楚？这也是时髦？”“我还没有吃饭呢。”他向黑暗中的厨房呶了呶嘴。院子里有棵石榴树，树叶垂头丧气。那狗乖乖地回到了院子的杳见里，它身边是一大盆残羹剩饭。看来，厨房里不会有什么可吃的了。埃斯特雷亚取来了小半瓶白酒。他以为今晚有了保障，一杯烧酒落肚后

心里更踏实了，他又得救了，迅速关闭的大门给了他无限的安全感。离天亮还有许多小时；他要充分利用这个时机：如今他拥有埃斯特雷亚。然而，在进入角色之前，他必须设法弥补两个星期前因自己的不辞而别和杳然失踪所造成的裂痕。她喜欢他胸有成竹、慢条斯理的占有方式。他拉住她的手，把她带到床边。“等一等，”她说完关了灯，用纸巾擦掉口红，再用罩布覆盖了圣母像，然后悄步滑到他的身旁。她的床和枕头柔软极了，连日来他睡惯了草席（而且还是张千疮百孔的破草席，有的洞比肩膀还大），烧酒又使他感到自己飘飘欲仙，势若腾云驾雾，他抛开手枪和西服，像块加了温的白蜡，在床上松弛下来。这时，她丰满温润的乳房紧贴在他的脸上，迷人的胳膊与其说是刺激的，倒不如说是催眠的：无论她怎样迷人、如何挑逗，其结果只能使他四肢放松，一步一步、无可挽回地投入梦神的怀抱……他从梦中醒来，房间里亮着灯，埃斯特雷亚背他而坐，身上穿着一件有绿色飘带的抽纱衬衫。她看着圆镜里的他，心中产生了比失望更为强烈的冷漠感。“过来呀，”他冷冷地说。“得了吧，我看你够呛！”她一边说一边描嘴唇。他不由得愤而想到：重新脱掉她的衣服会比阻止她继续涂脂抹粉容易得多。于是他翻身坐在床沿上，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他不能容忍一个多次被自己征服、在自己的身体下

满意地哼哧呻吟（战胜了职业妓女的阴冷）的女人，用这种轻蔑的口吻对自己说话。她的轻蔑的目光更使他男子汉的自尊受到了莫大的伤害。她漫不经心地倒在他的身边，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过后她打开大门，呼唤着她的猫。那猫纵身一跳，从屋檐上跳了下来，然后不安地摇晃着尾巴，仿佛很不自在。面对以往每次见面后都请求他留下来过夜的女人的无精打采，他不禁怒从心起……然而眼下他饥肠辘辘，心惊胆战，又如何对她有情绪！他开始说话，他需要说话，憋了多少天了，他有话要说，如骨鲠喉，他不吐不快。埃斯特雷亚重又关上大门。她爬上床，远远地蜷缩在另一头，瞪大了眼睛听他说话。说着说着，他忽然惊恐万状，孤立的情景被串联成了可怕的故事。他想起了报纸上刊登的照片（也许她还不知道），想起了自己的愚蠢的软弱，以致今天落泊到这步田地。然而他的话打动了她，她感到了他的高大，并设身处地地想象着他的孤独、他的饥饿、他的恐惧，他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处境，以及他在遥远的古宅所忍受的种种痛苦与折磨（老太婆寿终正寝，在棺材里缩成一团，但她的辘辘饥肠还在不停地呼唤被他偷吃的食物）。她感到了他恐惧的程度，侧隐之心油然而生。她同情他，他们同病相怜，一个是被人追击的亡命徒，一个是受人谴责的薄命人。他的话在膨胀，宛如来自无底黑洞的回声，震

撼着她的心灵，他说出了她面对现实想说而未说出口的话。她已经记不清自己是什么时候开始掉进男人两腿之间的无底深渊而不能自拔的。多少年来，她嗅着他们散发着汗臭和烟味儿的内衣，知道明天又会有新的、更加有力的胳膊来搂住她的腰部。她惯于用第三人称称呼她的胴体，称呼她锁骨底下迷人的所在，仿佛这个拥有勾魂摄魄的能量的迷人所在是完全独立的、自在的物体。这个所在像魔法师，使来自不同地方、不同阶层的男人为之倾倒，忘掉了各自的生活、身份和生计。她猜不出眼前这个男人是学什么的，也无须知道另一个他或他们是做什么的。她的工作是等待，就在这里，一成不变，等待其名不详，来历不明的男人登门求欢。在她眼里，他们都来自街角那边，心满意足后还是从那里消失，消失在这座城市的茫茫人海之中，直至下一次重新出现，憋足了劲儿，像头发情的公牛。在这个肉的世界中，头脑的作用微乎其微。人们用相似的语言（可以说是甜言蜜语，充满了溢美之词），极口夸奖她的肉体，用同样的方式和激情拥有她、占据她，而她，躺在自己的座石上，显示出非凡的耐力和难以真正征服的韧性。她有保留无动于衷、表面热烈内心冷漠、表面快活其实厌恶和在心底里蔑视对方的权利。一旦发现或者感觉到来客的举止和动作不够劲儿，她就会自作主张地爬到他们身上，一泄私愤：

在行地把他们压在自己的身下，翻来覆去地折腾他们。她的身子早已脱离了罪恶的概念。她习惯地称它为他，把他同自己区分开来并且乐于将他的中心所在人格化，仿佛它是保存在隔壁房间里的一件很有价值的物品。“头脑是罪恶之源。”一位教士这么说。但后来她发现此话可能有诈，因为那人从袖筒里取出的圣水原来是几滴别人送给他的廉价墨水。然而无论如何，头脑与脸蛋没有多大关系。这是她可以承受的唯一职业：用自己的肉体、准时而慷慨的服务换取一份心安理得的工钱，同时又成人之美，替别人解了渴，救了急。有时她还收留穷途末路、无家可归的同命人，毫不吝啬地解囊相助。然而对门那些长舌妇，只因为教堂使她们成了堂而皇之的夫人，所以就有恃无恐，自命不凡，居然拿她当话柄，四处传扬。好在她并不在乎，她懂得自得其乐；她敢作敢为，对，敢作敢为并引以为荣；她感到她的良心尚未泯灭，她以此自慰。现在，她从他的恐惧、饥饿和极端的孤独中感到了那两个字的分量。两个字，多么微不足道，而且久闻不怪，但从他的嘴里吐出时却令她触目惊心。它们意味着下流、腐化，自古以来都是可怕的诅咒，是人们在监狱、厕所、济贫院和角斗场上常用的咒语，是对一切罪恶、肮脏勾当——众矢之的的统称。婊子！然后婊子不仅仅是指出卖肉体的她，假如她为了自己的利益（即使

性命攸关)而出卖了朋友,那么她也就成了另一意义上的婊子。广而言之,一个道貌岸然的绅士,或者明媒正娶的夫人也可能因为不忠不贞而成为她的同类。当下她胡思乱想——用头脑犯罪,遭到了来自地狱的诅咒:从他由于恐惧而颤抖不已的无意识中发出的那两个字……另一个,汗流浹背,吭哧吭哧喘着粗气。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自己的真诚,翻来覆去地叙述自己如何祷告、如何哀求以及如何用生命发现了上帝的存在与万能。埃斯特雷亚不禁悲叹起来。这时,他紧紧地搂住她,让她睡在自己身边。熄灯前,他用一角纸巾擦掉了她的口红。

埃斯特雷亚拗不过,她转过身去,用一块手帕,蘸上酒精,轻轻地拭去脸上的脂粉。卸了装的她,肤色黝黑,犹如烟熏的马黛沾上了些许尘土,两只眼睛深深地下陷,压发梳下的头发又密又浓。她从衣柜里取出那件每年圣周节去车站时穿的黑色连衣裙和一双专门为守灵或送葬准备的黑色鞋子。与此同时,心满意足的男人正捧着一锅调味汁贪婪地啃着凉面包(所有剩饭都给狗吃了)。他再一次证实了自己的征服能力,并因此而洋洋自得,乐不可言。“那事比吃饭更重要。”他这么想。此后,他喋喋不休、

细致入微地向她介绍大人物的住宅。女人不了解那个遥远的街区，而只是在去动物园观看珍禽异兽时偶尔经过那里。教区以外的一切对她都是陌生的，走出教区，她就像到了古老的城墙和海港以外的另一个世界。她所知道的教区之外的街区不外乎奥尔菲拉、纳萨雷诺和帕拉蒂诺三个。而且每当她提起这些地方，就像到了异国他乡，随时都有迷路、失踪、几天几夜找不到归途的危险。她所知道的道路，也只是数得过来的几条，从一座教堂到另一座教堂（圣周节的旅行也是按照这些路线进行的）。别人登门找她，她从不出门找人。正因为如此，他必须对她作明确的空间界定，告诉她那房子的四周是什么，前后是什么。住宅是两层建筑，四周是花园和高高的栅栏，门口有绿色的遮篷和供小孩玩耍的秋千。门前花园的花坛里长满了黄菖蒲和雏菊，花坛中央耸立着耀眼的白色雕塑：一个女人身缠白纱，手里拿着一只苹果（“是夏娃吗？”她问道）；另一个戴着头盔，举着长矛，像位英俊的武士（古时候，女人和男人一样驰骋疆场，叱咤风云——他爷爷常这么说）。大门口有一对石狮，一边一只，嘴里衔着金属环，就像石柱上雄踞着一只老鹰的那座海滨纪念碑旁边的那两只。大门上没有门环，所以就不能像这儿这样用门环敲门，而是拉一拉挂在门框右侧的绳子。拉完绳子后要停一停，不像这儿，敲门敲得很

急，像救火……莫非她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礼貌。然而今晚她必须亲手把信交给大人物并无拘无束地向他要回批复。为获得他的信任，她必须随机应变，不露声色：语气要婉转，但态度要坚决，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如果需要，不惜等到明天）。倘若对方大发雷霆，她应当了无窘容：措辞要含混，语气要咄咄逼人，要使对方感觉到她深知内情。万一被他（或者说是入而复出、身穿白色制服的侍从）拒之门外或用“明天”作搪塞，她必须耸人听闻地大叫世界末日，让他知道灾难迫在眉睫：坏消息是最好的通行证。如果大人物外出了，不在家，她就呆在西班牙风格的小客厅里一直等下去（她知道那里的雕弓和剑把上的两只铁护手是什么东西吗？）。假如他们不让她去小客厅，那她只好在门外的铁栏杆旁恭候大驾了：白杨树下有一张求见者们都非常熟悉的长凳。四周是花园和高高的栅栏……身着丧服的埃斯特雷亚转过头来，脸上干干净净的，脖子上只挂着一串小项链，坠子是一枚圣像，她这副打扮和“裁剪学校”的女生简直没有两样，顿时令他忍俊不禁。“你像个高贵的夫人，”他说，并伸手从腰带卡子里掏出钱来交给她。他透过百叶窗朝街上望了望，看到她正在拦出租车。当时是晚上八点。大人物吃饭很晚。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成了今晚的主人，所以感到十分安全，也很温暖。痛苦即将过去，曙

光就在前头，他慢悠悠地穿上衣服，用手拍打着西装以便恢复它的挺直，满蘸着城市暗红色灯光的乌云已经堆进了院子。石榴树后的餐厅里是空空如也的食橱、所剩无几的炊具以及墙上零零落落的挂盘。挂盘上画着小船、城堡、猫玩线团、那不勒斯港和玫瑰上的马蹄莲。他喝掉了瓶底里的烧酒，反复回忆、重温着信的内容。信纸是那种有蓝色格子的零售纸，信封有两个，一个是备用的。为了改变目前的处境，他希望收信人能及时听到他的呼救，希望那人正好在家，并且爽快地接待了他的信使，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他拿出羔羊之书（他把它当作吉祥物、护身符），在脖子里挂着念珠的圣约瑟像前跪下，凭借着从隔壁房间折射出来的暗淡灯光，轻声祷告上帝和可怜的罪人的调停人：“我们无比伟大的保护者和调停人，上帝选择你，就像选择摩西，不只是为了向他传授十戒^①而是让他去传播和执行这些戒律。至高无上的耶稣基督从马利亚童贞身上获得了人的肉体……”祷告结束后，他记不清自己究竟说了九句还是十句祷词，于是就反来复去地重说十一遍。由于有人敲门（肯定是埃斯特雷亚的嫖客），他关掉了所有灯，躲在黑暗之中，密切注意着

① 据《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九至二十章，摩西率领以色列逃出埃及后，在西奈山上当面聆受了耶和华的十条戒律，即敬拜上帝、孝敬父母、不杀人、不奸淫、不偷、不觊觎他人之妻等等。

街上的动静。随着驶向市场的卡车一辆辆开过，他疲惫极了，但却没有睡着。然而缩在墙角下、到处摸三角板的情景又分明是梦境，说明他是睡着了。又驶过了几辆卡车。他又等了很长一会儿，安全感逐步被等待的焦躁和不安所取代。突然，他听到门口有人在大吵大闹。埃斯特雷亚想让一个男人安静点儿，可那人不但不听，反而故意对她乱叫乱嚷，以便引来更多有闲情逸致的过往行人作见证。门锁转了几圈，埃斯特雷亚一溜烟跑进了院子，手里捏着那张给她作车费的新钞。“出租车司机说这是张假钞。我手头又没有……”门外有人拼命地敲打着门环，声音响彻了整座房子。“他说钞票上的将军闭着眼睛，是假的。我没钱，今天刚付了房租。”逃亡者惊讶地拿过钱来，在灯光下正看反看，翻来覆去地看了一会儿。门外的人依然骂骂咧咧，大叫大嚷地敲打着大门。“我从不跟人吵架，”埃斯特雷亚唉声叹气地说，“我是个本分人。”一个警察大摇大摆地来到闹哄哄的门口。“你走吧，我来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埃斯特雷亚说着指了指供奉圣约瑟的那间屋子，教他跳窗逃走。正当他手忙脚乱地准备在黑暗中跳窗逃跑的时候，大门打开了，随后是一串模糊的对白。经过调停，汽车司机接受了交易，一边为刚才有失风度的举动表示歉意，一边诉说着有人如何借助于夜间黑暗用假钞乘车的种种遭遇。最后是

双方的喃喃细语和窃窃笑声。突然，埃斯特雷亚提高嗓门，朝院子里大声嚷道：“我说了，亲爱的，家里没有人。不相信，你搜搜。今晚就你我二人。”迫于情势，逃亡者只好把一只脚伸出窗外，然后翻身跳向黑暗……落地时他脚下一滑，栽了个跟头。地上堆满了潮湿的废纸、烂水果、鸡鸭鹅毛、臭牡蛎等市场垃圾。明天一早，兀鹫便会跟在狗屁股后面啄食这些废弃物。他精疲力竭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没有马上离开这个肮脏的地方。他软绵绵地木在那里，埋进冰凉的鱼鳞果壳之中的两只脚像铅铸似的沉重。那个男人从里面抛出来一个烟头，烫在了他的手上，奇怪的是烟头是用玉米纸做的，现在抽这种土烟的人已经罕见得很了。疼痛感驱使他站起身来，眼前一片漆黑。他茫茫然摸了摸口袋：墨镜不见了，一定是忘在埃斯特雷亚床边的藤椅上了。这时，一辆汽车从街角拐了过来，强烈的车灯照在他的身上，长长的影子在墙上匆匆掠过。

现在，他急于找到那眼古老的喷泉，洗净蓝色的西装（那眼喷泉原先是供骡马饮水的，当时，随着疲倦的铃声，连夜进城的马车在那里给马饮水）。

因为没有刷子，他随手捡了把稻草，蘸上尚未冷却的水洗刷衣服。忽然，他发现有几个搬运工正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他明知道这些人没什么可怕的，但还是默默地离开了喷泉，拐进了一条脏不忍睹的街道：遍地是白菜叶子和被踩得稀巴烂的水果，污秽物堵塞了下水道口的铁栅。即便抄近道，去大人物家也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他想象这是条林荫道，有许多树荫；或者是座高山，山路崎岖荒芜，不能乘车（因为他不名分文）。当他经过埃斯特雷亚家门口时，两只脚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他想敲门，希望埃斯特雷亚探出头来，然而他想起了和她在一起的另一个人（此外，只要家中有客，门口的灯总是关着的；只要门口的灯关着，谁来叫门她也不开，否则就会没完没了地有人来纠缠她，以为她不肯开门是慑于街坊邻居的流言蜚语或者只是为了等待被窝儿散去另一个男人的热气）。那女人不可能这么就打发掉出租汽车司机，他准得趁机把本捞足了，因此不到半夜是不会走的。他明白（他终于明白），当务之急是刻不容缓地找到大人物，以便尽快结束这漫长的黑夜。他所求甚少：一个证件、一笔钱和几个保镖（对，保镖！），以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对方（而今身居要职）曾经用一本装着炸弹的书（只要翻开书，炸弹就立即爆炸）除掉了一名政敌。那是一本很厚的书，装璜很考究（本世纪初马德里版小牛

皮精装《演说集——从德莫斯特内斯^①到卡斯特拉尔^②》中间被完全雕空，可怕的炸弹正好就在西塞罗^③和甘必大^④之间。此后，装炸弹的和另一些人带着秘密走了——将永远守口如瓶（用句行话说是“不哼哼”）。他是唯一的知情人、幸存者，了解这桩骇人听闻的杀人阴谋的细枝末节（不想却流落街头，在这条阴森可怖、两边铁窗紧闭的大街上徘徊），然而他留了一手，他悄悄地隐藏了用假名邮寄炸弹书的那张发票，以便必要时要挟对方（比如迫使他马上救他，否则就要让发票见报，把秘密公诸于世）。“你先躲一躲，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大人物派人转告他说。可他躲得太久了，不耐烦了，加之老太太突然去世，他不得不离开望楼……他想，有时坏事是能变成好事的。老太太的死或许是她这位曾经用乳汁抚育他的善良老人留给他的最后一份慈悲。他相信他有权利获得他要求的一切，大可不必转弯抹角、煞费口舌地让埃斯特雷亚去办此事。他于是加快步伐，鼓起勇气，拐进了树木参天的林荫道。大

① 德莫斯特内斯（公元前 384—322 年），古希腊演说家、政治家。

② 卡斯特拉尔（1832—1899），西班牙演说家，著名作家和政治家。

③ 西塞罗（公元前 106—43 年），古罗马演说家，政治家，死于谋杀。

④ 甘必大（1838—1882），法国演说家，政治家。

道中央有一尊大理石雕像，看得出是位西班牙国王：一头金羊毛似的卷发，一身华丽的丝绒服装。雕像周围是象征着伟大时代的橘黄色和天蓝色石柱，大道两边的殖民地时期建筑用雕刻着葵花饰和其他装饰的巨大门廊表现西班牙人的征服业绩。再往前是插入云端的哥特式尖塔，尖塔的拱扶垛下有一家出售殡葬用的贝壳和护身符商店。他穿过大凉廊，躲过党小组活动站的镰刀铁锤（室内有灯光，说明站上有活动）。他越走越快（自从他离开 Sancti—Spiritus，从未像现在这样行色匆匆），走到一家人家门口时站住脚，郑重其事地在童贞马利亚的神龛前画了个十字，仿佛这就是快步急行的目的。然后是植物园的坚实篱笆，兰科植物的花坛旁插满了标有拉丁文植物名称的彩旗，巨大的海芋簇拥着暗淡寒冷的灯光下昏昏欲睡的王莲。植物园的后面是座挺拔陡峭的山丘，山丘顶上翻滚着赭红色的乌云：著名的西班牙古堡（而今是监狱）就耸立在乌云下面。这样的古堡在加勒比群岛随处可见，据说是按教皇的旨意，由一名天才的意大利军事建筑师设计的，古堡内布满了秘密地牢和暗道机关。逃亡者不禁打了个寒颤（他不能不触景生情），就在这儿，在第四辮望所，面对刑具和酷刑下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他骨软肉酥，叫苦不迭。他跑到枝叶稠密的树荫下，极力使自己放弃可怕的回忆。转眼来到了大学山下，他

收住脚步，惊魂稍定。山上灯火通明，高音喇叭响彻夜空。这种不多见的现象使他想起了文学系的学生在廊柱园演出古希腊悲剧的情景：数百名观众津津乐道地欣赏着他们的演出（演员们打扮成信使、卫兵和英雄，表演了一出催人泪下的故事）。此时此刻，逃亡者惻然想到，从圆柱式院子旁边的大楼（墙上的牌匾上镌刻着各位先贤的醒目的姓名及其闪耀着智慧光芒的箴言）到那座阴暗的、炼狱似的古堡（在那里，恐惧使他卑鄙地吐露——用句行话说是“哼哼”出了隐藏在各系但隐藏得并不高明的同志），只一步之隔。高音喇叭传来了阿特里代^①的声音，紧接着是合唱队演唱的：

诅咒已经奏效，
埋在地下的死人已经复活，
昨天的被害者正在报仇雪恨——
痛饮仇敌血……

晚风习习，将歌声吹散。他不由自主地站在长满荆棘的荒山坡旁。继而坐在人行道上的一棵杨树背后，一串串黑色的杨花落在被树根隆起的水泥路面上。开始的一切竟是那样的正义、英勇和崇高：一幢幢

^① 指“阿特柔斯的儿子们”，也即阿伽门农和墨涅拉俄斯。

房屋在爆炸声中燃烧；一个个达官贵人在光天化日之下饮弹身亡，一辆辆汽车不翼而飞，仿佛大地将它们囫圇吞食；一枚枚定时炸弹隐藏在一束束罗勒、一件件衣服和一只只装满传单的面包篮子或一箱箱被偷喝过啤酒瓶里。那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庭广众之中的远距离审判——玩命的交易，显示了革命者的非凡勇气；那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判决，给敌人寄去复活节的礼物——一本装着笑声、用包装纸（上面画着铃铛和槲寄生草）精心包装的断命书……那是大审判、大判决时期……

……尽管我曾设法抑制它、忘掉它，但到头来仍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那天下午，我用力摇着头，像个被父母的呵斥弄昏了头脑的孩子，发现几多天的忘却并不是真正的忘却：被人遗忘在须芒草下的那些光玉髓杯里的臭水味道我至今没有忘记。长长的走廊一直通向夕阳沉落的西方，铁窗、低矮的屋顶和斜角的威尼斯镜子使炎热的天气更加炎热。一阵微风吹来，灯泡发出了音乐盒似的铮铮响声。我们被押到这里的时候，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身穿瑞士雨衣、半戴着兜帽的修道士正在他的幽禁处诵经。我们都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都知道和我

们说话的将是屏风后面子弹上膛的枪口。然而，枪响之前必须走走形式，以便扣动扳机的手更加镇定有力。那是大审判时期。我听到小鸟在精致的金色圆顶的鸟笼里鸣叫；我看到乌龟把头伸出暖洋洋的水池，打了个呵欠，在这段静止的时间里（未来也即过去），每一句话都性命攸关。法律系的充当法官，他们装腔作势地坐在审判桌后，被告被押上庭来。他抽着雪茄，把烟灰留得长长的，表示他非常镇定，然而苍白的脸色和不知所措的双脚又说明他早已心慌意乱、魂不附体。“检察官”系上了领带（尽管大家都穿着短袖衬衫），开始絮絮叨叨地分析谋杀外交部长的行动经过：我们详细调查了他的活动路线，选择了下手地点，预先在那儿进行了周密部署，安置了大量人员，每人手上拿着一份报纸（翻开的或叠好的），以帮助射击者迅速脱身；修车工用焊枪、喷漆器和醚化漆当夜使作案用车面目全非。然后是想象力丰富的人们建议挖一条地下通道。为了尽快解决问题（干掉外长身边的达官贵人），一条秘密通道便开始由河边向家族的墓地掘进。墓地上有一尊张开双翅、两手并拢作祷告状的白天使雕像。我们将炸药放到最后一座墓穴里，以便在送葬的人们作悼词的时候点燃导火线。我们每天晚上行动，嗅着令人呕吐恶心的腐臭，在粘土中越钻越深。当我们的铁镐触到了漂白土，便知道墓地已在眼前，不久，刺

鼻的恶臭使几个同学当场昏厥过去。于是医学系的同学从药店取来药教他们服了。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拂晓渔民的雄鸡啼过了几遍，挖洞的工作才告一段落，就这样，地洞在十字架和墓穴下朝北方的白天使慢慢延伸……“自卫啊！”我喊了声（由于检察官的逼问，他乱了方寸，支支吾吾，败露了机密，使好几个同志丢了性命）。“自卫啊！”大家都跟着我喊，结果反而使他丧失了理智。没想到屏风后面毫无动静，就像我们在坚固的洞穴里放弃了铁镐，他们把枪扔在床上，然而受审者耸耸肩，遭到了人所共知的下场……死刑判决已经下达，判决意味着终结，意味着又一创造的毁灭，从脊背开始，然后是沉寂——之后的沉寂。已经不存在的存在仍在抽搐、悸动，发散着热气。它属于土地，很快就会被时间的轮子碾得粉碎。它（介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从此不必匆忙，因为它永远摆脱了腕上的时间。他摘下手表，习惯地用右拇指上足发条，把它放在桌上，最后瞟了一眼时针即将到达而自己再难到达的钟点。我羡慕过他，羡慕过他的慍悍。多少次，他在人们的喝彩声中回到浴室，流着汗，溅满了血迹，散发着野兽似的膻气，裸露出毛茸茸的躯体。我多么希望自己的骨骼上也有几堆他那样的肌肉、一个深深收缩的腹部、发达的胸部和两条修长有力的腿。刚刚发泄出剩余能量的他，歌唱着、吼叫着向水池走去。然

后是不堪入耳的胡言乱语：他一边往头发上打肥皂，一边向众人炫耀自己还有足够的劲儿玩几个女人，听几场音乐、喝几瓶酒。但是，家乡的文人（常常聚集在裁缝店里谈论埃雷迪亚如何在喷泉下沉思）来信对我说，愚人长肉，圣人长智。我嫉妒他那身充满男子气的肌肉。虽然他生活放荡，但身上的肌肉却有增无已，他高举长杆飞越一个个障碍，像古代的武士制服了一头头野猪……而今，他拱着背、弯着腰，在“法官”面前缩成一团，仿佛正在清点那残存的搏动。最后是表决，两个、五个，不知多少人举起了手。我耷拉着双臂，假借抚摩椅子下的狗尾巴，把手藏了起来。“自卫啊！”我在心里呼喊。所有人都看着我，我无可奈何地、胆怯而又悻悻然地举起了两个指头。诀别吧，还等什么？人们低垂着头，默默无言地拥抱着受审者。行刑队拿起枪，将他带到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下执行枪决。面对尸体，我忽然意识到结果一个性命竟是这么简单。一切都很简单自然：活生生的人顷刻之间变成了非人，鲜血堵住了宏亮的嗓门并给胡子拉碴的下巴涂上一层彩釉似的红色；能感觉的都已失去感觉，破碎的周期划上了静止的句号。“必须这么做，”大家都这么说，仿佛是在潜意识里寻找解脱的契机，然后纷纷离去。这是必要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队伍需要净化。人们丢下尸体，无忧无虑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小鸟在马缨丹的穹顶上酣睡，继续静止不动的乌龟把头伸出温吞的池水。身穿瑞士雨衣的修士戴上了兜帽（我记得很清楚），因为天开始下雨，雨点被干渴的瓦片迅速吸吮。苍蝇聚集在那棵枝叶繁茂的树下，寻找着穿透的子弹。伴随着夜鸟的聒噪声，有只蛤蟆在树枝上鸣叫。那是大审判时期……

……大审判时期，持续了两三年，愤怒的火焰从光天化日之下烧到了隐蔽的内部，以空前残酷的态势，净化了意志薄弱者和离经叛道者。然而，必要的、正义的、英勇的审判背后，是没完没了的争权夺利。幸免于难的、安然无恙的和心怀不满的开始了更加冒险的交易——内讧：分门别户、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公报私仇，互相倾轧，同室操戈，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于是，为了张三或者李四的利益，发号施令者草菅人命，执行命令者讨价还价。连警察也惧怕他们三分，因为在他们的背后有显赫的权贵；对这些权贵而言，监狱的高墙从来就不会有关闭的时候。然而，这一切都是正义的和必要的。现在轮到他受审了：他完成了使命，为了相信那是正义的和必要的，他喝得酩酊大醉。眼下他离开了望楼，继续偿还那笔血债，尽管那是以革命

的名义欠下的。回想起那些疯狂的日子，回想起自己的所作所为，坐在人行道上的他恨不能用痉挛的双手去拥抱自己的死神。他心慌意乱，瘦骨嶙峋的脊背在白杨树下蜷曲着，眼前出现了行刑队员凶残的目光……（他们子弹上膛，严阵以待，就像那天躲在屏风后面的那几位，虽然躺在床上，但随时都可以抓起枪托、扣动扳机，因为早在“判决”之前，子弹就已上膛。“自卫啊！”我说，但却并不希望别人听见。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可以对自己说：我说了。然而，我怀疑我是否真的说过，也许我以为我说的实际上只是别人的声音在我心灵深处产生的回音。然后是最后的时刻，回避着他的目光，把他带到一棵脱皮的但却枝繁叶茂的树下——我记得是这样的，就像这棵，我的指甲深深地扎进了散发着苦巴旦杏仁馨香的树皮；就像现在，一只癞哈蟆在树枝上咕嘎地叫着。那天下午，我以为我有权坐到主的右侧……）他感到了恶心，自那时起他感到了恶心；他渴望爬到哪个忏悔室去大叫一通残忍、不公与不必，呕出一肚闻所未闻的苦水以赎一身难以饶恕的罪孽。那是别人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孽，比教会禁忌的罪孽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甘愿忍受煎熬，甘愿代人受过……他猛然趴在地上（由于用力过猛，牙齿磕到了树根，鲜血染红了下巴），以免被人发现。有人款步下坡，走近了大树。“是个醉鬼，”一个大

高个子在人行道上稍稍弯了弯腰说。“或许是心脏病突发死了”，另一个连看都没看一眼就信口开河地议论道，“明天会有人来收尸的。”说罢，两个人扬长而去，对他们而言，死亡是件十分平淡无奇的事情。一具僵硬的尸体，是一件可以搬来搬去的东西，一件谁都不屑一顾甚至令人讨厌的沉重的东西，既难看又难搬。然而无论如何，视而不见或弃置不顾总是不对的，它毕竟还具有人的形态，至少经历过一段人的历史，有权在地下、在树根下安息，而不是暴尸路面。“明天会有人来收尸的，”大高个子在远处重复了一句，以推卸责任、逃避良心的谴责。逃亡者翻身站立起来，拂去袖中的红头蚂蚁，他撒腿就跑，以逃避蚂蚁的叮咬；但跑了几步又戛然止步，以听清马路对面的脚步声究竟是不是回音。自南往北的晚风又一次吹来高音喇叭的喧闹：在女声的背景合唱声中，响起了一位药学系女生那十分耳熟的银铃般的声音：

你立即回前庭去做第二件事，就像做第一件事那样。

紧接着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别担心，我们会成功的。

快走，从哪个门都行！^①

埃勒克特拉焦急地吼叫着。她这样处理无疑是很贴切的，她当然应该焦急，应该尽快回到前庭，走哪个门都行。“我们会成功的”，男人的声音没有任何不祥之兆……展现在他面前的是阴云密布的辽阔海面，远处闪电霍霍；马路向下延伸，坡下耸立着几尊脚踏花岗岩基石、身披青铜大衣的总统雕像；衣衫褴褛的人们在英姿勃勃、衣冠楚楚的雕像下摇着叫卖的铃铛兜售冰棍、冷饮。马路两旁是高大的棕榈和豪华的住宅，遮不住的路灯给宽阔的路面洒满了银色。他疾步而行，终于拐进了一条阴暗的街道，一家门面肮脏的咖啡馆前竖立着一排绿色木柱。他大步流星地来到街口，前面就是大人物的住宅：没了栅栏，没了石狮，没了墙壁；形单影只的石柱环抱着大理石地面上横七竖八的房梁和乱七八糟的断砖碎瓦；一条高架的独轮车道从原来的大厅通向不复存在的佣人房间，几把铁锹插在一堆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的尸体中间。在花园的安达卢西亚^②风格的铁栅旁边，横躺着果林女神波摩娜；溅满了石膏碎

① 索福克勒斯著名悲剧《埃勒克特拉》中的台词。

② 西班牙地名。

屑的狗牙根散落了一地……一条懒狗睡在一块破旧的广告牌下。广告牌上用粗犷的笔画写着：

赠送废料瓦砾

在最后一个房间的颓垣断壁上，倒置着一辆独轮车，原来这儿有一口雕花立橱，立橱上美妙绝伦的镶嵌曾使他留连忘返（虽然尽是一些孩童玩木偶、用爆竹烟头燎牛尾之类的东西）。除此而外，他已经很难回忆起房间里的其他摆设了。也许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只干涸的墨水瓶子、一尊铜鹰和一台用凸纹熟山羊皮制成的吸墨器……而今他坐在阴暗的墙角下，远离路灯，不禁浮想联翩。分道扬镳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在此之前，他的一切行为都可以用“无私无畏”一词概而括之。在中队的历次神圣行动中，他们教会他如何伪造证件、汽车牌照，如何携带炸药，如何拆卸武器，如何在一颗子弹上装上两颗弹头。他还学会了使用密码（抽掉单词HIPOTENUSA^①的十个字母，这样——用剩下的十八个字母^②拼写出来的文字对别人而言就变成了混

① 数字术语：斜边、弦。

② 西班牙语共有 28 个字母。

乱不堪、难以卒读的哑谜）和辨别翻开报纸与折叠报纸所发出的信号、隐藏的秘密。他们用铁镐敲开了一层层散发着恶臭的漂白土和一口口腐朽的棺材，穿过整个富丽堂皇的怨魂领地，向外交部长的墓穴缓慢地掘进（以便在他的葬礼中炸死所有恶狗）。“这条狗，死有余辜，”每当有人匆匆举行葬礼，每当服丧者神色惊慌地穿过墓地、向柏树棺材肃然致哀时，他常常咬牙切齿地这么自言自语。“这条狗，死有余辜，”看到报纸上用醒目的黑框框刊登的讣告和过于仁慈的 *Requiescat—in—pace*^①，他就又情不自禁地重复……有一天，终于轮到他下手了：在耸立着总统铜像的宽阔大街上举枪射击。那是一个晨风送爽的早上，目标恬然自得地驾驶着汽车顺着马路朝海边驶去，悠闲的手指在绿色车门上击鼓似地打着拍子，无名指上戴着一枚耀眼的红宝石戒指。行刑队员们驾驶着汽车紧随其后，他们从座垫下取出枪，轻轻地拉动枪栓。“打开保险，”右边的人知道他是新手，便提示他说。他很快瞄准目标的脖子。由于距离很近，他几乎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方脖子上有多少粉刺痕迹，然后窥见的是目标的侧面和一张闪烁着哀求目光的恐怖的脸，最后是子弹出膛，目标在嗷叫声中呜呼哀哉。遍体鳞伤的汽车呼啸着撞到

① 英语：愿灵魂安息。

了权作海军纪念碑碑饰的一只帆船船头，发生了一声巨响，变成了一堆废铁。与此同时，追击者们从一条横穿的公路逃之夭夭……“这条狗，死有余辜。”然而，那天晚上，他不得不喝得酩酊大醉，像一堆烂泥躺在埃斯特雷亚床上，以便忘掉那近在咫尺、几乎伸手可及的粉刺脖子。此后不久，他听说有人因为这次行动而突然发迹，便大惑不解了，但是他周围的天才理论家们都以极其雄辩的言论使他保持了沉默。他们说：“革命尚未成功。”于是一次又一次，他在冒险分子的怂恿下一步步地向恐怖的台阶攀登。起初的愤慨、为死难者报仇的誓言以及想当一名未来的先贤的雄心壮志，使他很快身不由己地进入了急功近利、趋炎附势的惯性。直至有一天上午，坐在戈雅^①式雕花立橱前，他接受了负责所谓的《演说集》行动的费用，并按时去邮局发了货。第二天，他和往常一样，从埃斯特雷亚家出来后朝市场附近的咖啡馆走去，还没来得及进门，警察就把他抓了起来。他知道警察是瞎猫碰上了死老鼠，没有确凿的证据。因为一听说炸弹在收件人的手中爆炸，负责把炸弹安装在书本里的人就出城躲了起来，而他则早已拣个安全的地方藏好了邮局的发票。至于大人物，则比谁都懂得要保守秘密……他记得古堡

① 戈雅（1740—1828），西班牙画家。

的吊桥，记得漆黑的地牢以及地牢里生锈的铁链、枷锁，记得灯火通明的过道与牢房（据说灯火彻夜不灭是为了阻止男犯人从竹床或帆布床上滚下来像动物似的在地上交媾）。经过两天完全被世人遗忘的监禁（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这与近几个月来的花天酒地、为所欲为造成多么强烈的反差），房间的灯亮了，有人手执皮鞭向他走来：一曰用铤刀铤铤他的牙根，一曰用钳子钳碎他的睾丸。听说有人要动他的命根子，他感到忍无可忍了，他们没有权力这样做也不能这样做。不错，他杀过人，但从未阉割过谁。而今他们要活活地教他成为非他，教他的命根子死去，除掉他生命和肉体的中心所在、精华所在、骄傲所在和永不怠倦的精神所在。没有他们，他会很快衰老，对不计其数的她们失去自我夸耀的资本，从而成为名副其实的行尸走肉。面对手术室似的耀眼灯光，听到愈来愈近、愈来愈近的脚步声在低矮、密封的走道里可怕地回响：废了他、掏了他、碎了他、阉了他……他瘫软了，崩溃了。他强笑着，汗水湿透了衣服，两只手紧紧地护卫着命根子，这儿的疼痛比任何其他地方的疼痛都难以忍受。然后是天旋地转、天塌地裂的死亡前的死亡：从此以后他将扛着这具无用的躯壳走完漫长的有生之年。第一钳从他嘴里钳出了一声惨然而又漫长的狂叫声。他们觉得他是个胆小鬼，给了他一记“闭嘴”耳光。

当他多皱的皮肉重又感到了铁钳的阴冷时，喉咙深处迸发出一声沙哑的、闷鼾似的“我的妈呀”。瞳孔盯着炽烈的光环，张开双手捂着破碎的阴囊（仿佛要重新组合、恢复它的元气似的），他开始倾吐心中的秘密。他有问必答，一股脑儿地道出了近时期已遂行动的始末经过。为推卸责任，逃避更加严厉的惩罚甚而以功折罪、将功补过，他一口咬定自己是个跑龙套的——一只误入歧途、迷途知返的羔羊，供出了有关人员的姓名住址（当时他们不是躺在市郊某地的长沙发上睡大觉，就是逍遥自在地围坐在长餐桌旁喝酒打牌，武器挂在椅子背上……）。如此众多的消息使拷问者喜出望外，他们相信他与书案无关。当赤条条的他捂着阴部发誓已经说出了一切的时候，他们遂把他带回牢房，并奖给他一支香烟。于是又开始了新的寂寞和新的恐惧：他竖起耳朵倾听走道里的脚步声，生怕未竟的恶梦周而复始。第二天早上，典狱长收到了一张纸条，教他向大人物通报他的情况。半小时后，根据大人物办公室某秘书的指示，他被无罪释放了。他走过吊桥，一步一顿地下得山来，对自己还能走出地狱、回到苏醒的现实而感到不胜惊讶。他兴奋不已，他获得了再生，他回到了人的世界。他甚至忘掉了饥渴，对酒吧的巨大的桃花心木橱窗也无动于衷；那里，喝早酒的人们把新的一天的第一滴酒洒给灵魂。白杨的羽叶

在湿润的晨曦下婆娑起舞。圣灵教堂的乳白色尖塔烘托着圣尼科拉斯教堂土里土气的穹隆顶上飘飘欲仙的圣母马利亚的大理石雕像。每天清晨，华发苍颜的黑老太婆们拜倒在圣母脚下望弥撒、念经、还愿，为圣母节穿紫棉袍、系黄腰带的殉难耶稣祈祷。还有卡门教堂、圣方济各教堂和圣恩教堂的神圣彩色穹顶、镏金十字架和钟楼，在晨曦中闪耀着光芒。围着栏杆的屋顶凉台上飘扬着洗衣女工晾晒的衣服。远处是大海（仿佛就要溢出海岸、淹没屋顶），帆船游荡在高高的海面。获得自由的他向住处走去，一路上感慨万千，像一个沉痾顿失的人，对一切都感到新奇。他欣赏着沿街的门廊、在心里品味着天平上的各种水果，享受着炒咖啡豆、新烤面包和黄油、蜂蜜饼干的扑鼻香味儿。回到住处后，他美美地睡了一觉。醒来已是晌午，叫卖“号外”的报童使他回到了现实：醒目的大幅照片是熟悉的街区，一具具百孔千疮的尸体躺在血泊之中，到处是东倒西歪、血迹斑斑的破桌子、破家具。个别幸免于难的从厨房和贮藏室跳窗逃跑了（窗外是悬崖）。当天下午，在去大人物家的路上，有人从一辆用藤条掩饰（那天是狂欢节）的车子上朝他开枪，幸好旁边有根柱子，他纵身一闪，躲过了子弹。

狗醒了，它仰天吠着，一声、两声，单调而又

无聊，然后在黑暗中不住地转圈，企图咬住秃尾上的跳蚤。逃亡者挣扎着站起身来，沿着独轮车道进入昔日辉煌的大厅，庞贝城废墟似的颓垣断壁上残存着脏乱、退色的手鼓和排箫壁画。门槛的碰口条没有了，狗在无精打采地吠着。“我不值得它咬一口，”他想道，然后穿过一塌糊涂的花园，踩着没踝的、溅满了石膏碎屑的泥坑，上了大街。一想到他将从树荫到树荫、从石柱到石柱，躲躲闪闪地溜回遥远的埃斯特雷亚家去，不禁两腿酸软，感到了力不从心。他已经精疲力竭，晃晃悠悠的躯体扛着昏昏沉沉的脑袋，两条腿机械而又本能地向前移动着。他决心已定：放弃斗争，和激进分子一刀两断，豁出去了，顶多是个死。然而他不停地走着，从街区到街区，迷失在熟悉的马路上。那条狗紧跟着他，在他的脚后跟吠个没完。他后悔没有赖在那棵树下不起，那儿至少还有可供他休息、隐蔽的荆棘。然而远水已经解不了近渴。更糟的是他一文不名，唯一的钞票是埃斯特雷亚还给他的那张伪钞，既然是伪钞，不但不能用，而且还会给他带来难以想象的麻烦和不可收拾的后果。他过去的住处一定早被别人占据；廉价的旅馆需要预付房钱；过后结账的高级饭店虽然有机可乘，但眼下他一副狼狈相，如何瞒得了惯于以貌取人的伙计……《哥特式建筑》中所说的“神圣避难所”到哪里去了？呵，基督，在这

漫长、漆黑的夜晚，连你的房子也大门紧闭！教我到哪里寻找平安的圣殿和宁静的石板——忏悔和祷告的场所！呵，到哪儿寻找冰冷的石板以安放我沉重如石的躯体（双膝跪地，脸贴着冰冷的石头，两手向前伸展），用石的阴冷散热、止渴，用石的潮湿扑灭燃烧在太阳穴中的熊熊火焰……！

黑暗中，有座教堂灯火辉煌。古色古香的钟楼在榕树和棕榈的簇拥下亭亭玉立，分外高洁。灯光照亮了狗牙根缠绕的巨大窗台，彩色玻璃被照亮了，紫红色窗帘被照亮了，大圆花窗的绿色被照亮了……突然，教堂的大门打开了，一条红色地毯从门口一直伸向烛光闪烁的圣坛。逃亡者慢慢走近这座基督的房子，钻进了一旁门廊的尖拱，然后目不斜视地在一根渗溢着熏香的石柱下站定后伸出双手，捧起凉爽的圣水，把它撒在前额和舌头上。管风琴轻轻地奏响，仿佛在调整音域。镶金嵌银的圣坛上耸立着洁白的十字架（同基督身上的鲜血造成强烈对照）。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又如此及时（就在他幻想“神圣避难所”的时候），使他不胜惊讶，他颤抖着，羔羊之书的十句祷词霎时间忘得一干二净，翕动的嘴唇不知说什么才好。他唯一能做的事情是

睁大眼睛仰望在他看来俨然不属于这个黑暗的恐怖之夜的不灭灯火。他从石柱到石柱（就像在这之前从树荫到树荫），一步一步、战战兢兢地向圣饼台走去，每前进一步都意味着逃离恐怖、摆脱梦魇。空气飘溢着烛油和新修复的《最后的晚餐》的油漆味儿，他感觉好多了，站在那里，贪婪地呼吸着。他抚摩着讲道台和忏悔室的木头，就像抚摩无价之宝。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懂得（感到）了教堂的含义：将他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头戴荆冠，鲜血淋漓，脚下是堆满鲜花的桌布……）分给走进这座神秘屋子的每一个人……“您是残疾人吗？”有人在背后低声问道。“我是被邀请来的，”他头也不回地答着。那人没有再问便悄然离去了。紧接着，从门廊传来了人声的骚动，声音愈来愈响，愈来愈响：人群拥入中殿。当时，他站在圣饼台旁，突然听到人声喧闹（仿佛失聪的耳朵忽然恢复了听觉）后，顿时头晕目眩，诚惶诚恐，身体失去了重量，随着喧哗声飘浮起来。女士们身穿浅色服装，男士们西装革履，小女孩手持鲜花……他并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吊灯下系着一个巨大的向日葵花结；逃亡者这才恍然大悟：教堂之所以灯火辉煌，原来是因为这里正在举行婚礼。婚礼进行曲即将奏响，新娘就要来临，然后是赠送彩礼、交换信物，最后是人去殿空，黑暗重新笼罩一切……婚礼结束后，他将独自面对上帝。

这是他的避难所，教区牧师一定认识大人物（他那刚刚被人夷为平地的住宅就在附近）。听完他的忏悔（他将毫无保留地说出一切，一切可怕的事实），或可得到同情。风琴响起来了，伴随着贺婚诗，人们喧闹着、簇拥着新娘向圣坛走去。逃亡者呆在阴暗的祈祷室里，神思恍惚，迷迷糊糊地倾听着冗长而又繁琐的婚礼，好象是在做梦。他一次又一次地警告自己，烦躁不安是亵渎神明的。他无权在十字架的钉子下宣泄情绪。风琴再次奏响，仿佛是在雀跃欢呼。尔后，众人逐渐散去，散得过于缓慢；灯光逐渐熄灭，黑暗笼罩了中殿。教堂的大门相继关闭，有几个身影在黑暗中敏捷地卷起地毯，另一些人撤掉了装饰，排好了板凳。嗣后是一片寂静和陪伴着诸神的微弱灯光：显灵的耶稣、受难的耶稣、刚刚被修缮一新的和光彩夺目的《最后的晚餐》……他孑然一身，在黑暗中呆若木鸡地站了很长时间，却未敢再走近圣饼台一步。中殿传来了轻微的金属器皿的碰撞声，他推想有人在关闭橱柜。突然，门框中央出现了教区牧师的魁伟身影。“谁在这儿？”身穿浅色长袍、手持大烛盘的教区牧师大声吆喝着。逃亡者耷拉着脑袋，尴尬地从暗处走了出来。他生怕被人当作小偷，便急中生智，掏出了卡拉特拉瓦的羔羊之书。牧师用怀疑的目光审视着他，随时准备应付突如其来的袭击，直至对方扑通一声双膝跪倒。

颤抖的双手捧着羔羊之书，他泣不成声，嘶哑的嗓门语无伦次地忏悔着可怕的罪过。教区牧师吃惊地看着他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叙述着令人费解的罪恶勾当。他不想浪费时间，因为凭经验，他知道精神危机常常使一些人把自己当作十恶不赦的罪人，通宵达旦地跪在圣母马利亚的脚下，手捧十字架，口口声声要替主忍受钉刺、刀削的酷刑；有的则没完没了地叙述那些子虚乌有的罪孽，仿佛它们不是梦魇而是事实（他们一天换一个教堂，反来复去地忏悔这些早被宽恕的“罪孽”；或者双膝跪地，头戴荆冠，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从一座教堂爬到另一座教堂，进行骇人视听的、狂热的宗教游行）。还是这些人，一旦有病，就拜倒在假圣母和姓名古怪、形容粗野的黑脸圣人脚下……“明天吧，”一想到对方就是这类可怕的教民，他不禁毛骨悚然。“明天吧，明天再来忏悔。”眼看对方了无去意，他慌了手脚，便急而成怒地连说了三个“明天”。突然，他发现从对方手中掉到地上的是本卡拉特拉瓦十字架之书——虽然它具有 IMPRIMATUR^① 的华丽装帧，但却出自异教徒甚或巫师之手，是从经营红布娃娃、刻着神圣的 JHS^② 字母的响铃和镶嵌着贝壳眼睛的泥菩

① 教会颁发的出版许可证。

② 又作 IHS，是 Iesus hominum salvator（救世主耶稣）的缩写。

萨的巫师店里买来的。即便书中的经文是正确的，但其读者大都是些想入非非、不守教规、信奉左道邪说的异教徒。教区牧师怒形于色、满脸通红，像老鹰抓小鸡儿似的用强有力的大手抓起跪在地上的忏悔者，提着他穿过拱廊，直奔后门；他奋力把对方扔出门去后，用魁梧的身躯掩住门口，然后语气和缓地说：“明天吧，明天空腹来。晚上十二点后 不许进食。”说罢关上门，只听他拿钥匙在锁孔上转了几圈，末了还用木棍固定了碰口条。嗣后，所有的灯都骤然熄灭，黑暗笼罩了圆花窗、榕树和棕榈。山雨欲来风满楼，雨意渗透了晚风。“晚上十二点后不许进食。”

重新回到街上，晃晃悠悠，跌跌撞撞。人行道上的坑坑洼洼、大树底下的根根样样以及偶然散落在大街上的一块石头，都有意和他作对似地使他一次又一次地失足摔倒。他已经无路可走……他想起了守灵的烛光：此时此刻，只有老太太的棺材能给他一丝光明。长明灯旁的守灵人都把他当成了老太太的至亲，对他的再次出现不会感到惊奇，他们中间没有令人恐惧的生人，他只须和他们握一握手、说一句“我和您一样悲痛”，就可以回到凉台的草垫上

(关上石门，不理睬别人的吵扰)，高枕无忧，直至葬礼结束。何况望楼离这儿不远：沿着这条街一直往前走，很快就是四轮敞篷马车所在的皮革作坊和请柬印刷厂了。他鼓起劲儿，加快步伐，突然一双有力的手抓住了他颤抖的胳膊肘。幸好脖子后面传来的不是判决而是一个熟识的声音：“我想拥抱这个人。”原来是那个享受奖学金的老同学，只见他喝得酩酊大醉、跌跌撞撞地跑到他面前，醉眼蒙眬地嚷嚷着要替战斗在黑暗中的勇士们修建一座纪念碑。“我们需要的是用鲜血筑成的友谊……”他大喊大叫，呼唤必要的牺牲、必要的惩罚，却毫不理会对方的反感。他一味地要求他的朋友在下次行动中给他一个机会，还不住地做着举枪射击的姿势。他一边胡言乱语，一边搀着另一个摇摇晃晃地朝一个灯光四射、闹哄哄的小饭店走去。“给我弄点吃的来，”另一个站在一棵松树下轻声地对他说（离晚上十二点还有一段时间。他看了看表，仿佛对谁说：手表是不会怂恿自讨苦吃的人违反教规的）。老同学忘记了他的请求，给他带来了一瓶白酒。他们一道向大街尽头飞花溅玉、声如擂鼓的海边走去……他们肩碰肩地坐在古老的天然游泳池边，翻滚的浪花在经过了礁石嶙峋的黑色渠道后缓慢而又疲惫地涌进镶嵌在岩石中的方方正正滨海泳池。浴场的木屋已经东倒西歪，阵风袭来，屋顶叽叽嘎嘎地响个不停。突

然，有人在大泳池凸凹不平的牙槽似的池边划亮了一根直冒绿光的火柴，几位春情难锁的混血姑娘在膜状隐花植物中探出头来。火柴熄灭后，四周恢复了黑暗。“我们必须恢复血祭，”老同学又在胡言乱语，“恢复金字塔血祭：请祭师用锋利的燧石开膛剖腹，掀起肋骨，掏出活蹦乱跳的、鲜血淋漓的人心，进行神圣的、可怖的血祭仪式，而不是白白地让它们腐烂……”逃亡者领教过老同学的口才，早在中学时代，他便是个雄心勃勃、想入非非的空谈家。“我们属于这个世界，”他越来越结结巴巴地接着说，“必须回归这个世界的古老传统。我们需要酋长，需要大祭司，需要鹰武士、豹武士；总而言之，需要你这样的人……”忽然闪电交织，遭白蚁蛀蚀的破旧、退色的木屋在雷电下摇摇欲坠。他们躺在臭气熏天的水池边，四周是无声的海带、被太阳烤焦的软体动物和人们倾倒在海边的垃圾。“我饿了，”逃亡者面土而卧，苦不堪言。“哦，你太幸运了，”老同学说，“这个城市大腹便便、营养过剩的人实在太多了。感到腹中饥饿的人是幸运的……”他滔滔不绝地讲起了骑士之道，说什么必须经受了痛苦的磨练和残酷的考验之后才能成为真正的骑士。然而，另一个已经难以支撑，他充耳不闻醉汉的高谈阔论；同时，对他而言，那个毫无恶意的声音又是他眼下唯一的陪伴与安慰。醉汉把酒瓶给他，但辛辣、刺鼻、

没有嚼头的液体使他直感到恶心，为不使对方失望，他佯装大口喝酒，然后捏住喉咙，以免由于酒味而翻胃呕吐。“超人，”另一个夸奖说，“你真是个超人……具有非凡的意志……他妈的……”他的雄辩竟卡了壳儿，变成了难以为继、不堪入耳的诅咒和谩骂。他喘着粗气，骂骂咧咧。逃亡者听不清也不想听清刚才发生的一切。他解开腰带，松了松脖子，卸下手枪（手枪太重，而他早已体力不支），然后仰面朝天，闭上眼睛，恬然睡去，像一个在摇篮曲的陪伴下渐渐入睡的婴儿：醉汉的声音渐渐远去，直至消失……然而，另一个紧紧抓住他的胳膊，使劲摇撼着他。他大吃一惊，从梦中醒来。离他们不远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抱作一团，两颗脑袋一上一下贴在一起。倏忽的闪电使他们看清了那是一对黑人。女人的衣服张开袖子，像充了气的布袋，在他们身边徐徐飘落。男人紧紧搂住她的纤腰，把她放在一条长板凳上，就天崩地裂、翻江倒海地干了起来。突如其来的闪电使男人女人的勾当在叹息声中变形：与其说是令人陶醉的乐事，倒不如说是残酷无情的仪式。不一会儿，那一团人肉从板凳上滚了下来，重重地摔到地上，既没有吭声，也没有分开。“瞧，这就是我们的力量！”两个人影突地跳起来，男的气势汹汹地朝喊声走来，女的赶紧闪到一旁找衣服去了。逃亡者见事情不妙，就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到街上，

溜之大吉了。身后传来了撕打的声音，他想一定是烂醉如泥、毫无还手之力的老同学在暴风雨般的铁拳下苦苦挣扎……尔后是一声惊天动地的闷雷，雷声刚过，雨点就劈里啪啦地落了下来。这是场倾盆大雨，雨点很大、很急，落在地上便是一个小坑，激起了遍地的尘埃。逃亡者不顾一切地朝望楼跑去。雨愈下愈大，一如碎银四溅的飞瀑，屋檐开始哗哗啦啦地向人行道上泻水。为了保持那件深色外衣的应有整洁，他侧身闪进了剧院旁边的一家咖啡馆。两个男人见他进门，就站起身来：逃亡者从二人的目光和他们迅速插入胸口的手，推断出他们是来送他下地狱的。他本能地去掏手枪，结果扑空的手在腰间索索发抖：他把枪忘在公共浴场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辆救护车呼啸而来。他纵身一跃，从疾驰的车前穿过街去，惊恐万状地跑向剧院。救护车在他身后戛然刹住，挡住了那两个把手插进胸口的行刑队员。他们愣了一下，然后拔腿追去。

三

……最后，乐师们奏响了弹簧似的乐器。在狩猎进行曲的悠扬乐曲声中，猎手的弥撒庄严结束。接下来是沉寂，是我在望楼听惯的可怕沉寂（当电话局的接线员爬到和望楼一般高的绿色绝缘柱子时，我几乎把他当成了死亡天使）。短暂的沉寂之后是铮铮弹拨之声，很像一种儿童玩具发出的声音：两个玩具娃娃，由两根平行的、运动方向相反的轴承连接，一上一下，不断地用小锤敲打一个大锤……此后是断断续续的华尔兹、锣鼓、小号、长号（和我第一次领圣餐时在教堂管风琴旁的金色天使嘴里看到过的十分相像）。这一段很短，只需要几分钟时间。然后是所有观众的掌声和灯光——所有灯光。剧院有五扇门，我必须选择其中一扇：池座后面有三扇，但挨在一起，所以只能算一个出口；另外两扇门面向花园，事实上也只是一个出口。他们肯定等在门口，嘴上衔着烟，手里握着枪，严阵以待。必须混

在人群之中，用人群遮掩自己的躯体。然而人群是游动的、松散的，不可能成为万无一失的屏障。人们将迅速散去；围狐皮的女人将迅速离去；她旁边的男人将独自穿过花园（想躲在他身后也是白费），消失在黑暗之中；前面这位，尽管有一令人恶心的粉刺脖子，也是孑然一人，会匆匆而行；还有左边直喘粗气的那位、不停地摇晃两膝的那位以及愁眉紧锁的那对情侣……都将各走各的路，留下我在雨后漫长而又滑不唧溜的花岗岩台阶上躲躲闪闪……孑然一身，没有枪，像个活靶子；那两人有的是时间：从胸口掏出手枪，瞄准，然后扣动扳机，倾泻出所有子弹。呵，那人的眼神、倒下时的嚎叫声以及他那令人肉麻的粉刺脖子（跟眼前这根一模一样，只不过这根离得更近），几乎就在我打开保险的枪口……！门外两个，那天也曾和我一起观赏过这样的脖子……呵，不要去看它，不要看它！“打开保险，”大高个说（他是个老手，干这种事从来都不慌不忙；事成之后指指前面说：“向前开，只管向前开”；“超过去，超过卡车”；“向左，现在向左”；“钻隧道，快钻隧道”；“小心……”）。他一贯所向无敌，从未畏惧过警察的围追堵截）。眼下他正在门口恭候，等待着掌声响起来，灯光亮起来……两只眼睛注视着这三扇门（其实是一个出口），或者紧盯着那两扇门，或者站在某一拐角监视着两边的出口。“打开保险！”掌

声响起来。灯光亮起来，看门人像洗扑克牌似地拉开红色窗帘……阴暗的红色包厢（肉色的锦缎座椅、洋红色的丝绒栏绳、深红色的地毯）像房子，像卧室，像高雅的床铺：躺在地上，躲在黑暗之中，脸贴着尘土、贴着钉子；椅子是我的天花板、我的屋檐、我的红瓦房——父亲的裁缝店。像一条狗，一条丧家之犬，寻找一个柔软的地方……回到童年时代的棚屋（用断砖、朽木和纸板架起的小天地）和湿漉漉的母鸡一起避雨，到处是滴滴答答的漏洞和散发着霉味儿的潮气，谁叫我都置若罔闻（现在就该这样），享受着自己的孤独和别人因为找不到我而产生的失望……这是断断续续的华尔兹，刺耳的笛声破坏了它的旋律；接下来的将会是号声，长号声……围狐皮的女人捡起了皮包，然后消除了裙子下面的痒痒（以为大家都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乐队）全然不顾这里是公共场所，和教堂一样。她动作很轻，几乎难于觉察，然后直起腰，披好狐皮，就像在教堂里听到主持弥撒的神父喊了声弥撒就此结束。我做着深呼吸，心中平静多了，我终于找到了简单易行、十分简单易行和唯一简单易行的出路：呆在这儿，掌声响起来，灯光亮起来，场内一片混乱：穿衣的穿衣，找人的找人。女士们披上狐皮，亮出了珠宝，互相道别，在一片彼此恭维的欢笑声中挤作一团，然后缓慢地拥向出口。我将趁机躲到包厢里

去，等待最后一个观众离开剧场、看门人检查池座、包厢（看看是否有幸捡到点什么）……最后关上门。那两位准以为我混在观众中溜走了，后悔没有辨认出来……于是他们会到处乱找：咖啡馆、花园的花架下、树后、廊柱间、皮革作坊、请柬印刷厂……或者以为我躲在守灵的黑人中间，他们会直奔望楼，去查看廉价的棺材里装的是谁。他们还会爬上辇望塔，发现屋顶凉台上那只积满尘埃的旧箱子（它是我的过去：文具盒、最初的图纸……）。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我会留在剧院里不走，节目既已结束，又有谁会留在剧院里不走、留在黑暗空旷的剧院里不走呢？五扇大门将相继关闭、上锁，我可以安安静静地躺在包厢的红色地毯上睡觉（包厢里的观众已经纷纷站起身来），蜷缩着，像一条狗。我要一觉睡到天明，睡到明天上午十点，睡到午后。睡觉，重要的是睡觉，然后是新时代的开始。

美妙的谐谑曲之后 是夹杂着铿锵的武器之声的旋风般的尾声：欢乐和自由，节日和舞蹈，雄赳赳的进行曲、欢快的笑声和富于变化、动人心弦的旋律。然而，就在这悠扬的乐曲声中，重又出现了死亡的主题。它回响在胜利之后，再一次被胜利，被

愈来愈强烈的欢呼声所淹没……弦乐器和木管开始沉降，铜管演奏出高亢的曲调。“可以开门了吗？”见售票员气愤地合上了书本、不再理会丝绒窗帘后面所发生的一切，引座员试探地问道。今晚他事事不顺：音乐没有听成且不说，唯一的西服被雨淋湿了，和那女人的好事告吹了（抚摸过她的双手还残留着她的芳香，脉搏里依然跳动着对她的渴望和失望）……等待他的是那间乱七八糟的房间和忧伤无聊的失眠之夜。忧伤是由埃斯特雷亚引起的。他乘兴而去，败兴而归，耳朵里装满了“宗教法庭”之类的名词。她一定供出了什么人，也许是哪个拿她当知己的傻瓜。殊不知婊子毕竟是婊子，垃圾是她们的姓氏。她一定供出了什么人，不然没有必要替自己解脱罪责：“如不就把我关进女牢，如不就把我逐出街区。他们居然过问我跟谁快活……”而我居然没有想到这一点，居然没有觉察到她的言下之意。除了对她的渴望，他什么也没有想……眼下，一想到由于缺少几个臭钱而被她羞辱以至到手的乐事失之交臂，他不禁怒发冲冠。他狠狠地向盛钱的抽屉捶了一拳，然后反复诅咒着她可耻的职业（惟其如此，方泄他心头之恨）。他手里拿着刚刚合上的《贝多芬，伟大的创作时代》，左边竹框中写着国家剧院的工作规则：**各演出单位的售票员必须在演出结束之前检查、清点、核算并交出票房收入，如果发现问题，出**

现差错，应当及时解决。为此，售票员有权在演出结束前半小时关闭票亭。又下雨了，雨点落在附近的树枝上、马路上和花岗岩台阶上，发出沙沙声，同场内的掌声、欢呼声响成了一片。“开门吧，”售票员一边对看门的说，一边拿出钥匙关好票亭。“这个指挥不怎么样：交响曲的时间没有达到四十六分。”他向老太婆的房顶膘了一眼，他必须马上证实死者究竟是不是她。慑于暴风雨就要来临（尽管气象台的预告是几天之后），人们匆匆拥出剧院。剧院的偏门已经关闭，只剩下少数几个爱夸夸其谈的观众仍在前厅的镜子和雕塑间流连……

这时，灯光渐渐熄灭，坐在倒数第二排上的两个人慢慢站立起来，他们穿过空荡荡的池座，来到一个包厢前面，拉开垂帘，朝黑暗的地毯上开了几枪。几个乐师抱着乐器、戴着草帽跑出来张望，以为是奇特的雷电效应（因为就在这时，一声强力而又持久的闷雷正轰轰隆隆地滚过剧院上空）。“又少了一个，”闻讯赶来的警察踢了踢地毯上的尸体说。“还是个用假钞的，”售票员举着那张“闭眼将军”说。“给我，”警察发现那是张好钞后说，“这可是物证。”

1955年2月20日于加拉加斯

时 间 之 战

赵 英 译

这是什么长官？这是什么时间之战的战士？

——洛佩·德·维加^①

^① 洛佩·德·维加（1562—1635），西班牙戏剧家、诗人。

圣雅各^①之路

胡安扛着两个鼓（一个是他自己的，斜挂在左膀；另一个扛在肩上，是他玩扑克牌赢来的），沿着埃斯卡尔达河朝前行走，一艘刚刚泊岸的帆船引起了他的注意：有人正在用一根粗缆绳把它和缆柱拴在一起。午后的小雨淅淅沥沥，轻轻拍打着帽檐之外的鼓面。和一位负责军需的朋友喝了许多啤酒和白酒之后，这会儿他眼前一片朦胧。朋友的马车冒着黑烟，消失在远处路德教^②教堂（如今变成了马棚）附近的濛濛细雨之中。不祥的烟雾笼罩了这艘

① 耶稣十二使徒之一。

② 遵奉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运动领袖马丁·路德思想的新教教会，强调“因信称义”，即在上帝面前称义（不定罪），否定教皇权威。

远航归来的帆船。河边一片凄迷，船帆缀满了铁锈色粗布补丁，索具上沾满了杂物，横桁上长出了苔藓，陈旧的船体上挂满了海带和布条。在这些来自远方的腐杂物质中，有因遇到内河寒冷的淡水而死去的海螺和棘海星，也有被污水染黑的玫瑰和石膏铸币。疲惫不堪的水手们颧骨突出，眼睛下陷，牙齿脱光，好像一群长期受坏血病折磨的病人。他们用力拉着缆绳，使帆船靠岸，木然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似乎压根儿没有看到码头上张灯结彩的酒馆。他们和帆船一样，愁容满面，死气沉沉，仿佛在大海的惊涛骇浪中刚刚诅咒过上苍、亵渎过神灵而今正嗟悔无及、悔恨交加。他们没精打采地卷起绳索，折叠好船帆。突然舱口打开了，人们的脸上顿时愁云荡净，就像太阳从安贝雷斯^①港喷薄而出，使天空豁然明朗。水手们从阴暗的甲板下取出一盆盆盆栽蜜桔，上面结满了金灿灿的小果子。不一会儿，甲板上摆满了果香四溢的盆桔。面对扑鼻的桂皮和胡椒面似的果香，面对挂满了晶莹透亮的果实的一棵棵盆栽果树，胡安不胜惊讶，他放下肩上的鼓，骑坐在上面，观望这些奇迹般的希世珍品，看来人们常说的故事是真的：为了满足心上人的任性和奢侈，公爵就别出心裁地命人从遥远的海岛，神秘的

^① 比利时城市，位于佛兰德。

印度^① 或奥尔莫日的苏丹国弄来稀奇古怪的东西。眼前这些果实累累的小树无疑来自某个受过洗的摩尔人的菜园（他们是这方面的行家，无可非议、无与伦比的行家），经历了惊涛骇浪和海盗侵袭后仍完好无损、生机盎然，将装点某位面如桃花（弗拉门科人的脸上抹了一层莱万特特产——珊瑚粉）的贵妇人府中富丽堂皇的镜子走廊。在这个讲究排场、崇尚时髦的年代里，女人们厌倦了习以为常的东西（哪怕是历来视为佳品的东西），论化妆品，她们张口闭口都是丹麦的最新发明、莫斯科的神油或扑朔迷离的花粉；论吃的，她们言必称印第安火鸡；论宠物，则早已唾弃了亲昵的良种小狗，取而代之以狮身鹰头^② 或其他卷毛小动物（以使用它们的皮毛制作柏柏尔人式的彩色发套）。每当被军需员的烧酒冲昏了头脑，战士们就喋喋不休地对他讲到，冬去春来，公爵之所以迟迟不愿离开安贝雷斯，是因为有一个迷人的声音牵制着他，这个声音在悠扬琴声的伴随下宛如古人所说的美人鱼在引吭高歌。“美人鱼？”从那不勒斯一直随军到这儿的女勤务一边说一边大口大口地喝着白酒（她可是个酒有别肠的饮者），“你们说‘美人鱼’？依我看是她那对勾魂摄魄

① 又称西印度，在此均指美洲。当初，哥伦布以为一直向西航行，用不了多久即可抵达印度，结果错把新发现的美洲当成了印度。

② 一种珍贵的哈巴狗。

的奶子吧！”接下去的话胡安没有听清，因为这时士兵们没有付钱就站起身来拍拍屁股走了，生怕刚才的话被哪位的耳朵听见了传到公爵那儿去。而今他看到少尉正在指挥水手们运送蜜桔树，不禁想起了女勤务和士兵们说的话，感到他们所说的原来都是毋庸置疑的、明摆着的事实。这是一个神奇的下午。军需处的遮篷马车来来去去，装走了盆桔。

突如其来的腹鸣使胡安站起身来，他重新把玩扑克牌赢来的鼓扛在肩上。这会儿，他已经饥肠辘辘，胃口大得能吞下一大盘肚肺杂烩或一团牛蹄。这时，他看到有只尾巴已经糜烂的大老鼠匆匆爬过了缆绳，一个士兵腾出手来抓起一块石头向它瞄准：老鼠上岸后停了停，贼溜溜的眼睛四处张望，一如远道而来的异乡人用目光询问着自己该去的地方。石头从它背上擦过，它摇晃了一下（差点儿掉进河里），旋即一溜烟地跑进了被大火烧毁的路德教讲道的房子（如今成了军用仓库）。胡安大步流星地回到军需员的马车，那里士兵们正围着野性的女勤务挑逗、献媚。他们唱着家乡的下流小曲，满嘴尽是一些处女膜、绿帽子和拉皮条之类的乌七八糟的东西。与此同时，一辆运蜜桔树的遮篷马车从眼前驶过，女人骂了一句，关在路德教教堂里的驴子叫了一声（犹如撒旦魔王的笑声）。士兵们面面相觑，噤若寒蝉。

起初，他以为那是由意大利人常见的腹股沟腺炎引起的，但是后来当他看到已有五个士兵呕吐鲜血时，心里恐惧极了。他们得的既不是腹股沟腺炎，也不是间日疟。他们用蹩脚的法语说着俏皮话，以掩饰核桃串儿似的脓包所造成的痛苦与不安。一位佛兰德的外科医生从未见到过类似病状，但鉴于患者是那不勒斯人而且近来天气潮湿，便推测那是一种瘟疫，一种闻所未闻的可怕的瘟疫。运蜜桔的水手都病倒了，躺在床上，诅咒着拉斯帕尔马斯的倒霉空气：从阿尔及尔赎回的战俘使那儿瘟疫蔓延，成千上万的居民路死街头，就像是被雷电击中后暴死的一般。随着瘟疫在军中蔓延，队伍驻扎的城区鼠多为患。胡安想起了那只未被砸死的秃尾巴老鼠，不禁心中愕然。那是个不祥之兆，如今成群结队的老鼠东窜西跑，糟蹋奶酪，使这一带的居民不得安宁，叫苦连天。每天早上，身穿路德教教服、人称鱼老板的仓库保管员绝望地发现鲱鱼少了一大半，鲱鱼的尾巴不见了，鳊鳎成了骨头，直至有一天看到鳊鳎缸里躺着一只淹死的大肚老鼠（顺便说一句，只有螃蟹和蛤蜊能对付这些来历不明的亚洲饥民似的

老鼠)。它们用锋利的牙齿咬断皮带，啃破马鞍，吃掉圣饼（且预先没有征得随军牧师的同意）。一阵凉风吹来，睡在阁楼上的士兵忍不住索索发抖，然后胸口和脓包针扎火燎似地疼痛不止。他嗷嗷直叫，从床上滚到地下。他想这是上帝对他的惩罚：放弃神圣的职业和赞美上帝的崇高责任而选择了军乐。军乐算什么东西？既无崇高可言，也不属于四科学^①，而是一种类似于村民们寻欢作乐的俗不可耐的桑本巴^②、旋转木偶或劊猪哨。然而就凭这一只鼓、两根棒，他伴随着军号和黄杨木笛走遍了半个世界：从那不勒斯到佛兰德。胡安回想起当初以为自己不是块当牧师或唱赞歌的料而决定学鼓，以便有朝一日去阿尔卡拉正式拜师学艺的经过（接受了前来征兵的上尉的三个八块的里亚尔^③以及女人、美酒和扑克的许诺）。现在他浪迹天涯，方知断命的虚荣心意味着他的神圣母亲的多少眼泪。他经历了三次战斗，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他明知道击鼓是件瞎子点灯白费蜡的事情，但还是拼命地去做。他原以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殊不知死神竟等在这儿，在这间凄惻阴暗的阁楼里。绿色玻璃窗外是闹夜的小伙子，他们点着火把，敲着鼓（这些弗拉门科人身上流着啤

① 指中世纪的四学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

② 用土制乐器奏出的音乐。

③ 西班牙货币单位。

酒，总也敲不到点子上)。胡安呻吟着，祈求上帝怜悯他，不要让他死于瘟疫。突然，胸口的灼热和脓包的疼痛消失了，他感到浑身发寒，便穿着鞋子和衣躺到了床上。他盖上毯子，盖上羽绒被，蒙住脑袋(他恨不能盖上安贝雷斯的所有毛毯和被子)，以求驱散寒冷，就像老所罗门^①从少女身上寻找温暖，多多益善。闻声赶来的鱼老板见他抖成这样，便惊叫着跑下爬满是老鼠的楼梯，嚷嚷着这是买卖圣职、亵渎教皇铅玺的后果。胡安迷迷糊糊地看到外科医生在他退色的短裤下摸着腹股沟，然后合上药箱(药箱很旧，但里面货色不少)扬长而去。不一会儿，阿尔巴公爵飘然光临。

他孑然一身，没有卫兵，身穿黑色服装，皱褶领勒得紧紧的，华发初现的脑袋像是装上去的，和白色大理石喷泉上的雕塑一模一样。胡安用吃奶的力气挣扎着站起身来，以一个军人应有的姿势面对公爵，不想公爵跳过床去，纡尊降贵地坐到一条要安放着几个陶瓶的板凳上。陶瓶散发着醇厚的杜松子酒香，使整个阁楼香气袭人，恰似香熏的犹太住宅。他颤抖着，牙齿像击响板似的捉对磕碰着，使窗外传来的号声和嘈杂声显得更加含混不清。阿尔巴公爵皱着眉头(就像火烧路德教教士那样)，从披

① 所罗门(公元前十世纪)，大卫之子，犹太王国国王。

肩下取出三个桔子，像个杂耍演员，熟练而又迅疾地用两只手来回抛接桔子。胡安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把戏，他瞅着一脑袋罗马式鬟发的公爵，想恭维几句（譬如说他像西班牙雄狮、罗马的赫耳枯勒斯^①或法国骑士），然而他欲言却止。一阵暴雨袭来，劈里啪啦地击打着摇摇欲坠的房顶，北边的窗户被风吹开，气流熄灭了油灯。胡安见公爵把桔子藏进草帽兜里，又从身上掏出几只皱皮皱囊的青蛙，狂笑着，顶风猫腰，匆匆出了阁楼，像一条擦地而过的蟒蛇。这时，一位袒胸露臂、裸着屁股的女人骑着琴颈从阁楼飞过。二人随风而去……胡安精神恍惚，恐怖万状，正欲离开这风雨飘摇、令人窒息的阁楼，但见窗外风清月朗，一片恬静，高悬的银河以一年来前所未有的光明，照耀着广阔无垠的天穹。

三

取道法国的朝圣者身披圣洁的贝饰披肩，腰挎盛着清澈泉水的葫芦，瘦骨嶙峋的双手各执一根拐杖，毛边草帽的帽檐开始脱落，草鞋上的哞叽裤子已经破烂，然而他没有踏进巴黎酒馆的细砖地面（以便尽早抵达克卢尼修道院）。他一丝一毫也没有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赫刺克勒斯在罗马神话中的名称。

偏离圣雅各之路，他每天早早起床上路，以期在奉告祈祷的晚钟敲响时投宿某一圣屋。就这样，胡安日行夜息，婉言谢绝了不少崇拜者的挽留，渴了喝一口泉水，累了找一块石板躺一躺，拖着病病恹恹的躯体，冒着雨，从佛兰德来到塞纳河畔。第二天一早，他又行色匆匆地告别巴黎，向龙塞斯瓦列斯山口进发。他归心似箭，他渴望回到故乡。在图尔，他遇到了两个德国朝圣者，双方语言不通，只能用手势比比划划，嗣后在普瓦蒂埃的圣西拉里奥医院又与其他二十个朝圣者邂逅，于是他们一行二十多人，浩浩荡荡地进入了辽阔的原野，刚刚告别收割后的麦田，展现在眼前的则已是等待秋收的葡萄。虽然时值夏季，但早熟葡萄已经成熟。迟落的太阳在愈来愈茂密的松林上缓慢移过。在这日长夜短的日子里，葡萄藤四处蔓延，把枝叶伸到了马路。午间休息的时间愈来愈长，树荫下，朝圣者呼吸着花草飘香的空气。唱起了动人的歌谣。法国人唱的是他们为圣雅各而放弃的种种凡间乐事，德国人唱的是令人费解的德国民谣（确切地说，除了“圣雅各之路”和“神圣的上帝”，什么也听不清，）来自佛兰德的朝圣者唱的是胡安改编的颂歌：

基督的战士，
高唱着神圣的祷词，

旨在拯救一切生灵，

不管他是男是女、命运何如！

途中不断有朝圣者加入他们的队伍，三十、四十、五十、六十，直至超过了八十。众人缓缓而行，来到巴荣纳，找个医院消灭了虱子，杀死了跳蚤，治愈了被尘土损坏的眼睛。长疥疮的和残肢的人们充塞了医院大院，他们争先恐后地用池水洗净糜烂的伤口。有一位身患瘰癧（连法国国王的触摸也无济于事），更是苦不堪言。另一位受疝气折磨，长着阿马斯托尔^①似的阴部，正艰难地骑坐在一条板凳上长吁短叹。胡安是少数不需要任何治疗的和帮助的朝圣者之一。烈日炎炎的葡萄园使他流了很多汗，汗水神奇地洗刷了他身上的不适；尔后松脂和略带海腥的清风又解除了他的呼吸困难。到了巴荣纳，被饥渴难熬的同行们视为圣水的一汪池水冲刷了他身上的尘埃和汗臭。而今他精神爽朗，一个人悄悄溜出医院去结果一瓶阿杜尔河美酒（几个星期来他还是第一次洗澡，为了不使自己感冒得病，他有权喝酒去寒）。当他跌跌撞撞回到医院时（为了慢慢享受醇厚的香味儿，他是倚在前庭的廊柱后面喝完那瓶

① 葡萄牙诗人卡蒙斯名著《卢齐塔尼亚人之歌》中的风暴巨人。

美酒的)，夜幕早已降临，天空不再明朗（日月星辰照耀着圣雅各之路！），身染瘟疫的恐惧之夜所显示的璀璨星群不见了（它曾使他感到自己罪孽深重并指引他踏上朝圣之路以实现他许下的诺言：亲吻耶路撒冷捆绑大使徒^①的绳索）。如今，他干干净净，且酒已落肚，体力得到了恢复，身上的虱子和跳蚤已经明显减少，不禁想到那天的恐惧和昏乱可能是瘟疫的缘故，那天的恶梦和幻觉又可能是昏眩所致。一个被肿瘤吃掉了半张脸孔的长者躺在他身边不住地呻吟着。他的心为之一动，对自己说还愿就还愿吧。他庆幸自己将平平安安地到达目的地；而别人却依然带着各自的伤病，直至将信将疑地钻过克卢尼修道院的拱廊。胡安怡然自得地回忆起丰满、温柔的安贝雷斯姑娘，她们格外喜欢瘦小得像山羊似的西班牙人。在她们面团似的怀抱里，他们被解开胸甲，然后进入角色……

从此以后，胡安挂在拐杖钩上的葫芦里装满了美酒。

① 指圣约翰兄长圣雅各（因弟兄二人都是使徒，故圣雅各有大使徒之称），传说他是西班牙的保护神，曾在西班牙传道。被罗马人杀头后，西班牙人将他的尸首偷回西班牙安葬。

四

朝圣者离开法国，进入西班牙，适逢布尔戈斯^①集市，到处是喧闹的人群和琳琅满目的商品。煎水果、烤肉、欧芹煮肚肺和扑鼻的蒜香使他放慢了去大教堂的脚步。一位老态龙钟的瘪嘴老太婆在两座高塔之间的拱门下慷慨地邀请他品尝自己的手艺。吃罢炒菜，老太太从驴背上取来了酒囊，此酒价廉物美，回味无穷。酒足饭饱后，巨大的风车吸引了他，从风车到杂技团再到小书摊，一本图文并茂、令人发指的小册子又使他留连忘返，情不自禁。这是个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故事，说的是魔王撒旦使一个阿卢塞马斯^②妇女怀孕并丢脸地生出了一窝猪崽。书摊附近，有位“无痛拔牙”的江湖医生正在用一块红色的粗呢替患者擦血，助手在一旁用锤子击鼓，震耳欲聋的鼓声掩盖了患者的嗷嗷叫声。另一些游方郎中则正在用奇谈怪论替病人治病：把波兰肥皂说成是高效冻疮膏、万能仙根汁或龙血霜。然后又又是烟熏火燎的油煎食品、粗俗刺耳的笛声，戴礼帽、穿坎肩的小狗，基督徒似地竖起前脚为可怜

① 西班牙城市。

② 大西洋岛名（西属）。

的残疾人沿街乞讨，以及赶集人熙来攘往的喧闹。疲惫不堪的朝圣者在几个卖唱的盲人前站了下来。盲人们刚刚唱完林莽之王雄狮、食人鳄鱼和美洲女妖的令人毛骨悚然的鬼怪故事：

——一位欧洲绅士，
高价买下妖女，
启程返回故里；
途中船停马耳他，
然后取道希腊，
来到君士坦丁堡；
特拉西奥^① 轰动了，
人们奔走相告。
女妖不思饮食，
从此日渐消瘦，
最后抱恨死去。

合唱：

女妖终于死去，
女妖本性恶毒；
但愿所有妖魔，

^① 小亚细亚西北部古城。

都是这般下场。

不想施舍的观众悄悄转身溜走了，盲人们于是就迁怒女妖。然而狡滑的吝啬鬼们没走多远便隐入了另一群盲人的包围圈，无可奈何地看他们拙劣的木偶表演——摩尔人乔装打扮潜入昆卡^①。胡安逃离了沉湎于美洲女妖的盲人后，不知不觉地被人带到了遥远的秘鲁王国：征服者皮萨罗^②在豪哈^③登陆。这些盲人嗓音宏亮，领头的用又硬又长的指甲弹拨着六弦琴为同伴伴奏。罗曼乐^④最后唱道（与此同时，有人正在旁边替难产的妇女祈祷）：

——家家户户都有庭院，
镶金嵌银好不奢华，
只因那里盛产金银，
金币银币俯拾即是。
庭院四角植树四棵：
第一棵产石鸡，
第二棵产火鸡，

① 西班牙地名。

② 弗朗西斯科·皮萨罗（1475—1541），西班牙殖民者，1530年在秘鲁登陆并最终征服印加王国。

③ 秘鲁小岛。

④ 西班牙古代歌谣，以叙事为主，至今仍有流传。

第三棵产兔子，
第四棵结葡萄。
每棵树下有地窖，
地窖里面是金矿，
大多布隆，小多布隆。^①
筐筐皆是金多布隆。^②

末了才是大家关心的事情。盲人装腔作势地清清喉咙，然后提高嗓门，大声唱道：

——骑士们，听我言；
穷乡绅，跟我来；
好消息，消息好，
诸位朋友仔细听：
要想发财去印度^③，
白银铺地金作床。
今年财路犹其广，
十艘王船出塞港^④。

.....

① 西班牙古金币。

② 十六世纪，美洲“黄金国”的故事在西班牙广为流传。

③ 指美洲，下同。

④ 西班牙沿海城市塞维利亚。

狡黠吝啬的观众纷纷离去，身后传来了盲人们绝望的骂声。胡安被人群裹挟着进了一条小巷，一个自称刚从印度回来的骗子声嘶力竭、煞有介事地向过往行人兜售两条所谓的库斯科^①巨蜥（肚子里塞满了稻草）。那人手上托着一只火鸡，肩上扛着一只猴子，嘴里衔着一个粉红色螺号，螺号吹响后，一个黑奴从箱子里钻出来。他活像宗教剧里的魔鬼，开始彬彬有礼地向观众兜售残缺不全的珍珠项链、能治头疼的魔石和来自波托希^②的小羊驼毛织品、仿金箔耳环及其他稀奇古怪的小玩艺儿。黑人的脸上有几道刀疤，他笑了笑，锋利的牙齿格外洁白整齐。突然，他放下手中的东西，操起铃鼓，跳起了疯狂的扭屁股舞。他的舞蹈吸引了众多观众，连摆摊卖煮肚肺的老太婆也放下手中的勺子跑来一睹为快。就在这时，老天变了脸，噼噼啪啪地下起雨来。人们东逃西窜，跑到屋檐下避雨去了；演木偶戏的牵着木偶钻进了帐篷；盲人们手忙脚乱地捡起了拐杖；生猪崽的女人成了纸浆。胡安进了一家客店，里面尽是赌徒和酒鬼；黑人掏出手帕替猴子擦去雨水，懈怠的火鸡在木桶里昏昏欲睡；印度佬^③一边喝酒一边滔滔不绝地向胡安吹起牛来。起初胡安和大家一

① 印第安古城，位于安第斯山脉。

② 位于今玻利维亚境内。

③ 指去过美洲的人，下同。

样，对印度佬的故事将信将疑，但听着听着，就不禁信以为真了。女妖、魔鬼、死于君士坦丁堡（而且是抱恨而死）、豪哈岛（被翻了个底朝天）、幸运的隆戈雷斯·德·森特拉姆和高尔加斯上尉发现了藏金子的地窖（或者可以说是金矿）以及秘鲁的黄金、波托希的白银、贡萨罗·皮萨罗^①的金盔（此人还给自己心爱的坐骑换上了金蹄），凡此种种，或许都不是天方夜谭。国王陛下的船队满载而归（财宝如此丰富，塞维利亚的会计简直都来不及统计），是类似传闻的最好见证。然而，几杯酒落肚，印度佬又开始夸夸其谈，说什么有一眼永葆青春泉，最不中用的耄耋老人只消在泉水里泡一泡，就会立即返老还童：白发变青丝，皱纹荡无存，浑身是青春，简直可以使一船女神兵^②怀胎受孕。匪夷所思的还有佛罗里达的琥珀及另一位皮萨罗^③在一个古老的港口发现的巨人雕像、巨人颅骨、足有三个手指大小的巨人牙齿和一只被鳄鱼吞食的巨人耳朵。此外，令人神往的豪哈岛有个姐妹岛，那里遍地都是黄金，理发师的脸盆是金的，炒菜锅和碗是金的，马车的车顶是金的，就连烛台也是金的。“莫非岛上的所有

① 贡萨罗·皮萨罗(1502—1548)，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之弟。

② 指传说中的女人国士兵。

③ 指埃尔南多·皮萨罗(1508—1578)，弗朗西斯科·皮萨罗和贡萨罗·皮萨罗之弟。

居民都会炼金术?!”朝圣者惊讶地嚷道。印度佬又要了杯酒，继续沉湎于海阔天空的雄辩高谈，他说在印度，由于金子比比皆是，垂手可得，人们无须为发财而挖空心思。譬如有那么一位埃斯特拉马杜拉人，站在一个不大不小的金坑里，面对无须冶炼、浑然天成的金子，不知如何是好。又譬如，面对船运车载、源源不绝的金条、金块、金粉、金器和金首饰，莫里埃诺、拉伊蒙里和阿维塞达等著名科学家纷纷放弃了苦思冥想以及对神秘的水银、神奇的点金石、历法、黄铜和锌的研究。

当印度佬起身回房间时，夜幕早已降临，酒精凝固了他的舌头。黑人抱着疲倦的猴子和熟睡的火鸡，钻进了街角的草垛。胡安拄着拐杖，晃晃悠悠、跌跌撞撞地朝住处走去（那里，一位姑娘正焦急地期待着和他同床共枕——条件是允许她亲吻他披肩上开始脱落的贝壳）。

今晚的天空阴云密布，星辰不再照耀圣雅各之路。

五

而今，只要别人愿听，他便逢人即说他来自那个从未到过的地方。那里供奉着圣雅各以及捆绑过他的绳索、砍下他脑袋的斧头。

为继续行动自如，且夜可投宿修道院，日有黑麦片、白菜汤充饥，他依然保持着那副扮相，保存着那件披肩、那个葫芦（尽管里面装满了白酒）。法兰西早已被远远地抛在了后头，于是行程迢迢，心旌摇摇，王城的酒囊使他留连，王国的美酒佳酿更使他步履艰难。出了王城，他发现人们脸上少了一点欢乐和恬然，多了点惆怅和焦灼，他们很少关心世界风云的变幻甚至不屑于佛兰德的局势，而只注意来自塞维利亚的消息。远涉重洋的游子是否安康、做铁匠的舅舅在卡塔赫纳^① 生意是否兴隆、弃家出走的丈夫银子是否花完，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有的村庄人们举家西迁，出现了东村萧森、西村疏落的景象；有的地方上自官员下至石匠，乡绅和仆从及马，匆匆启程，广场上摆满了即将远航的行李。村村寨寨万户萧疏^②，而驿站码头却人多为患，人们纷纷向新大陆迁徙。渐渐地，胡安忘记了自己的初衷。他去了交易所，用披肩上的扇贝壳换取了番红花，还像个掉队的演员似的穿戴上了幕间剧小丑的衣裳、比斯开^③ 裤子、彼拉多^④ 袍和他并不喜欢的阿卡狄^⑤

① 今哥伦比亚城市。

② 据西班牙有关史书记载，当时（十六世纪中叶）的移民浪潮使西班牙本土人口减少了五分之一左右。

③ 西班牙少数民族。

④ 指庞修斯·彼拉多。

⑤ 东罗马第一位皇帝。

草帽（令人迁思意大利喜剧中的多情牧人）。尔后他这儿弄双袜子，那儿搞件斗篷，最后还讨价还价地用披肩换取了估衣店老板的一双鞋子，竟把自己打扮得衣冠楚楚，没有一点儿昔日朝圣者的影子，和意大利戎装在身的他更是判若两人。他感兴趣的不是兵站，因为印度佬对他说过，科尔特斯^①式的兵临城下、大军进占已非最佳办法。而今最需要灵敏的嗅觉、机智的头脑、过人的聪颖，最要不得的是理会王家的文牒、书生的劝诱、教士的告诫，因为在那里，就连宗教裁判所也只是摆摆样子的，而对如此众多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他们早已无所适从，根本管不了那么多。那里最繁忙的是忏悔牧师。从一开始起，教会就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区分左道邪说、惩治违誓教徒上，而是如何用火盆加小瓷杯煮巧克力茶。何况哪儿没有路德教徒和犹太教徒？！而宗教裁判所的先生们不还是照样高枕无忧地睡大觉？！更何况哪个黑人不在其散发着撒旦魔王脚踏臭的木雕前击鼓跳舞？！而教士们不还是耸耸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吃他们烘烤的面包？！真正令教会谈虎色变的是那些违禁书刊。至于受了洗礼但心里依然装着乌

① 埃尔南·科尔特斯（1485—1547），西班牙征服者，因打败强盛的阿兹台克王朝（后称新西班牙或墨西哥）而闻名于世。

七八糟的偶像崇拜的黑人和印第安人，教会只能网开三面，顺其自然，因为矿山比福音书更需要他们，就像火焰需要干枯的葡萄藤一样。凭经验，印度佬建议他去找一个塞维利亚商人，此人的家里摆满了草垫，人们等待他打通关节，从圣卢卡尔码头搭乘新西班牙的船只去新大陆。胡安用胡安·德·安贝雷斯的名字在交易所的花名册上登了记（然而他没有忘记还愿以后他必须返回佛兰德）。在他前面的是个叫豪尔赫的黑人，他来自塔拉戈纳，原先是塔拉戈纳大主教的奴仆；在他后面的是位饶舌的主儿，他一再申明自己皈依天主，出身清白，既没有叛徒的父亲，也没有因为异教徒而被烧死的祖父。同一页花名册上，紧接着饶舌者，还有一位王后陛下的皮鞋匠、一位名叫哈科梅·德·卡斯蒂永的日内瓦商人、几位唱诗班领班、两位火药商、达里安圣母马利亚教区牧师及其随从弗朗西斯基略、一位正骨师、几位僧侣、几位学士、三名新教徒和一个肤色黝黑的路西亚。说到肤色，胡安离开战争的迷宫后已经大开眼界：人与人竟如此不同。且不说煤炭、焦油或者茄子似的黑人，即便是巴拉贡贝^①、几内亚和扎拉夫^②的混血女人以及那些跟随他们回宫议事的主

① 古巴地名。

② 叙利亚地名。

子而来西班牙的印第安人，也足以使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危地马拉的唱诗班领班一人就随身带来了三个油橄榄似的印第安侍从，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正准备乘船返回新大陆。这三个印第安人狭小的额头上缠着绣花绑带，身上披着色彩斑斓的毛毯（毛毯中央开口，套在脖子上，很像斗篷），项链的坠子是十字架（天知道他们心里装着什么魔鬼）。他们的语言（与其说是语言，倒不如说是哑巴嚷嚷）令基督徒费解。此外，身穿白色短裤的是来自新西班牙尤卡坦地区的印第安人。来自内陆的印第安人脑袋既圆又大，嘴唇厚得出奇，头发又密又短，全然是另一副模样。在无数印第安人中间，有八位墨西哥人^①，他们是梅迪纳西多尼亚市府的乐师（技艺高超）曾在萨拉曼卡^②为费利佩亲王和堂娜玛利亚^③的历史性会见吹奏过笛子。总而言之，这里到处是挂着玻璃珠项链、羽毛饰、穿着奇装异服的黑人和印第安人及其他形形色色、熙熙攘攘的人群（其中甚至不乏阿尔及尔太监和脸上带着烙印的摩尔女人）。胡安·德·安贝雷斯被眼前的一切弄得晕头转向，几乎都来不及表示惊讶。除此而外，这儿是繁忙的

① 即阿兹台克人。

② 西班牙地名。

③ 玛利亚（1516—1558），英王亨利八世之女，1554年与西班牙费利佩第二结婚，后被遗弃。

码头、不夜的赌场、名目繁多的食品、五花八门的酒馆，美酒佳肴应有尽有，美女舞伴任挑任选；水手们咀嚼着其名不详的黄叶，唾沫变黄了，满嘴都是甘草味或香醋味或香料味或什么味道都不是的、难以名状的味儿。

在海上飘泊了无数天之后，胡安·德·安贝雷斯终于安全抵达了墨西哥，然而他没有上岸，因为新西班牙需要的是身强力壮的劳力以支援被法国海盗抢劫一空的农庄和接替大量死亡的印第安矿工。胡安听到这个消息时大失所望，但转而一想，这是上帝对他的惩罚（因为他变了卦，没有去坎波斯特拉^①还愿），正在绝望之时，不想竟奇迹般地看到了他在布尔戈斯集市上认识的那位印度佬。印度佬安慰他说，到了新大陆，就由不得印第安议会^②了。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胡安顿时踏实多了，在甲板上敲起鼓来。与此同时，厨房里的屠夫们在船底舱杀猪宰牛，受惊的牲口四处乱窜。为了忘掉已经变质的淡水散发出来的腐臭，胡安自得其乐地玩着水枪、追逐牲口，或者在哪条狗尾巴上捆上一根木棒，甚至蒙上眼睛寻找即将下锅的公鸡（以便活生生地用马

① 传说中的圣雅各遗体埋葬地。

② 十六世纪西班牙建立的处理美洲事务的常设机构。

刀剃下它的脑袋)。最后是没完没了的抢分^①和摸大^②，于是一些人的钱进了另一些人的腰包，直至一些人中暑倒下，另一些人饥不择食吞下了老鼠啃过的饼干，更多的人呕得直不起腰，死了一个人，有只黑鸚鵡^③产下了两只小鸚鵡，眼看饥肠辘辘、头晕目眩的人们再也忍受不了跳蚤、虱子和恶臭的折磨；有天上午，辮望台上终于传来了振奋人心的欢呼声：前面就是哈瓦那圣克里斯托巴尔码头！该到了，漫长的航行早已使胡安丧失了发财的信心，尽管他从跃出海面的飞鱼身上隐隐约约地看到了美洲女妖和豪哈宝岛的影子。

现在好了，他看到了高耸的钟楼和密密麻麻的城市建筑。胡安抓起棒来，敲响了那年冬天队伍开进安贝雷斯惩罚异教徒时的鼓声。

六

然而这儿尽是流言蜚语、阴谋诡计、恩恩怨怨和信来信往。拢共只有七八条坑坑洼洼、黑猪横行、垃圾成堆的臭不可闻的街道。每次新西班牙的船队路过这里，就会有一大堆彼此中伤的信函与奏章。炎

① 一种牌戏，以积分多少论输赢。

② 一种以摸牌大小论输赢的简单牌戏。

③ 指黑女人。

热毁坏了人们的情绪，潮湿使一切化为乌有，蚊蚋在脚指甲里产卵，贪婪和小恩小惠（由于根本不存在什么大买卖）腐蚀了灵魂。文人墨客忘记了先贤的教诲、健康活泼的牧歌和净化心灵的圣歌，而一味地沉溺于欺世盗名、争权夺利的笔墨官司。与此同时，连篇累牍的奏折是总督控告王家官吏贪赃枉法，主教揭发政府官员伤风败俗，检察官指责主教野心勃勃（因为一心想得到宗教裁判所所长的肥缺，所以在托莱多^①红衣大主教面前混淆视听）。会计师告发司库营私舞弊，司库（和市长沆瀣一气）反噬会计师心术不正。这是张交叉缠绕、梳理不清的网，突破口总是弱者和初来乍到的人。他们给这个定罪，说他买了黑人巫师的烟草（后者将被解往卡塔赫纳接受鞭笞）；给那位判刑，罪名是不可告人的勾当；此外，被指控的还有擅自动用王家金条的信使、放荡不羁的唱诗班领班、酗酒闹事的炮兵和鸡奸者执杖人。理发师是这一倒霉链条的最后一环（只因他信口开河，说前总督夫人堂娜比奥兰特是个老狐狸精，和她众多的奴仆有染）。

这就是地狱似的圣克里斯托巴尔，大街小巷充塞了散发着猪油和石貂味儿的印第安人和黑人。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王国，生活比猪狗不如。呵，印度！

① 西班牙城名。

印度！……

只有当墨西哥（或者说是新西班牙）来人的时候，胡安·德·安贝雷斯的脸上才绽出一丝笑容。他（回想起自己曾经是一名战士）使出浑身解数从来自委拉克鲁斯^①的肉贩子那里偷来一扇涂着辣椒粉或胭脂红的排骨，或者和别人合伙撬门偷几筐棘鬣鱼或池鱼。几个月来由于缺乏美味佳肴，胡安一个劲儿地吃番茄、香蕉和仙人掌果，落泊的时候（问题是他常常落泊）则只好拿香烟和甘蔗充饥。每次大陆的船队打这里经过，这里便是欢乐的节日：其丑无比的黑女人（这儿缺乏女人！）可陪伴他们在木板围隔的舞场和臭虫出没的行军床上度过销魂的夜晚。他总是敲着鼓到码头迎接船队（尽量使自己的鼓声同附近做圣事的桑巴沙球的节奏吻合起来），微薄的报酬都送到了总督大人一位亲戚的酒馆里去了。酒馆在一家面包铺旁边，生意非常兴隆，每天下午都要进几大桶劣质红葡萄酒。

这儿既见不到里巴维亚^②酒也见不到卡萨利亚酒^③，更不用说王城美酒了。这儿的酒又酸又涩而且很贵。

这儿的一切都在腐烂，连同衣服和枪械武器，文

① 墨西哥港口城市。

②③ 西班牙酒乡。

件上长出了麻菇，发臭的死牲口被兀鹫啄得满地狼藉（到处是肠子，就像五月节十字架上的花带）。

这儿有一种被称作鲨鱼的琼斯鲸，谁要是不慎掉下海去，就会被它吞食。

这儿的蜘蛛是有护胸盾大，这儿的毒蛇长达八拃，这儿的巨蜥，这儿的……

总而言之，每当胡安酒疯发作，就免不了要破口大骂那个婊子养的印度佬。他怂恿胡安到这儿来，把这儿说得天堂一般，而事实恰恰相反：这块贫瘠土地上的一点点金子早已塞进了个别人的指甲缝里。他诅咒这儿的贫穷，诅咒这儿的炎热。他的皮肉被烤焦了，季肋部肿大了，身上长满了沙粒似的红疙瘩，脾气愈来愈暴躁。有一天夜里，他喝醉了，同玩骰子的日内瓦人哈科梅·德·卡斯蒂永吵起架来，结果给了对方一刀，使之当场倒在了灌肠店的热锅上，鲜血直流。胡安以为那人已经死了，顿时惊慌失措；几个黑女人裸着背、提着裙子从房间里跑出来，看到有人倒在血泊之中，便狂呼乱叫起来。胡安夺门而逃，见店外栅栏旁拴着一匹马，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解开缰绳，翻身上马，一溜烟跑到城外，然后沿着船厂方向的马路向远处隐隐约约的棕榈林骑去。平时天气晴朗，从城里可以望见被棕榈覆盖的屏障似的山脉，那儿将是胡安逃避惩罚的唯一去处。

胡安马不停蹄地跑了好几天，道路愈来愈糟，马蹄铁已经掉光。过了最后几片蔗田，右前方出现了形似卧狗的巍峨起伏的山岭。顺着一条飞瀑般的小溪（溪水夹杂着种子、烂果，滞水潭里长满了杯芋，小鱼儿摇着尾巴逆水而游）。逃亡者向开着紫花的树林缓缓攀登。一棵大树（可能是病树）长出了毒瘤似的蚁巢，上面纷纷扬扬爬满了白蚁。有些灌木被洋葱似的皮状物所覆盖，有些灌木则成了大老鼠打洞的遮蔽物。胡安把马拴在一棵吉贝树下，自己艰难地向山顶爬去。

他爬上山顶，越过荆棘丛生的山坡。胡安脚下平躺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海面上没有泡沫，巨浪撞击着怪石嶙峋的海岸，发出了闷雷似的巨响。傍晚时分，胡安来到一片蛤蜊海滩。踩着那儿的死鳐、刺海胆和海螺壳，呼吸着略带盐味儿的空气，他想起了圣卢卡尔，想起了安贝雷斯，于是眼睛湿润了，含着泪花。不久，耳边响起了鱼村的犬吠声。他顺着吠声来到一片椰林，突然有人在身后大喝一声：

“我是加尔文教徒^①！”

胡安回头看时，一个大胡子正用火枪顶着他的

① 加尔文教是十六世纪中叶由法国宗教改革运动领袖加尔文创立的。其学说与路德相似。由于他使日内瓦变成政教合一的神秘共和国，也有人称他为日内瓦教皇。加尔文教敌视农民和城市平民教派。

脊背。

“我杀过人！”胡安用咄咄逼人的口吻回答对方，以便使自己和罪孽深重的挑衅者处在同一天平之上。

大胡子放下武器，迟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叫了一声“戈罗蒙”。一个满脸刀疤的黑人从树上应声跳下，差点儿落在胡安身上。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草帽罩在脸上，脑袋被装进了毡袋，胡安被他们牵着朝前走去……

七

大胡子拍桌子摔板凳地诅咒着梅嫩德斯·德·阿维莱斯^①，口口声声要为被杀害的六百多名佛罗里达加尔文教徒报仇雪恨（戈罗蒙在一旁替他磨刀）。这位加尔文教徒和朋友雷内·德·兰多尼雷幸免于难后带着三十个人逃离了佛罗里达。在追赶新西班牙船队时众人失散，因此他只好孤军作战。为了侮辱眼前这位天主教徒，他一味地用宿命论等异端邪说亵渎正统教义，并细致入微地描绘新教徒如何被断头、截肢，如何被锯掉脖子、被斧头劈开脊梁（就像肉铺里的牲口）。胡安反感地低着头，他认

^① 西班牙驻佛罗里达总督。

为大胡子的侮辱和恐吓太过分了，要知道他也是个受害者，而且对加尔文教徒并没有敌意。有位加尔文教徒被他们一剑劈去了脑袋和左肩，“另一只胳膊在地上乱抓一气，没有脑袋的脖子像酒浆直冒的皮囊”，大胡子愤怒地、喋喋不休地诉说着人们的暴行，以便激起对方的反感、从而命令戈罗蒙送他下地狱。然而胡安·德·安贝雷斯不但没有反驳还击，而且摆出一副同情的样子（他在佛兰德亲眼目睹了许多妇女被活埋、上百名路德教徒被活活烧死的惨状，并亲手替刽子手们搬运过木柴、把女新教徒推下土坑）。今天下午，面对生与死的抉择，胡安改变了态度。他惧怕这个世界，在这儿，犁头被视为了不起的发明，麦穗是罕物，骡马是奇迹，葡萄、橄榄比珠宝珍贵，连皮革作坊也是新鲜事物；与此同时，教会对黑人的左道邪说、土生白人的阿雷伊托^①以及教士的淫邪纵欲生活不闻不问（他们把印第安女人带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传教，九个月后魔鬼就还给他们一个“爸爸”^②）。然而旧世界却教派纷争、干戈不息。他不知道争斗是否必要。难道旧教和新教、光明和黑暗必须决出雌雄？但他祈求阿尔巴公爵派兵来烧死大胡子，否则魔鬼就要在这里作乱并领导这

① 印第安土著的民间舞蹈。

② 原文为拉丁文。

场旨在推翻天主的勇士——费利佩国王的战斗。

如今他落入了穷寇之手。大胡子是穷寇，因为他信奉的新教太新了，居然忘记了洗礼。戈罗蒙是穷寇，因为他不堪甘蔗园主的残酷，逃跑了（其他奴隶被猎犬抓住后统统运到了拍卖市场）。他自己也是穷寇，因为人所共知的原因——杀了人而且揭发了主教（说他把圣体神龛高价出售给了大教堂）。

以后是日复一日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两个黑女人和他形影不离，以满足他各种需要。年长的叫堂娜曼婷加，有一对硕大的乳房，脸上有八条刀疤；小的叫堂娜约拉法，撅着屁股，头发很稀疏。她们讲的是不同的语言，所以干活的时候（譬如用树枝把鱼串在一起，或者把野猪肉和鹿肉放到印第安人的房顶上晾晒）从不说话。

日复一日，昨天和今天一样，今天和明天相同。树木从不掉叶，影子是观察季节和时间移易的唯一尺度。每当夜幕降临，无所事事的人们便蜷缩在各自的栅栏内抽闷烟，脸上布满了愁云。在这儿，人人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人人都在心里怀念着什么，憎恨着什么、渴望着什么。只有黑女人是例外，她们唱着歌，具有田园牧歌情调的歌声随着袅袅炊烟飘向平静如镜的海面。胡安·德·安贝雷斯摘掉草帽，面对大海，在心里大声默诵着天主经和教义，以表明他继续相信赎罪、相信肉体的复活和灵魂的永恒。

加尔文教徒在远处低声吟诵着他的日内瓦圣经。有个犹太人正在赤身裸体的堂娜约拉法和堂娜曼婷加面前怪声怪气地背诵大卫的圣诗：

仁慈怜悯的耶和华，
有限的愤怒，
无限的宽恕……

月亮升起来了，狗们跑出栅栏，坐在沙滩上嗥叫。海浪轻轻地拍打着岸边的礁石。做完祷告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打扑克。犹太人指责加尔文教徒偷牌，于是几个人拳来脚去，打作一团（还绝望地呼叫着无动于衷的黑女人，命令她们去取来刀枪），直至言归于好，各人抖掉耳内的沙粒，继续赌贝壳（因为没有钱）。

八

无数个月后，胡安得了忧郁症。堂娜约拉法和堂娜曼婷加不住地用芭蕉叶替他拂去从附近热带丛林飞来的蚊子。用松明灯捕鱼的印第安人给他送来了他爱吃的石洞鱼。安贝雷斯的鼓手用骨头烟嘴抽着烟，不禁愁肠百结、思绪万千。他怀念过去的时光：他们敲着鼓，举着旗，吹奏军号和笛子，浩浩荡荡地开进城去，临街的绿色心形透雕门窗相继打

开，身穿绣花衬衣、胸脯丰满的妇女探出身来，仿佛在用乳房欢迎他们的光临。意大利、卡斯蒂利亚、佛兰德的女人都是如此。然而，在这儿，只有散发着焦味儿的、酒囊似的黑女人（居然也叫女人，肌肉比男人还坚硬）。和这些黑女人在一起，他憋得慌（他怎么对她们说他是阿尔卡拉^①的大学生，曾经周游世界？）。她们只知道敲打野蛮的手鼓、哼哼单调的小曲，或者摇着铃鼓、和着戈罗蒙唱几首古怪的歌谣。大学生胡安向山坡愀然走去，身后跟着一大群狗。他对大胡子和犹太人说他上过大学，学过四科学，对音乐有很深造诣，会弹奏竖琴、提琴和风琴，熟谙各种乐器的调音、配器及伴奏技巧。由于海滩上没有风琴和提琴，他只好用语言描述这些高深的学问，并且学着意大利人、法国人或者眼下西班牙宫廷时髦的样子边哼边唱。唱《克拉罗公爵》和《瞧我如何哭泣》是他的拿手好戏。鉴于他知识渊博，人们不能不对他刮目相看了。

然而，事实上他出身卑微，父亲当过侍从（尽管是个有骨气的侍从）。因为从祖上留下来的房子可以看到圣伊尔德芬索皇家大学，胡安家祖辈都仰慕这所读书人的圣殿。但是风云变幻，世事沧桑，昔日平静的学府沸腾了……至于他如何当了士兵，则

① 西班牙城市。

完全是为了效忠国王（因为效忠国王也是胡安家祖传的宿愿：他家的家谱不知怎的，竟上溯到了查理大帝）。显赫的家史是胡安在加尔文教徒的蛤蜊、腌海龟和烤肉王国的唯一安慰。他需要酒，他恍恍惚惚，眼前出现了酒馆及摆满石鸡、雏鸡、火鸡、羊腿、大块大块的乳酪、调味汁、白面包和阿尔卡里亚蜂蜜的酒桌。

诚然，胡安不是唯一的忧郁症患者（事实上只有刚刚逃脱猎犬利齿的黑人和印第安人才生活得十分知足：尽情行乐，不断繁衍）。犹太人怀念着犹太国宁静的生活、隆重的婚礼，怀念着人们恭听智者的讲演（全然忘却了受人斯凌、充满血泪的历史）。只要一闭上眼睛，他就能看见犹太国的狭窄街道和街道两边的灯笼作坊、腰刀作坊，及出售千层饼、核桃面包、香橡果脯的面包店。勤劳的父母都有教会子女一两门手艺的义务和传统（与此同时，犹太孩子都必须学习犹太法典）。因此，和他们的祖先摩西、伊萨克、马纳西以及拉比一样，他们长大后都学有所成、身有所长，不是制秤匠，就是贝雕师、画师、银匠或者泥水匠。为了几个钱，犹太哭丧妇替死去的基督徒高唱哀歌，货栈和商行里响彻算盘珠奏出的美妙音乐……犹太人怀念犹太国，大胡子怀念着巴黎，他自称生在巴黎，而实际上他的故乡是鲁昂教区。在巴黎他只呆过八天，当时他作为见习水手

而服务于一个叫沙特莱的人，在巴黎看到过小丑在华丽的大桥上演戏，见识了绞刑架，还品尝了马格达莱纳和穆拉酒馆的美酒。在他眼里，巴黎是无与伦比的。相形之下，这个野兽出没、骗子成群、贫穷不堪（不但金子没有看到，就连麦穗也十分罕见）的世界简直就是地狱。他梦想金发女郎，渴望沸腾的苹果酒和燃烧的葡萄藤上滴油的肥鹅。胡安捂着季胁部，责怪戈罗蒙说得太多。大家都是苦命人，戈罗蒙的命又比大家惨。他属于挨烙铁的家族，古国的印象早已模糊不清。他只知道他的故乡在一条奔腾的大河岸边，房子是用土坯砌成的，顶上盖着茅草。他父亲常常头插翎，在白马铁蹄蹂躏过的茅房边徘徊叹息（令人迁思节日期间塞维利亚大街上的梅迪纳西多尼亚人）。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各人有各人的思念，各人有各人的梦想。他们一个个哭丧着脸，四周是横行的螃蟹，椰子壳在它们的爪子下滚动，从紫花树上掉下来的小果子被碾得稀烂。由于果子长得像熟透的葡萄，人们想起了记忆中的佳酿，于是散发着木薯面和玉米酒味儿的嘴巴口水直流。就这样，怀旧使他们品味到了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美味佳肴，直至有一天大雨倾盆、洪水泛滥。

于是蚊子成灾，胡安暴跳如雷，用手掌没命地拍打着自己的脸。一天早上，他在索索颤抖中醒来，

发现自己染上了疟疾，面孔蜡黄、心口灼热难熬。堂娜约拉法和堂娜曼婷加从山上拔来草药（只说是森林之主的恩赐）。在这个无法无天的世界里，除了认命，别无他法，即便是魔鬼的施舍，他也只好乖乖地接受。喝罢汤药，胡安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吊床边出现了坎波斯特拉大教堂高耸入云的钟塔；兀鹫展开了不祥的翅膀，恰似一枚枚随风飘动的黑十字架；神圣的门廊连接着圣雅各之路——洁白如银，一如天使的桌布。胡安看看自己，仿佛是另一个人了，另一个他可以拉开距离加以观察的人。他看看自己孑然一身，披着贝壳饰披肩、拄着拐杖（拐杖触到了灰色的路沿），孤零零地向大教堂走去。但是，大教堂的门关着，他欲进不能，叫门也没有人来开。胡安·罗梅洛^①双膝跪下，祈祷，叹息，抚摩神圣的门板，然后趴在地上，就像是中了邪，不停地哀求着放他进去。“圣雅各！”他悲叹着，“呵，圣雅各！”

令人窒息的海水使胡安从梦中惊醒，然而，他嘴里仍不断地央求船队（别人看到的只是一块浮在海里的烂木头）把他带走。见他哭得如此伤心，戈罗蒙只得用藤条连同吊床把他捆起来，使他断了气似的不能动弹。第二天上午他睁开眼睛，看到栅栏

^① 罗梅洛在西班牙语中有朝圣者之意。

外一片喧闹：一艘被百慕大风暴撕烂了风帆的帆船随风飘到了海滩附近的礁石岛上，声嘶力竭的水手们在请求人们的帮助。戈罗蒙和大胡子把独木舟推到海里，犹太人搬来了木桨。

九

那天早晨，特伊德山^①的巨大影子宛如一片蓝色的云雾。大胡子，像个天主教徒，对众人许下诺言：一到达目的地就出示由国王签发的、允许他这位布尔戈人进入西印度的证件。他知道他飘泊的历史即将结束而且大加那列岛和英国及佛兰德保持着贸易往来，因此那里常常有许多加尔文教徒和路德教徒出没，而地方当局只管做生意，从不过问商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所以他将轻而易举地从那儿逃往法国。他看了胡安一眼，胡安会心地点了点头。一想到等待他们的是朝思暮想的肉片炒扁豆、乳酪加泡菜，他们就欣喜若狂，然而被伟大侍从的儿子抛弃在海边栅栏内的两位堂娜却从此失去了依靠（曾几何时，她们俨然成了高贵的夫人，凌驾于其他黑奴之上）。

胡安感到自己的体力在逐渐恢复，一想到船队

① 位于西属加那列群岛。

将最终把他带回圣卢卡尔，归心似箭的他不禁精神抖擞。圣卢卡尔有他朝圣者胡安的草鞋和拐杖（就因为圣卢卡尔有他的草鞋和拐杖，就因为他没有去还愿，他才漂泊至今），然而他想，在经历了无数个月的漂泊流浪（他想起了巴约纳医院的洗澡水），他不再是原先的胡安，而应该是印度佬胡安了。突然，船尾传来了水手们的喧闹，他以为目的地到了，就跟着大胡子前去观望。事情原来并不可乐：水手们正在教训一个“新教徒”。他们将“新教徒”绊倒，抓住他的后颈让他跪在地上。他们早就注意上他了，后来从厨师嘴里证实了他的身份（因为他在帮厨时经常偷着死面面包），今天星期六又见他一早起来换上了干净衣服。他们强迫他念天主经，叫他说“万福马利亚”。“念天主经”，他们吼叫着，还用脚踢他屁股。犹太人惊慌失措，不住地哀求讨饶。突然，他挨了一鞭子，于是就嘟嘟囔囔地念起了并不属于天主经和万福马利亚的大卫圣诗：

仁慈怜悯的耶和華，
有限的憤怒，
无限的寬恕……

没等他念几句，愤怒的人们就抡起拳头向他扑去。人们追逐着，怒吼着，乱作一团。不一会儿，犹太人

就被他们带上了镣铐并被一棍子敲掉了门牙。忽然，人们把愤怒转移到了大胡子身上。他们把他逼到船舷上，说他是路德教海盗。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他反抗着，并且扬言要去印度会议控告他们。船长见状后犹豫起来，最后终于决定把事情暂时搁置，等到了拉斯帕尔马斯^①交由地方处理。他们给假布尔戈人戴上了脚镣，转而用脏水泼醒了鲜血淋漓的犹太人，边拖边骂把他扔进了甲板下阴暗的货舱，然后盖上盖子。他终于明白，昔日摩尔人和异教徒的天下，如今成了天主教勇士的堡垒，残酷的宗教裁判长在神圣的绿色十字架下整船整船地扣押来历不明者和可疑分子。地牢里关满了荷兰老板和英国船长。惊恐万状的戈罗蒙趴在前桅下，脖子挂着一长串玻璃珠，正在用他的语言祈求吾主耶稣保佑，生怕灾难降临到他这个烙着鲜明的奴隶标志的逃犯头上。胡安悄悄地拍拍他的肩膀（仿佛戈罗蒙只是他的一条宠狗），暗示他不要紧张。他知道，在这个非常时期，宗教裁判所没有那么多柴禾供人们焚烧黑人，当务之急是对付过分精通阿拉伯语的博士、头脑灵敏的神学家、新教徒和传播左道邪说及违禁书刊的危险分子。加那列群岛的各个码头都设立了检查站，对过往船队尤其是荷兰商船进行严格检查，以

① 位于加那列群岛。

免《疯狂颂》或《疯子颂》之类的书籍流入新大陆。由于三位一体节在即，印度佬胡安想到了隆重的圣事：犹太人变成了黑色的诅咒，而大胡子却身穿黄色服装（前胸后背绣着圣安德烈的十字架），二人接受祝福后骑上毛驴、举着各自的画像，在众人的簇拥下（有的自远方慕名而来，来参加四十天赦免节庆祝），和其他异教徒、逃犯一起，走向火刑……

十

又逢集市，印度佬胡安在一条死胡同口大声兜售两条塞满了稻草的库斯科巨蜥（事实上是从托莱多的一个放高利贷者手里买来的）。他肩上扛着一只猴子，胳膊上托着一只火鸡，嘴里叼一个粉红色海螺号。螺号吹响后，戈罗蒙从一只肉色木箱里钻了出来。他活像宗教剧里的魔王撒旦，不住地向过往行人兜售残缺不全的珍珠项链、能治头疼的希世魔石和来自波托希的小羊驼毛织品、仿金箔耳环及其他稀奇古怪的小玩艺儿。他脸上有三道刀疤（这是部落的标志），笑一笑，就会露出两排锋利洁白的牙齿。突然，他放下手中的东西，操起铃鼓，跳起了疯狂的扭屁股舞。他的舞蹈吸引了众多的观众，连在圣马利亚拱门下摆摊卖煮肚肺的老太婆也放下手中的勺子跑来一睹为快。由于这时布尔戈斯正在跳

时髦的萨拉班、几内亚和恰科纳^①，许多观众为戈罗蒙拍手叫好，并请求他再来一个，然而，就在这时，天下起雨来，人们东逃西窜跑到屋檐下避雨去了。印度佬胡安进了一家客店，和一个朝圣者不期而遇。那人身披贝壳饰披肩，来自佛兰德，去坎波斯特拉还愿（因为圣雅各保佑他治愈了可怕的瘟病），正极口称赞集市热闹非凡。

印度佬胡安回到圣卢卡尔之后，找回了拐杖和葫芦，并入乡随俗，恢复了以前的习惯。有一天，戈罗蒙弄来了一只猴子和一只火鸡，兴高采烈地对胡安说，只要在集市上卖两天印度“新闻”，就足够他们花天酒地地过上一个星期。戈罗蒙非常渴望尝尝鲜，因此对所有白种女人都垂涎三尺、欲火中烧；相反，胡安一见到撅屁股的黑女人就心慌意乱，难以自制。

这会儿，戈罗蒙正在用手帕替猴子擦去雨水。懒怠的火鸡趴在木桶里打瞌睡。胡安要了一杯酒，开始一边喝一边向另一个胡安介绍新大陆的奇闻轶事。他说有一眼永葆青春泉，最不中用的耄耋老人只消在泉水里泡一泡，就会立即返老还童：白发变青丝，皱纹荡无存，浑身是青春，简直可以使一船女神兵怀胎受孕。还有佛罗里达的琥珀、弗朗西斯

① 十六世纪中叶从新大陆传入西班牙的舞蹈。

科·皮萨罗在一个古老的港口发现的巨人雕像、巨大的印第安人颅骨、足有三个手指大的巨人牙齿和一只被鳄鱼吞食的巨人耳朵……然而喝得微醉的朝圣者胡安对印度佬胡安说，这些故事早就传烂了，所以现在谁也不相信了。不但永葆青春泉早已无人相信，就连盲人们兜售的美洲女妖的罗曼史也已失去了信誉。如今人们感兴趣的是位于奥梅瓜国的金城马诺阿。那儿的金子比新西班牙和秘鲁还要多。此城就在巫医世界波哥大、大自然的伟大创造波托希和马拉尼翁河^①之间，充满了真正闻所未闻的神奇事物：珍珠岛、安乐国以及一位王家海军上将在一次远航中发现的人间天堂（据说他曾写信给费尔南多国王，向他汇报了这个神奇的地方及其乳房似的山丘）。还有，一位把秘密带给了死神的德国人，临死前到过一個奇妙的王国，那儿遍地都是黄金，理发师的洗脸盆是金的，炒菜锅和碗是金、的马车的车顶是金的，就连烛台也是纯金的……这儿的人们缺乏运送金子的箱子……这时，印度佬胡安打断朝圣者胡安的话说，皮萨罗式的兵临城下、大军进占已非最佳办法。而今最需要的是灵敏的嗅觉、机智的头脑、过人的聪颖，但却不能理会王家的文牒、书生的劝诱、教士的告诫，因为在那里，就连宗教裁

① 位于秘鲁和巴西境内。

判所也只是摆摆样子的。面对如此众多的印第安人和黑人，他们早已无所适从，根本管不了那么多。那里最繁忙的是忏悔牧师。从一开始起，教会就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区分左道邪说、惩治违誓教徒上，而是如何用火盆加小瓷杯煮巧克力茶……这里的箱子永远发不了财，真正发财的是那里的箱子，那里的庄园需要劳力，需要医术高明的医生：用印第安人的草药接骨消毒、治病救命。

十一

第二天，朝圣者胡安把披肩上的贝壳饰统统送给了和他共度良宵的姑娘，离开圣雅各之路，直奔塞维利亚而去。印度佬胡安紧随其后，山上的寒流袭来，他着了凉，又咳又喘，苦不堪言。他躺在小床上，颤抖着，对堂娜约拉法和堂娜曼婷加的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他十分怀念她们温暖而又坚硬的皮肉。他仰望着阴云密布的天空，祈求着太阳的光芒，然而得到的却是雨点。大雨哗哗地冲刷着高原的灰石和硫矿石，一群美利奴羊蜷缩在一片水洼地里，蹄子深深地隐入漂白土里。戈罗蒙走在最后面。他戴草帽光脚丫，索索发抖，却用斗篷裹着捣蛋的猴子

和火鸡。在巴利亚多利德^①，迎接他们的是火盆的臭腥味儿（这里刚刚烧死了国王前参事的夫人，罪名是路德教徒们常在她家聚会）。这儿到处是罪人和异教徒的刺鼻的焦尸臭。从荷兰到法国到西班牙，到处是被焚者的哀号、活埋者的悲鸣、婴儿的啼哭和审判、杀头的喧闹。有人说新时代在鲜血和眼泪中诞生；也有人说第六戒律既被打破^②，太阳将失去光明从而变成一团黑色的毛线，国王和王子、富人和穷人、船长和水手、强者和弱者、自由人和奴隶将躲进深山、钻进山洞。然而，出了王城，他们看到的竟是另一番景象。人们很少关心世界的风云变幻，甚至不屑于佛兰德的局势，而只注意来自塞维利亚的消息：远涉重洋的游子是否安康，铁匠的舅舅在卡塔赫纳生意是否兴隆、弃家出走的丈夫银子是否花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有的地方人们举家西迁，出现了东村萧森、西村疏落的景象；有的地方上自达官下至石匠及乡绅、仆从和马，纷纷启程……当第一片桔子林在茄子的紫色、香瓜的铜色和西瓜的绿色条纹的衬托下映入他们眼帘时，印度佬胡安和朝圣者胡安的脚步变得轻快了。他们重又看到了酒馆和白葡萄酒、撅屁股的黑女人和混血女人，重

① 西班牙地名。

② 指新教神父结婚、生育。

又闻到了盐水、焦油和树脂味儿。码头一片繁忙。两位胡安带着戈罗蒙径直来到交易所，见他们在水手的神龛前下跪，连圣母也皱起了眉头。

“让他们去吧，夫人，”塞贝德奥和萨罗梅的儿子圣雅各说。还有上百个城市需要他们这些小丑去投宿，“让他们去吧，让他们到那里去还愿吧。”

魔王的儿子总是很机灵的，他们摇身一变，成了衣衫褴褛的盲人，用巨大的黑草帽遮住尖角，见布尔戈斯不再下雨，就回到集市的街头巷尾，爬上板凳，用肮脏的指甲弹响六弦琴：

骑士们，听我言；
穷绅士；跟我来；
好消息，消息好，
诸位看官听仔细：
要白发财去印度，
白银铺地金作床。
今年财路犹其广：
十艘王船出塞港。

.....

天上银河，星光灿烂。

回 归 种 子

一

“你想怎么样，老头？……”

多少次，从高高的脚手架上传来这个问题，但老头不屑回答，他东瞧瞧西转转，从喉咙里掏出一长串莫名其妙的独白。屋顶卸下来了，覆盖着色彩斑斓、堆满灰浆的旧石场。上面的人用铁镐敲下的石块沿着木凹槽滚滚而下，石灰石膏漫天飞扬。随着一堆堆乱石堞的产生，高墙出现了一个个缺口，于是（秘密被捅破了），椭圆形的或方形的光洁天空从缺口滑入大楼，而大楼的飞檐、花环饰、齿状饰、半圆饰和楼前干蛇皮似的纸带却越过了日渐下降的围墙。

后院耸立着一尊缺鼻子的谷神雕像，她身穿古希腊无袖衫，无袖衫上的墨绿色条纹已经退色。雕

像四周是喷泉下模糊不清的怪面饰。由于阳光突然反常地射进了长满青苔的水池，银灰色的鱼儿在温和的池水里睁大眼睛，打着呵欠，注视那些在晴空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黝黑的黑人缓慢地拆卸着这座百年住宅。老头儿坐在雕像脚下，拐杖触到了胡子。他漫不经心地看着忽上忽下、装满了货物的提桶，没精打采地倾听街上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嘈杂声、可恶的大肚子鸟的鸣叫声和脚手架上滑轮奏响的铮铮铁石之声。

时钟敲了五下。屋檐和脚手架被拆除了，只剩下几副梯子，以便明天拆墙时用。空气变得愈来愈凉爽了，汗臭、诅咒、绳索以及需要加固或上油的轴承的吱嘎声逐渐散去。对于卸了顶的房子而言，黄昏来得尤其匆忙。以往这个时候，排满栏杆饰的屋顶还能给院子反射出一阵子夕阳余辉。但而今房子四周已经被黑暗迅速笼罩。谷神咬紧了嘴唇，大楼有史以来第一次没了百叶窗，门户洞开的房间静静地迎接、拥抱着黑暗。

草地上躺着好几个柱头，使他感到十分扫兴，茛蒪花以其叶子表明它也是植物。一枝爬藤将触须伸到了爱奥尼亚螺状饰柱顶。夜幕降临后，房子离地面更近了，一个门框孤零零地高耸着，变形的铰链牵制着黑暗中东倒西歪的门板。

二

老头儿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面对眼前这片瓦砾的墓地，脸上出现了奇异的表情。

黑白相间的大理石方块摊了一地，石头连蹦带跳地滚到围墙边，堵塞了缺口，胡桃色门板和铰链复了原，螺钉被迅速拧紧。旧石场上的碎瓦在花草丛中还原后纷纷飞向屋顶。楼房造起来了，还是从前模样，又高又大。谷神的脸上少了一点灰色，喷泉下多了几条鱼儿。哗哗的水声唤醒了毛叶秋海棠。

老头儿把钥匙插进大门的锁孔，然后打开所有门窗。他的脚步声回响在空洞的大厅里。他点燃油灯，摇曳的火苗给列祖列宗的画像及走廊上用汤勺和葫芦瓢喝巧克力茶和窃窃私语的服丧者涂上了一层淡淡的黄色。

卡佩雅尼亚斯侯爵堂马尔西亚尔的尸体直挺挺地挺在床上，胸前别满了勋章，前后左右点着四支蜡烛，长长的烛泪煞似老人的胡须。

三

蜡烛恢复了原状，收回了泪花。修女灭掉蜡烛后带着火苗转身离去。烛芯变白了，火星消失了。客

人的马车纷纷离去，淹没在黑暗之中，空荡荡的大院恢复了平静。堂马尔西亚尔的脉搏开始悸动，他睁开了眼睛。

房梁、廊柱在混乱中各就各位，药瓶、银板照片、流苏般的锦缎、床头上的披肩以及伸进窗格子的棕榈叶在黑暗中重现。医生以职业的本能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病人的感觉好多了，他睡了几个小时，一觉醒来看到了阿纳斯塔西奥牧师的黑眼睛、黑眉毛。他的忏悔坦率、详细、冗长、充满了愧疚与悬念，使人感到他言不尽意，意犹未尽。然而，他这朵旱金莲又有什么权力介入他的生活、窃听他的隐私呢？堂马尔西亚尔突然感到自己被移到了大厅中央。

这时，太阳穴不再疼痛，他忽然翻身跃起。躺在金银丝绒绣花床上的裸女伸着懒腰，找来自己的背心与衬裙，然后带着绸缎的窸窣声和香水味儿飘然离去，楼下停着一辆马车，车门关着，布满螺钉的座椅上放着一袋金币。

堂马尔西亚尔感到很不舒服。他一边系领带，一边在靠壁桌的圆镜子里吃惊地望着自己那充血的脸孔。他慢慢地走下楼来，准备替他公开拍卖这幢房子的法官、律师和书记员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已等候他多时了。一切都已变得徒劳，一锤落下，他的财产将被轻易地转移到另一位富豪名下。他向诸位

点了点头，然后目送他们离去。他想到了文字所特有的神奇功效。它们或合或离，合合离离，使天平、契约、誓言、盟邦、遗嘱、宣言、姓氏、名位、时间、地产、森林甚至石头成为粪土或者黄金；它们均源自小小的墨水瓶，却编织出一条条路、一张张网，使人迷惑，使人堕落；它们像一串串绳索，套住了人们的脖子，每当他们听到可怕的自由之声，便会用力勒紧。他的签字背叛了他，使他陷入了没完没了的笔墨官司，因此，肉做的人变成了十足的纸人。

晨曦初露。餐厅的报时钟敲了十八下。

四

丧事持续了好几个月，人们沉浸在愈来愈难以自拔的悲哀与愧怍之中。

起初，找个女人进屋几乎是不无裨益、无可厚非的，但渐渐地喜新厌旧之心占了上风。他对新的肉体的渴望最终发展到了无法自制的、肆无忌惮的地步。直至有天晚上，他逮住女邮递员发泄了一通性欲。此后，他的性欲越来越高，但勃起的时间却越来越短。就在这个时候的某日下午，侯爵夫人从阿尔曼达雷斯河旅行回来。牲口跑得直喘粗气，汗水淋湿了鬃毛，疲惫的后蹄不住地倾侧马车，仿佛

在抗议这赤日炎炎的气候。

黄昏时分，侯爵夫人的浴缸里注满了水。片刻之后，万里晴空乌云密布，大雨哗啦啦溢出了水池。充满野性的黑女人（床底下养了一大群鸽子）自言自语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别相信河流，孩子；别相信流动的绿色！”河水没有一天不在炫耀自己的存在，然而归根结蒂它只是泼在巴黎时装上的一瓢液体。每年这个时候，她都应邀到阿尔曼达雷斯河参加殖民地总督主持的庆祝大会。

来了许多亲戚。来了许多朋友。大厅里明晃晃地出现了蜘蛛。墙上的裂缝弥合了。新钢琴变成了古钢琴。棕榈的年轮减少了。爬藤伸出了最初的触须。谷神的耳朵逐渐变白。房子的柱头完好如新。马尔西亚尔风流倜傥，成天搂着夫人行乐。他不再是风烛残年，鸡皮脱落、愁眉舒展、下巴变得愈来愈光洁和富有弹性，浑身的肌肉恢复了青春的活力。有一天，清新的油漆味儿在家中弥漫开来。

五

那时的羞涩是真诚的羞涩。每天晚上，屏风被悄悄地拉开一角（慢慢地愈开愈大），裙子在暗处脱掉（那是镶着花边的阻碍），最后，侯爵夫人吹灭了蜡烛。他喃喃地，喃喃地诉说；她甜甜地，甜甜地

沉默。

他们去了甘蔗园，乘敞篷车，座椅是闪光的枣红色，面前摆满了盛放食物的银盆漆盘。然而，当他们走进被圣周节的鲜花映红的门厅时，竟发现彼此并不了解。马尔西亚尔请来了民乐团，企图用舞蹈和鼓声消除尴尬、驱散和忘却不习惯的殖民地香水、假发套、笨偶姻水浴和樟脑味儿（衣柜里放满了气味刺鼻的须芒草）。于是，甘蔗酒的香味随晚祷的钟声吹遍了四乡。

兀鹫在低空盘旋，未雨绸缪。最初的雨点又粗又响，很快就被青铜似的干渴瓦片吸干了。在一个漫长的早晨，在慌乱而又长久的拥抱之后，是刺破了机关的茫然。不久，伤口愈合，他们启程回城。侯爵夫人脱掉了行装，换上了结婚礼服，并且按惯例去教堂离了婚，恢复了自由，回到了各自的亲朋中间，在一片铜铁铮铮、银铃叮咛的马车声中分道扬镳。马尔西亚尔重又投入了马利亚·德·拉斯梅尔塞德斯的怀抱，直至有一天两枚戒子被送到首饰店熔化。对于马尔西亚尔来说，这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围墙变成了栅栏，意大利的维纳斯取代了谷神。喷泉上的怪面饰雕塑在晨曦和油灯的映照下光彩夺目。

六

一天晚上，被朋友们留下的烟酒醉得晕头晕脑的马尔西亚尔惊奇地发现家里的时钟在逆转着：5点，4点半，4点，3点半……就像是在做梦，眩晕中乾坤颠倒，天壁成了大地，房子翻了个个儿，倒置的家具悬挂在屋顶上……不过奇异的感觉稍纵即逝，没有在他封闭的脑海里留下痕迹。

然后是盛大的生日晚会。亲朋好友聚集一堂，在舞厅庆祝他小了一岁。他心情舒畅，因为从此以后他的签字将不再具有法律效应，他的行为将不再受到法律的制约。少不更事的小子们为所欲为，尽情地拥抱被法律唾弃的肉体；或者饮酒作乐，从墙上拽下了镶嵌着珍珠的吉他、圣诗集和曲管。有人给演奏蒂马尔牧歌的苏格兰大钟放松了发条，有人将粘在玻璃橱窗上的包铜牛角插进了西班牙阿兰胡埃斯横笛的笛孔。马尔西亚尔加入了嬉闹的行列，他一边与坎波佛罗里多的女孩调情，言归于好，一边用不谐调的和声弹奏特里皮利特拉帕拉^①。后来，他们爬上粉刷一新的阁楼，想起了藏在阁楼上的东西：散发着樟脑味儿的衣服中有一把大使的佩剑，几个

① 加勒比流行舞曲。

橡皮女兵以及褶皱上发霉的披肩和长袍（长袍上的纽扣是包着绵缎的）。黑暗处还有几条苧麻腰带，几套黄色裙撑、几张枯萎的树皮和几朵丝绒花。那件挂着穗的、网兜似的铁匠服是狂欢节的产物，曾激起众人阵阵喝彩。坎波佛罗里多的女孩圆溜溜的粉肩上披着一件棕色披肩。她的一位祖母在决定家族命运的关键时刻曾用它催旺过第二圣芳济会某富翁的欲火。

青年人化了装，回到了舞厅。充当司仪官的马尔西亚尔头戴三角帽，用拐杖在地板上重重敲了三下，宣布舞会正式开始。权作舞伴的母亲们被搂着腰，按照《时尚指南》的要求别别扭扭地跳起时新的舞蹈。马夫和佣人都情不自禁地放下活计，拥在门口看热闹。接下来是老鹰抓小鸡和捉迷藏。马尔西亚尔和坎波佛罗里多的女孩躲在中国屏风后玩耍，他吻了她的脖子；作为回敬，她送给他一块洒了香水的比利时绣花手帕。晚会结束了，女孩走了，海边一片凄迷，男孩子们便兴冲冲地跑到夜总会去凑热闹，看戴大手镯的黑白混血女人跳扭屁股舞或踢踏舞。假如跳瓜拉恰舞^①，他们则从不放过一显身手的机会。因为是狂欢节，卡比尔多阿拉拉三眼乐队在交易所的石榴园中大吹大擂，震耳欲聋的鼓乐

① 加勒比流行舞蹈。

声招引了许多观众。马尔西亚尔和他的朋友们站在板凳上和桌子上欣赏一位两鬓斑白的黑人舞女的挑逗表情和诱人舞姿。她风韵犹存，甚至令人想入非非。

七

当时，家庭律师、公证人堂阿文迪奥是家里的常客。他重重地坐在马尔西亚尔的床头上，还故意让他的铁线子拐杖掉到地上，以便叫醒酣睡的马尔西亚尔。他睁开眼睛，看到了公证人沾满头屑的长衫，他手拿公文，衣袖上油迹斑斑。终于，剩下的只有一笔小小的抚恤金了。这时，马尔西亚尔无可奈何地进入了圣卡洛斯皇家神学院。

在学院里他成绩平平，一有空就去修道士幽禁的地方玩耍。于是成绩益发每况愈下，拉丁文越说越糟，思想愈来愈少，头脑愈来愈空。与此同时，他收藏的蜡像、玩偶却越来越多，还有世界各地的无袖衫、坎肩、皱褶领、假发套，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后，马尔西亚尔按部就班地学习，相信书上所说的一切。自然课是很有趣的，他常常在雕刻有“狮子”、“鸵鸟”、“鲸鱼”、“美洲豹”的铜板前流连忘返。相反，“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培根”、“笛卡儿”的硬邦邦的理论使他厌倦。渐渐地，马尔

西亚尔如释重负地将他们弃置一边。从此，他感到轻松愉快，他又可以只用感觉感知世界了。既然阳光照耀着港口城堡的每一个细节，何必用望远镜去眺望？苹果掉到地上引起的条件反射是牙齿对它的渴望。脚泡在浴缸里就是脚泡在浴缸里，如此而已。他离开神学院的那一天，即是他忘掉书本之时。日晷恢复了它的神奇：光谱即鬼神。甲壳虫就是甲壳虫，其区别仅仅在于有的背上长刺，有的没有。

好几次，他揣着突突心跳去光顾城墙脚下的青楼。在窃窃私语的女人中，有一位脚穿绣花鞋、耳戴罗勒环的使他神魂颠倒。整整一个夏季，她的气味一直萦绕着他，就像隐隐的牙疼。可是有一天，忏悔牧师的责备与愤恨使他翻然醒悟。他痛哭流涕，最后一次坠入地狱的温床，以告别他徘徊多时的街角、人行道和香气袭人的门槛。

而后他生活在神秘的危机之中，身边尽是护身符，圣周节羔羊，瓷鸽，着天蓝色圣服的圣母，金色的纸星星，朝圣者，羽毛天使，驴子，阉牛和使他恶梦缠身的可怕的、没头没脑的、东摇西晃的圣迪奥尼西奥。马尔西亚尔从梦中惊醒后随手抓起了念珠。油灯里的灯芯发出暗淡的光芒，映照着色彩模糊的物件。

八

家具在生长，他愈来愈费劲地趴在餐桌上用餐。大立柜像房子，变得更加宽阔高大。手擎火炬的摩尔人在楼梯平台上不断长高长大。扶手软椅已经高不可攀，巨大的摇椅仿佛在不住地后仰……在大理石浴池里洗澡，他再也不用曲腿了。

有天早上，马尔西亚尔正在读一本放荡的书，突然产生了玩的念头。他把书藏在脸盆底下，从一只结满蜘蛛网的抽屉里取出一个木盒子。盒子里躺着许多铅兵。由于书桌太小，摆不下众多的兵士，马尔西亚尔索性坐到了地板上。他把投弹兵排列成八行，然后是骑马的军官，军官周围是旗兵，压阵的是炮兵，拖着沉重的大炮、大炮刷和点火杆，最后是吹鼓手——高音笛手和大小鼓手。进攻的迫击炮上的弹簧装置可以将玻璃弹打出一米多远。

“轰……轰……轰……”

战骑倒下了，旗兵倒下了，吹鼓手倒下了。老黑人埃利希奥叫了他三回，他才肯去洗手吃饭。

打这以后，马尔西亚尔总爱坐在地上玩耍。他想不出为什么以前没有发现在地上玩耍的好处。你把坐垫上的丝绒弄坏了，汗流浹背的大人们常这么说。有人（譬如公证人堂阿文迪奥）大腹便便，却

不知道大理石的奥妙与冰凉。何况只有坐在地面上，才能有效地观察房间的各个角落、精美的家具、爬行的昆虫、阴暗的旮旯，都是大人们忽视的地方。天一下雨，马尔西亚尔就躲在击弦古钢琴下倾听雷声在钢琴里产生共鸣。在悠扬的延长音中，雷电、管风琴声、松涛的呼啸声和蟋蟀奏响的曼陀林琴，织成一部气势磅礴的交响曲。

九

那天早上，他被关在房间里。他听到家里的人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送来的午餐和平时大不一样，又稀又烂。林荫道边的糖果店里摆放着六个大蛋糕（其中四个是样品，不能吃。只有两个可供礼拜天望完弥撒的人享用）。他翻出明信片来消磨时间，直至嗡嗡声充塞整个房间。他打开百叶窗向外眺望，见嘈杂的人群簇拥着身穿黑色制服的人们，抬着一口装有铜环的木箱子缓缓地走出大厅。他想哭，但正在此时，穿靴子的马车夫梅尔乔尔笑吟吟地走了进来。他们坐在地上下象棋，地板就是棋盘。梅尔乔尔是马，他是王；马按马的跳法，王按王的走法，一逃一追，在地上兜圈子。游戏一直进行到黄昏，殡仪馆的人来了才告结束。

他起床后来到病床前吻了一下病中父亲的手。侯爵感觉好多了，装腔作势地训导儿子。然后是没完没了的“是的，爸爸”和“不是的，爸爸”，就像弥撒中的助手在作毕恭毕敬的回答。马尔西亚尔对侯爵非常尊敬，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却是谁也揣摩不出的。他尊敬他是因为他拥有魁伟的身躯和众多勋章，每当他夜出参加舞会，胸前总是挂满了五颜六色的东西；他尊敬他是因为嫉妒他腰间的佩剑和制服上的金银丝绣；是因为他在圣周节与人打赌，结果一人吃掉了一只核桃、果脯馅儿火鸡；是因为有一次他抱住了打扫卫生的混血女人，并把她弄到了自己的房间（也许是想揍她）。马尔西亚尔躲在窗帘后面偷听房间里的动静，没多久，那女人哭哭啼啼、袒胸露臂地走出房间。奇怪的是她并不憎恨父亲，仿佛很乐意接受父亲的惩罚，因为每次惩罚完毕，她就高高兴兴地回到厨房饱餐一顿残剩的甜点心。

父亲是可怕的、至高无上的。对马尔西亚尔来说，他是上帝的上帝，因为他的存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然而，他更喜欢天上的上帝，因为天上的上帝从不找他的麻烦。

十

当家具又升高、长大了一圈的时候，马尔西亚尔比谁都更清楚床下、柜下、雕花立橱下诱人的秘密：生活中没有了马车夫梅尔乔尔，也就没有了欢乐。无论上帝、父亲还是主持宗教仪式的主教，都不能取代梅尔乔尔。

梅尔乔尔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他的祖辈是战败的亲王。他的国度到处是大象、河马、猛虎和长颈鹿。那儿的人不像堂阿文迪奥，他们从不在文件成堆的黑暗房间里工作。他们赖以生存的本钱是他们比动物聪明。他们中有人善于从明净的水塘里捕捉鳄鱼，把它同烤熟的十二只大雁穿在一起。梅尔乔尔唱的歌很好学，因为歌词没有含义（至少对他而言是这样的），而且颇多重复。他常常去厨房偷糖果，然后趁着夜色从偏门悄悄溜掉。有一次，他用石块攻击国民卫队后淹没在阿马尔古拉街逃之夭夭了。

雨天，他脱下靴子把它们放在灶前烘烤。马尔西亚尔多么希望自己也有一双大脚，穿上类似的靴子。左靴叫卡拉姆平，右靴叫卡拉姆板。他两个指头往两片厚嘴唇里一放，最难驯服的马也会乖乖地

听他的号令。此人虽然身穿丝绒制服，脚踩马靴，头戴礼帽，却懂得大理石的秘密，经常把大厅里残剩的水果和糕点藏在家具下面，马尔西亚尔和梅尔乔尔的共同秘密叫“乌里，乌里，乌拉”。那是他们保存糖果和杏仁的地方。每当他们提到这个地方，就会会心地哈哈大笑。他们探察了家里上上下下的每一个角落，于是发现了地窖。地窖在马厩下面，周围是女佣的房间。地窖里存放着一大堆荷兰玻璃瓶，其中一只红色的玻璃瓶更装着十二只积满尘埃、掉了翅膀的蝴蝶。

当马尔西亚尔养成了破坏东西的习惯时，他不再需要梅尔乔尔，常常一个人与狗作伴。家里养了好几条狗，一条是虎皮大狗，一条是奶子垂地的小哈巴狗，老态龙钟、没有意思的是条猎兔狗，长毛狗季节性地遭到其他狗们的追逐（每当这类情景发生，女佣们就不得不将它关押起来）。

马尔西亚尔最喜欢的狗叫卡内罗。它很调皮，常常叼起别人的鞋子在家里走来走去，或者在玫瑰园里乱跳乱蹦，它身上不是被炭染黑了就是滚了一身红土。它还偷吃别人的食物，或莫名其妙地呜呜怪叫，把偷来的骨头藏到喷泉下。它不时地偷吃刚下的鸡蛋，然后用力把母鸡拱上天去。所有的人都用脚踢它，唯独马尔西亚尔视若宝贝。每当有人想把它弄走，扔得远远的，他就会忧伤得病，于是卡内

罗总是凯旋而归，得意地摇晃尾巴，恢复其名誉地位。因为再也没有哪条狗像它这么机敏和不知疲倦了。

卡内罗和梅尔乔尔在同一个地方撒尿，譬如大厅里的波斯地毯。眼见乌云似的斑迹越来越大，卡内罗挨鞭子了。其实鞭子并不像大人们想象的那么疼，但卡内罗趁机撒娇，以汪汪的叫声换取人们的同情。车篷里的斗鸡眼见状后一边骂主人“野蛮”，一边忍不住油然而生的恻隐之心，赏给卡内罗一块馅饼，事情了结后，马尔西亚尔眯着眼笑。他们一起吃泥土，一起在地上打滚，一起喝喷泉里的水，然后趴在罗勒树下乘凉、闻树香。天热时，潮湿的采石场里挤满了动物：大肚子灰鹅、癞头老公鸡、“乌里，乌拉”直哼哼的红脖子巨蜥、没有配偶的响尾蛇和睡在玳瑁壳里的老鼠。有一天，卡内罗指着采石场对马尔西亚尔说：

“汪，汪。”

它这么说。它获得了自由，可它还想获得更多。

十一

饥渴，炎热，寒冷，疼痛。马尔西亚尔刚刚感觉到现实存在的基本状态，还没来得及回味，就失

去了光明。他不知道他姓甚名谁。洗礼收回了，味觉、嗅觉、听觉和视觉随之消失。他的双手抚摩着温柔的形态。他是可感的，他有感觉。宇宙在他的四面八方。他闭上眼睛，眼前是流动的液体，他回到了热乎乎的地方，湿润、漆黑、柔软、一片沉寂。它，当它感到他回归自身的时候，恢复了生命的悸动。

时间过得真快，一如分牌手手中的扑克。

小鸟湿润了羽毛，回到了蛋壳。小鱼变成了鱼卵，把鱼鳞留在了池底。棕榈卷起了叶子，像收拢的纸扇在土地里慢慢消失。树根收回了树叶，大地吸吮进所有属于自己的东西，雷电在走廊里轰鸣，羚羊皮手套长出了羊毛，毯子变成了毛线，回到了远方食草的羊身。衣柜、立橱、床、十字架、桌子、百叶窗在黑暗中飞出门去，回到了森林。所有钉子、螺帽纷纷脱落。一艘双桅帆船（不知泊在哪里），突然起锚向意大利驶去，载走了铺地用和建造喷泉的大理石。收藏的武器以及门上的铰链、锁、钥匙、铜器皿和栓马环等等，统统熔化后，一股脑儿流回大地。一切都在变形，回到了初始的形态。泥土回到了泥土，住宅变成了荒地。

十二

当工人们回来拆房时，一切都已恢复原状。有人搬走了谷神，并把它卖给了一位收藏家。他们向工会申诉，回到镇广场的板凳上就侃起大山来了。于是，有人想起了这段人们早已淡忘的历史，还添油加醋地说某年五月某下午，卡佩亚尼亚侯爵夫人在阿尔曼达雷斯河的海芋丛中溺水淹死了。然而又有谁能相信他说的一切。因为太阳总是由东向西运行，时针也还从左到右地转圈（转得慢一点是因为有人闲得没事儿干），把一切统统导向死亡。

仿佛是在黑夜

他走着，仿佛是在黑夜……

——《伊利亚特》第一唱。

大海在昏暗的海峡变绿。辘望台上传来的螺号声宣告亚加门侬王派来的五十艘黑色帆船已经进港。在打谷场的马粪堆里等待了许多天的人们，用早已准备好的滚木从围墙高筑的城堡往船上运麦子。由于我们一时性急且缺乏经验，帆船底部触到了沙滩搁了浅。水手们费了好大劲才把它们拖回海里。为此我们和他们发生了争执，他们不住地用撑杆把我们支开。看热闹的小孩充塞了海滩，他们爬上帆船，在水手们的腿缝里钻来钻去，偷吃他们藏在板凳下的核桃自不待说，还妨碍大伙儿干活。潮汐的浪花在叫骂声中飞溅，混乱的局面使高贵的人

们没有机会对船队的到来表示欢迎。我原以为船队会给这一切带来欢乐和隆重的气氛，没想到结果这么糟，所以就一个人溜出海滩，骑坐在那棵无花果树上，两腿夹紧树干（因为在我看来，树干具有某种难以名状的女人味儿）。

潮汐退落，船队上了岸，太阳翻过了高山。由于一夜没睡觉，加上和内地来的新兵喝了许多酒，我感到十分疲惫。然而明天拂晓我们就要起航。眼看人们正提着水罐、酒囊和篮子往船上运吃的，我浑身一热，武士的自豪感油然而生。食油、美酒和麦粉（尤其是麦粉，将用来烤制饼干）不久就要沿着神圣的航道，陪伴我们夺取陌生的海港。麦子是我们亲手收割的，而今将为我们所用。让他们搬去吧，我不愿带着肌肉的劳累奔赴前线。不错，我有一身令庄稼汉羡慕的肌肉。在他们眼里，这身肌肉最适合干地里的活，一如强健的马牛。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他们如何晓得远方海岛的树荫下关押着香气袭人的美女？他们如何晓得特洛伊城的宽阔街道不久就会成为我们的领地？米塞那斯王派来的信使说，普里阿摩斯^①太狂妄，胆敢藐视我们的强大，怂恿刁民抗贡。而对特洛伊的无礼挑衅，我们义愤填膺。当听说海伦被抢走时，无敌的长发民族更加震怒了。我

① 特洛伊末代王。

们摩拳擦掌，刀出鞘，箭上弦，发誓要夺回海伦。国王的使臣向我们描述了海伦的绝色美貌、惊鸿翩翩，及她落难后经历的种种悲惨遭遇。当天下午，村庄沸腾了，人们大瓢大瓢地喝酒，直至五十艘战船浩浩荡荡地驶进港口。于是妇女们从山上搬来柴禾，铁匠铺子又忙碌起来。巨大的战船在海滩边排列成行，我们整装待发。船桅在甲板上昂首挺立，宛如男人勃起的阳具。望着这些结构坚固（这儿的人对此一无所知）的船只，我不禁联想起浪尖里流星般的飞鱼。我将随之而去，去创造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事业。我，皮匠的儿子，阉割师的孙子，将有幸参与这千古伟业——进攻特洛伊，救出海伦。我将在伟人的指挥下，用我的勇气和力量去战斗，夺取胜利，获得财富、荣耀与幸福。我深深地呼吸着来自橄榄树林的清风，心想为正义和荣誉而战，即便死了，也是值得的。然而，敌人的长矛刺穿我胸膛的念头，使我不寒而栗，我想到了老母的悲痛，想到了另一个人的悲哀（她的悲哀也许更大，因为她是家庭未来的主妇）。我拖着沉重的脚步，沿着牧人的小路，回到村里。有三只小羊在一棵百里香旁嬉闹。海滩上，还有人在往船上装载小麦。

二

弹起了六弦琴，敲起了陶响板。战船就要出港，人们欢呼雀跃。加利亚尔达号的水手们在甲板上唱歌跳舞，港口洋溢着新婚般的欢乐气氛，歌声、乐曲声此起彼伏。然后，重又是食油、美酒和麦粉。监察官的印第安奴仆船上船下风风火火地来回奔跑，以便早日返回他们遥远的故乡。港口马路上，随船牧师赶着两头牲口姗姗走来。牲口是帮他驮旧风琴的。当海军官兵们和我相遇时，又是拥抱又是寒暄，欢声笑语吸引了许多女人，她们纷纷打开窗户，探出头来。伟大的事业把我们召集到一起，远大的目标足以令面包师、牧羊人和热衷于在女人中间兜售荷兰服装和修女织物的商人们大惊失色。在广场上，先遣队迎着太阳吹响了号角，嘹亮的佛利亚^①响彻云霄。布尔戈大鼓震耳欲聋，手摇唧筒张开了血盆大口。

我父亲闷闷不乐地呆在他的皮革店里缝制马镫皮带，默默等待着分别时刻的到来。一看到我进屋，他便站起来拥抱我，目光忧伤，也许他想起了我儿时的朋友、在特拉哥港死于印第安人箭下的卡尔瓦

^① 西班牙民间乐曲。

利略。然而他知道，谁也阻挡不了征服西印度的浪潮，尽管事实上，就像许多机敏的人所说的那样，这是一桩疯狂的交易，得利的是极少数。曾几何时，父亲让我懂得了手艺人的尊严和实惠（并不逊色于冒险的买卖）。是啊，父亲的手艺参加过宗教游行，保证了全家的温饱和粮仓的充实。可是，远征的狂热在城乡蔓延，而我又缺乏冷静的理智。于是有一天父亲无可奈何地把我带到母亲的房间。我最怕见我母亲，母亲的眼泪使我痛苦万分。我注了册，而且行期在即，母亲含着眼泪为我祈求圣母保佑，保佑我早日平安归来。她情愿为此付出一切，只要我远离肮脏的女人交易。在她看来，那些肌肉丰满的假伊甸园裸女是魔鬼引诱不慎的基督徒上钩的诱饵。最后，见我决心已定，她老人家用颤抖的声音问我战船是否安全，船长是否可靠。我夸张地告诉她加利亚尔达是艘牢不可破的帆船；它的船长是一位航海能手，是航海家努尼奥·加西亚的同学。为了解除她的痛苦，我滔滔不绝地描述了新世界的财富，对她说那儿的巨兽指甲和魔石能消灾避难。治病驱邪。那里有一座纯金铸造的城市，叫奥梅瓜斯，要横穿这座城市，最有脚力的人也要走两天一夜。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除非我们在途中发现了有待征服的新财源。母亲摇摇头说，这些都是印度佬的牛皮和谎言。于是她讲到了食人的女魔、百慕大的风暴

和带毒的长矛。鉴于这种情形，我灵机一动，对她说，把众多可怜无知的罪人变成基督徒是个崇高的使命。成千上万从未见过十字架的灵魂将由我们这些基督的使徒去驯化。我们既是上帝的使徒，也是国王的战士，有责任使印第安人接受洗礼，接受保护，摆脱野蛮和迷信，认识人类的文明和富甲欧洲的帝国的伟大、强盛与幸福。听到这里，母亲依依不舍地嘱咐我晚上睡觉时务必穿上她亲手缝制的袜套。这时，教堂的钟声响了，她找出非隆重时节不穿的绣花披肩，拉着我向教堂走去。然而，一路上我发现父母因为我应征入伍脸上增添了不少的光彩。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恭恭敬敬地向人们鞠躬行礼，因为他们有一位体魄强健的儿子加入了伟大而又正义的远征队伍。港口，人们在继续往船上装小麦。

三

我叫她未婚妻，尽管谁也不知道我们的秘密。当我看到她父亲在港口忙碌，就料定她一个人在家。我穿过沉闷的码头，顶风踏浪，沿着被硝土染绿的金属索链，朝海港尽头门窗紧闭的那户人家走去。我刚刚敲响绿色的门环，大门就吱嘎一声打开了。带着海风，我旋即走进屋去。因为有雾，屋里亮着灯。

我未婚妻坐在我身边的一张旧式绣花扶手软椅上，把头倚在我的肩上，两只眼睛苦涩而茫然。我不敢直视她的目光，就默默地环顾家里的一切。一件件熟悉的东西而今变得莫名其妙，使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了星盘，指南针、风向标，或者悬挂在梁上的飞鱼标本，安放在壁炉上的墨卡托^①和奥尔特鲁斯的信札，甚而大熊星座、小熊星座，大犬座、小犬座以及人马座分布的复杂的天文图像。未婚妻的声音随着挤进门缝的风声响了起来，她问我准备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由于话题不是直接针对两人关系的，我嘘了一口气，对她说有几位神父和修道士将和我们一道旅行，还说这些人十分崇高伟大，为了他们我不惜以法国国王的名义去征服更多的土地，我向她描绘了汹涌澎湃的科尔贝尔河，大河两边长满了郁郁葱葱的百年古树和银色苔藓，滚滚的红色河水仰望着天鹅羽毛般洁白的苍穹……我们带足了半年的粮食，美女号和情人号将满载着小麦起航西行，以完成征服从墨西哥湾到希沙瓦的辽阔热带雨林的伟大使命，给那儿的民族送去文明的火种。我本以为未婚妻在全神贯注地听我说话，没想到她突然腾地站到我的面前，对我说，虽然教堂的钟声敲了一早上，但这并不说明我们的事业有半点儿价值。

① 墨卡托（1512—1594），德国数学家。

昨晚她一边读蒙泰涅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关于美洲和航海的章节），一边不住地流泪，把眼睛都哭红了。于是，她了解到西班牙人是如何用坐骑和古炮冒充上帝、征服美洲的。她气愤极了，指着生性多疑的波尔多人^①的作品念道：“我们利用印第安人的愚昧无知，把我们固有的麻木不仁、贪婪吝啬强加在他们头上”。这位脖子上挂着金十字架的虔诚、纯洁的信徒，完全成了此书作者的俘虏，过于仁慈地认为新大陆的野蛮人没有洗礼的必要，因为在他们未被发现前的漫长岁月中，他们一直活得挺好。我并不责怪她的偏激，因为我把她的愤怒归咎于我将要强加于她的等待。为了发财，我迫不及待地要离她而去。这难道还不够残忍吗？即便如此，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全然无视我的勇气，我的胆略和我为光耀门楣而不惜去远征、去杀死个把印第安人、去争取国王的赏赐的冒险精神。没有战争就没有荣耀，没有流血牺牲就不能布道、不能传播我们神圣的信仰。有时她出于嫉妒，把我们即将途经的圣多明各说成是“下流女人的乐园”。尽管她非常天真，但却清楚地知道远征殖民地的女人是什么货色（她们成群结队地被押上船去，狂笑着，说着不堪入耳的话语）。有人（也许是她家的女佣）对她说，男人是经

^① 指蒙泰涅。

不住诱惑的。在充满裸体女人的伊甸园，在美洲炎热的气候、可怕的风暴与巨龙出没的热带河流面前，男人再强壮也无济于事。我终于抑制不住愤怒地开始攻击女人的怯懦、无能和婆婆妈妈的生活哲学。这是因为我太失望了，不快代替了离别的缠绵悱恻。二人正争持不下，门外传来了她父亲的声音。我赶忙从后窗跳窗逃走，好在窗外的行人、鱼贩子和酒鬼都没有注意到我的那副狼狈相。人们聚集在午后热闹的市场，一位修道士（开始我以为是奥尔维耶托商人）正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要求收回神圣的寓所。我耸耸肩，继续走我的路。曾几何时，我差点儿参加富尔科·德·纳伊的圣战。结果阴差阳错，我染上了热病（感谢上帝和神圣母亲的药膏，我转危为安）。待到我痊愈起床，十字军早已远征在外。幸好，这场基督徒之间的战争不久就声誉扫地，而我又可以心安理得地从事其他有价值的事业。

风小了，我带着与未婚妻争吵的不快回到海港。战船在港口排列成行，洞开的舱口吞下了上千袋麦粉，高扬的船帆画满了小丑。随着搬运工的阵阵吆喝声和水手长的哨子声，穿雨衣的步兵们正列队踩着跳板和浪花鱼贯上船。甲板上厚厚的帆布覆盖着凶险的武器，一面银灰色的旗帜徐徐降落到下甲板上，船舱顶上，将军们的座椅煞似高大的瓦格纳骏马。我站在一块铁跳板上观看最后的准备工作，突

然感到自己也携带武器快要登船离开故乡了，不觉心中惆怅。临出发还有十几个小时，于是我想到了她，想到了离别，想到了过早地死去（来不及给另一个血肉之躯以应有的满足）。满怀遗憾（连未婚妻离别的吻都不曾获得），我向舞女麋集的旅馆匆匆走去。醉鬼克里斯托弗早已和他的那位关在房间里了。我的女友一见到我就又哭又笑地拥抱我。她为我感到自豪，说我穿上军装后变得更帅了，还说她请人算过命，说我吉星高照，这次远征准能凯旋而归。她好几次把我称作**英雄**，和我未婚妻的一味否定的态度造成强烈对照。我走向阳台，城市到了上灯时分，一座座宏伟的建筑在灯火中显形。阳台下，人头攒动，蚁群似的行人在马路上移动。

暮色苍茫，已经很难区分行人是男是女。为了他们，明天一早我就要离乡背井，踏着大洋的狂涛，用火和剑征服遥远的国土，捍卫种族的利益。同时，这将是西方最后一次拿起武器：彻底消灭条顿军队，实现人们渴望已久的真正和解。我的女友把纤手放在我的头上，仿佛要揣摩我此时此地伟大的思想。她赤身裸体，只用一件梳头衫遮盖秘密。

四

当我移动着犹豫的脚步回到家里时，天快亮了，

酒精和女人的欲望使我精神恍惚。该发泄的发泄了，我又饿又困，心中不胜苦闷。我卸下枪，摘去武装带，和衣倒在床上。这时，我惊讶地发现有人躺在厚厚的被窝里。我本能地去掏匕首，但对方（仿佛在茫茫大海中遇到了救星）急切的双臂紧紧地搂住了我的脖子，细嫩的双腿夹住了我的双腿。我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弄得目瞪口呆，我未婚妻却絮絮叨叨地讲起了她的冒险经过：悄悄地溜出门来，惊恐万状地穿过大街小巷，提心吊胆地绕过我父亲的卧室，好不容易跳窗爬进屋来，得到的却是恐怖、焦急的等待。她一边说一边叹长气。经过下午的争执，她想到了战争的残酷和危险，想到了异国他乡的女人的下贱与无耻，决定将自己珍藏的童贞和情感献给我，以便在其他不相干的女人之前获取我该给她的纯情与欢乐。这是远行前的仪式，这是纯洁的肉体——从未真正抚摸过的肉体，充满了特殊的青春活力。她抽搐着，慌乱但却十分在行，笨拙然而准确无误。本能的躯体，在黑暗中贪婪而又狂热地渴求男女之爱。在未婚妻的怀抱里，我感到了她燃烧的欲望，后悔自己为了远行刚刚把能量发泄给了另一个女人。这会儿，面对自己渴望多时的女人，我几乎已经无动于衷。尽管她熊熊燃烧的欲火足以使我青春的火焰再次喷发，但转而一想，她是名副其实的童贞，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需要耐心和韧

劲、力量和激情，否则很难达到理想的境界。于是我胆怯了，感到自己无能为力，难以满足她的火一般的要求。我把她推到一边，温柔地吻着她的肩，一本正经地对她说，临行的忙乱会毁了新婚的甜蜜；何况她会丢人地怀孕；可怜的孩子将得不到父亲的保护，将不懂得采撷甜蜜的树汁、捕捉石下的章鱼。她在黑暗中瞪大眼睛倾听着，愤怒的目光充满了对我的理智和谨慎的本能的鄙视：不敢开垦她、占有她、战胜她、把她压在床上。在她的乳房上留下牙印、使她的秘密自豪地流血、用肮脏的黏液玷污她、将她变成真正的女人。正在这时，海边响起了公牛的嗷叫和祭典的螺号。我未婚妻带着失望和轻蔑的神情突地站起身来，仿佛捡回了遗失的珍宝，她恢复了少女的尊严与羞涩。傲慢的表情令人顿生欲念。然而她跳窗走了，很快淹没在橄榄树林里。此时此刻，我深知冲进特洛伊城比夺回失去的女人要容易得多。

当我在父母的陪同下登上战船时，莫名的恶心，空虚和苦闷伴随着难以抑制的自责，取代了武士的自豪。水手们用撑杆使船队徐徐离开海滩，桅杆竖起来了，划桨手在甲板两边排成整齐的队列。我知道一切都已结束（再也听不到别人的赞美，得不到亲朋的关怀），花环和美酒、弱者的嫉妒和女人的奉献都已成为过去，前面就是战场，是起床号，是泥

泞的道路、透水的面包、长官的责骂、伤口的脓血和阿米巴似的毒虫。我开始对自己的勇气和长发民族的运气表示怀疑。一位职业老兵一边无精打采地向牲畜圈走去，一边向众人述说海伦在特洛伊活得挺好：她在帕里斯床上发出的满足的叹息使普里阿摩斯宫中所有仕女感到羞赧嫉妒。所谓勒达之女在特洛伊受苦受难实乃神话，是亚加门侬和墨涅拉俄斯的战争借口。事实上，在伟大崇高的目标背后是不可告人的交易，出生入死的战士在这些交易中捞不到任何好处。这场战争——老兵侃侃而谈——说穿了为的是彻底消除特洛伊商人的竞争，从而打开亚洲市场，向那里倾销我们的陶器、布匹和酒。我眺望着渐渐远去的故乡及其阳光明媚的沙滩，真想大哭一场。我摘下头盔，用头盔饰捂住脸（我的头盔饰是我精心制作的，可以和乘坐特制快帆船的指挥官们头上的名家手艺相媲美）。

逃 亡 者

—

气味在大树下消失。

空气里弥漫着黑色的气味，晚风吹来，成群的苍蝇在腐烂的水果四周盘旋。它（除了狗，没有别的名字）疲惫地蜷缩在草地上，偶尔打个滚、伸个懒腰，以便放松一下收缩的肌肉。伙伴的吠声依稀可闻，躲在树上的逃亡者用眼睛谛听着动静。黑色的空气中有雌狗的气息，它随时都可能被风吹走，消失在藤本植物丛生的土地里。然而，气味犹在，它来自脊背，来自肩胛骨，可惜狗舌头太短，难以企及。

黑暗愈来愈湿润。它翻身站立起来。甘蔗园的钟声从远处袅袅而至，它竖起耳朵，看到浓雾和炊烟笼罩着山谷里的砖砌烟囱、巨大的屋檐、高高的

钟楼和仿佛燃烧在湖心中的点点灯火。它又饥又渴。黑色的空气中有雌狗气息。这是发情母狗的特有气息，激起了它的情欲。它后腿一软，脖子本能地向前伸展，肚子陷进去了，肋骨支撑着它急促、渴望已久的呼吸。饱晒阳光的水果带着黑暗的湿润落在地上，散发出温馨的甜味儿。

它撒腿向山岗跑去，夹着尾巴，仿佛身后是管家的鞭子。它闻到了母狗的气息，撅着鼻子在荆棘丛生的水沟里乱跑一气，又觉得异性的气味来自自己的脊背。它用长长的尾巴掀动腐朽的落叶。有新芽在泥土里萌发。它迷了路，掉进了一个白鼬洞里。突然它挨了两记响亮的耳光，跌跌撞撞地撞到了树杆上，差点儿断了背梁骨。它站稳脚跟，抬起一条前腿，注视着山岗上传来的吠声。

它们不是甘蔗园里伙伴，吠声不一样。这些吠声发自咽喉深处，很粗野，也很低沉，仿佛正在进行一场恶战。这些陌生的狗们脖子上挂着铜铃和锁链，正闹哄哄地朝这边跑来。它胆怯了，转身就跑，一口气淹没在月光下银灰色的树林里。它再也闻不到母狗气息了，四周一片漆黑。黑奴就躲在这儿，脸朝下，背朝天。

今天早晨，他们在雨点似的鞭子下踢碎了破锅，逃出了草棚。

山上，狗们的厮杀仍在继续。

黑奴身边有几块骨头，它悄悄地走过去，一面用响鼻驱赶蚊群，一面竖起耳朵观察动静。它惧怕野狗的利齿，只好躲在黑人身边。这时，它听到南风带走了陌生的狗群。它咬着尾巴转了三圈，然后疲惫地趴在地上睡着了。清晨，黑奴把胳膊搁在它身上，它顺势把脑袋藏进他温暖的怀里。他们都是逃亡者，做着同样的恶梦。

早上，一只蜘蛛沿着一根银丝坠到地面，以便看清地上的东西，然后迅速爬到树上，消失在核桃树茂密的树叶里。

二

当甘蔗园的钟声再次敲响时，黑奴和狗习惯地醒来。同性的斥力使他们本能地分开，惊讶地注视对方。它毫不示弱，他只好让步。

山谷豁然开朗，催促奴隶干活的钟声放慢了节奏，同教堂的钟声响成了一片。钟声伴着马嘶声，也吵醒了桃花心木床上的人们。雄鸡在管家婆到来之前占有了母鸡。好炫耀自己的孔雀在它的窝棚里转悠。榨糖机房里的马匹开始不停地转圈。奴隶们围坐在面包和甘蔗汁前做早祷。

黑奴解开襟门，于是木棉树下溅起了一大堆泡沫；它抬起一条后腿，浇灌了一棵番石榴苗。甘蔗

园里人们挥动镰刀，开始了一天的活计。追捕逃奴的猎狗迫不及待地挣脱锁链。

“你跟着我？”黑奴问道。

它乖乖地跟在他身后，因为山下有太多的鞭子和绳索。已经闻不到母狗气息，黑色的黑人气味也逐渐变淡，而今它全神贯注地警惕着白色的白人气味——危险的气味。管家有白人的气味，尽管他穿的是灰色的瓜雅维拉^①和漆黑的猪皮绑腿。这是一种危险的气味，它也是小姐太太们的气味（尽管她们身上多一点香水），它又是神父的气味（尽管他身上充满了烛油、熏香和教堂的阴冷），它还是风琴师的气味（尽管蛀蚀的风箱企图吹散他的气味）。而今它最怕白色的气味，因为它已经改变立场。

三

起初几天，它和他因为失去家园和同伴而感到无比孤独。它怀念午后狗舍的骨头，他留恋铅筒里的贡格里^②和晚祷的钟声、周末的鼓声。在美美地（既没有钟声，也没有鞭子）睡了几觉之后，他们开始了名副其实的相依为命：寻找食物。它用灵敏的

① 加勒比及中美洲农民的传统服装。

② 原注：古巴农民的主食：米饭加赤豆。

嗅觉发现了躲在柏树后的一只山鼠，他用巨大的石块将它毙命。要是猎物是一头野猪，那么他们必须付出百倍的劳动，直至野兽精疲力竭，没了耳朵，最后懵懵懂懂地被打死在岩石下。渐渐地，他们忘记了正常的生活，逮到什么吃什么，尽量把肚子填饱（因为明天有可能下雨，山水将摧枯拉朽去灌溉山谷）。幸好，它可以用水果充饥。每当他砍下一棵芒果树或柿子树，它的鼻子就会马上变成黄色或红色。此外，它还是个掏鸟窝的老手，常能找个把鹌鹑蛋美餐一顿；而他则是位捕鱼能手，在堆满贝类化石的河床水底捉只把对虾是他的拿手好戏。

他们住在一个山洞里，洞口长满了蕨类植物，十分隐蔽舒适。钟乳石均匀地滴着水珠，给静止的一切带来了生命的色彩和搏动。一天，它用爪子在一面洞壁上拼命地扒土，不久就从泥土中咬出一块股骨和一排肋骨来。皮肉已经腐烂，它咬着骨头折腾了好一阵子，尔后拖着一个还有头发的骷髅跑去见他。这时，他正在用木头做杵，见此情景不禁毛骨悚然，当天下午就放弃了这个埋葬死人、陶片和石器的山洞。他一边祈祷，一边冒雨逃离洞口。当天晚上，他们蜷缩在树叶中，像两只落汤鸡。第二天一早，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小洞。小洞洞口窄小，他必须学着它的样子爬进洞去。新居虽然矮小，但毕竟比老地方干净得多，也安全、吉祥得多。

总以为时过境迁，他们开始下山冒险。他们躲在路边，静静地注视着熟悉的马车、穿长袍的女教徒和背吉他的地方歌手来来往往。他们远远地站在路边的几内亚草丛里，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这是一条即将荒废的小路，路很窄，蛤蟆可以毫不费劲地跳越路面。狗在无聊的等待中心不在焉地追逐起白色的蝴蝶和彩色的蜂鸟。

有一天，他正在路边等待着什么，甘蔗园的一匹小马拉了一辆马车疾驰而来。马车夫格雷戈里奥跷着双脚，打着响鞭；神父摇着铃铛，坐在后面。由于很久没有与马赛跑了，它一时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撒开四条银灰色的腿，风驰电掣般地奔跑起来。它很快追上了小马，在马车前后左右吠个不停。随着一声长嘶，受惊的马匹狂奔起来。马车很快散了架，把马车夫和神父摔到小石桥上。

地上流淌着鲜血，黑奴跑上前去，顺手折下一根藤条将它狠狠教训了一顿。见它连滚带爬地呜呜直叫，他停住了手，心想事实上它并没有做错什么。他迅速剥下神父的长衫和衣服，脱下马车夫的外套和马靴，还得到了将近五杜罗^①的钱和一只银铃铛。他们回到山上，当晚就穿上了抢来的衣服，还做了一大堆美梦。他想起了煤油灯和油灯下不计其数的

① 古巴旧货币名称。

虫尸。夜阑人静，他向围坐在油灯旁的人们乞讨圣诞节礼物。有两次，主人允许他自由支配那些丰厚的所得。他，自然而然地把它们花在了女人身上。

四

第二天早上，他们突然感到春天已经来临。它懵懵懂懂、睡眼惺忪地坐了起来，龇牙咧嘴，喘着粗气，长长的舌头流着白沫。他在不住地自言自语，脸上毫无表情。他们再也没有心思去狩猎了，不约而同地双双向路边走去。它东跑西窜，撅着鼻子搜寻目标，时而发疯似地踩死几只爬虫，时而用牙齿咀嚼麦穗或者嫩树枝儿。忽然，有只蛤蟆跳进了它的视线，它疯狂地吠了起来。他默默地等待，一声不吭。

然而这一天小路上没有出现一个人。夜幕降临后，蝙蝠开始飞行。黑奴缓慢地朝甘蔗园走去，它紧随其后，仿佛早已将工头的鞭子和绳索忘得一干二净。他们来到甘蔗园的小溪旁边。闻到了他们熟悉的蔗糖的焦味和马棚的臭气。越靠近庄园，就越能感觉到浓郁的番石榴飘香。它和他，一低一高，继续向庄园纵深摸去。

突然，一个黑女人走出铁匠铺，步履蹒跚地朝他们走来。他二话没说，就扑上去将她按在地上，用

巨大的手掌堵住女人的嘴巴，教她乖乖地躺在罗勒丛中，听凭他的摆布。它见状后独自朝库房走去，堂马尔西亚尔从巴黎博览会买来的纯种英国母狗就关在这里。母狗想溜，但被它拦住去路。它们龇牙咧嘴，从脖子到尾巴，浑身的长毛都竖起来了。母狗见它如此强壮和富有雄性气息，竟忘记自己刚刚用西班牙香皂沐浴过的宝物，心甘情愿地委身于它。当它心满意足地回到山上时，东方已经发白。黑奴裹着神父的长衫，睡得正香。山下，两头水牛在河上嬉戏，溅起了浮沫，泛起了淤泥。

五

他愈来愈肆无忌惮了。甘蔗园周围，没有哪位孤独的洗衣女或寻找铁线蕨、金雀花和仙人掌的女信徒能逃脱他的魔掌。与此同时，自从那天在小路上抢了神父的钱袋，他弄钱弄出了经验。前不久，他把一个农民拉下马来，夺了他的腰带外加一记闭嘴棒。它是他的好帮手，和他形影不离。然而，它的生活却每况愈下，吃得远不如从前，为此它不得不常常掏一些鹌鹑窝、山鸡窝或者草鹭窝充饥。他则时常恶梦缠身，一有风吹草动或听到它的吠声就拔出偷来的砍刀或爬到树上去隐蔽起来。

春天过后，它再也不肯去庄园了。它受够了小

孩的石子、大人的棍棒和狗们的忌恨。更何况这几天他出师不利，而且带回了满嘴的烟臭味儿。它讨厌烟味儿，因此每当他潜入那间灯光暗淡的屋子，它总是小心翼翼地在远处等待，以防不测，直至有一天晚上他在一位女佣的房间里呆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出来。突然，手执大砍刀的人们仿佛自天而降。团团围住了这间屋子。不一会儿，他狂叫着，被赤身裸体地押到街上。它，还没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就吓得屁滚尿流地逃回了山洞。

它闻到了管家的气味。

第二天，它看到遍体鳞伤的他，手铐脚镣，浑身涂抹着盐巴，从小路上走来。跟在他身后的是圣费尔南多教堂的四位执事，他们每走两步就用棍子杵他一下，因为在他们看来，他是十恶不赦的窃贼、醉鬼和恶棍。

六

它趴在山谷边一块高高的岩石上，朝月亮呜呜哀鸣。寒冷的太阳给大地洒满银色，给它带来了无限哀愁。山洞里火光辉煌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与它相依为命的血肉之躯一去不复返了。没有人来给它解铃（而今它只好无时无刻地戴着讨厌的铃铛），尽管它继承了神父的长衫。为填饱肚子，它从早到

晚忙忙碌碌。有时，眼看着到嘴的大蟒匆匆溜走（他曾经多么想用蛇皮做一根腰带，用蛇油熬几瓶药膏）。它讨厌蛇肉，但有时又不得不拿它充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它也决不与野猪为敌。它满足于河边的小鸟、老鼠、白鼬和迷路的母鸡。它忘掉了甘蔗园，教堂的钟声也对它失去了意义。它回到了人迹罕至的森林，生活在龙血树和马鞍树茂密、野菊花和蔓藤花飘香、白耳蜴（其肉臭不可闻）出没的地方。它消瘦了，肋骨突出，肚皮塌陷，身上的长毛结成了疙瘩，沾满了无刺的蒺藜草。

圣诞节后，春天又来了。一天下午，它闷闷不乐地呆在那里，突然闻到了强烈而又持久的母狗气息。它跳起来就跑，一直跑到河边，蹚过河去。又跑了一会儿后，它静下心来，立定脚跟，发现气味是从山上飘下来的，于是又原路折回，朝山顶奔去。整整一个晚上，它耷拉着长舌，用鼻子在地面上寻找母狗的踪迹。清晨，母狗的气味笼罩了整座山峰。突然，它来到一群野狗面前。龇牙咧嘴的公狗们严阵以待，凶狠的眼睛闪射出狡黠的目光。母狗就安坐在它们身后。

它向前猛扑过去，众野狗便愤怒地向它还击。于是一场混战，狗们咬成一团。不一会儿，野狗们退缩了，它们转着滴血的嘴巴嗷嗷乱叫。它脖子流着血，但铃铛仍响个不停。忽然，它气势汹汹地向一

条老狗扑去，其他野狗（流血的流血，掉耳朵的掉耳朵）趁机纷纷躲开了。最后是征服母狗的战斗。灰色的母狗露出了尖利的牙齿，强烈的气味来自母狗发达的阴部。

七

野狗们惯于集体狩猎，因此选择的目标都是大个儿的，以便获得更多的肉和骨头。为了捕获一只鹿，它们常常需要花费好几天的时间。第一步是满山遍野的追逐，第二步（如果它跳过了某个山涧）是绕道堵截，第三步（如果它躲进了某个洞穴）是最后的围剿。无论如何，猎物一到手，它们就毫不客气地咬下它的耳朵，咬断它的血管，吸吮它的鲜血，然后再美美地抢食它的肉和骨头。一次捕猎下来，有的野狗被犄角杵瞎了一只眼睛，有的野狗被对手撕下了一只耳朵，有的则已然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发情的季节，它们就自相残杀，而母狗们却无动于衷地躺在一旁，静候胜利者去征服和占有它们。

有时，甘蔗园的钟声随着阵风飘到山岗，然而它对此已毫无印象。

有一天，野狗们在荆棘丛生、毒刺遍布的树林里闻到了异味。这是一种强有力的黑色气味。它们小心翼翼地绕过了死人岩，顺着小溪向它走去。人

们总爱乱扔吃剩的东西，虽然这些东西很好吃，但还是小心为好，因为这些东西常常是手持棍棒的两足动物——它们的最大敌人——迫它们就范的诱饵。狗们悄悄下山，不吠不闹。

突然，有个人朝这边款步走来。他是个黑人，拖着叮咣作响的断铁链。

它认出了他。

“狗！”他也狂呼着“狗”。

狗慢慢地走近他，嗅他的双脚，一味地摇摇尾巴围着他转圈，却不敢贸然用舌头去舔他的身体。他叫它时，它就跑开；他不叫它，它反倒绕着他转。他声音很古怪，像是换了个人，但它知道他曾是它的伙伴、它的头。最后，他走上前去想抚摸它的脑袋，它狂吠一声（像哀号也像怒吼），发疯似地向他扑去，目光直刺他的脖子。

它想起了甘蔗园管家的古老指令，对逃奴施行暴力。

八

由于缺乏异性，野狗们百无聊赖，没完没了地在洞穴里睡大觉。兀鹫在空中和树梢上盘旋，等待啄食狗们留下的残羹剩饭。它和灰母狗咬住他的破裤子扯来扯去，玩得很开心。它们每撕下一块破布

就在地上打一个滚。不一会儿，破裤成了一片片破布，它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鼻子碰到了鼻子。最后，它们带领狗群扬长而去，消失在远方茂密的树林里。

许多年过去了，但人们仍极力避免路过那条锁链尸骨狼藉的小径。

先知

……于是，洪水吞没了大地……①

—

大清早，独木舟布满了静静的大湖（也称内海）。大湖由两条大河——一条是暗河，其源无从知晓；另一条是明河，叫右河——汇集而成，狭长的独木舟见缝插针，无孔不入，转眼间就在岸边挤成了一片。岸上的人们不是和善地用划桨东杵西挡，以免和远道而来的小舟相撞；就是船上船下跳来跳去地逗人发笑。从前这岸上的部族是抢掠女人和粮食的野蛮部族，是湖心部族的世仇。如今这岸上一派

① 原文为拉丁文，引自《圣经·创世纪》。

与世无争的平和气氛。莫非他们衰落了，因而不
再骁勇好斗？

这就是瓦比斯汉族和西里斯汉族。曾几何时
(也许是二至四个世纪之前)，他们干戈相向，势不
两立，把战争推向了极端残酷的地步。

用树汁文脸的小丑继续跳来跳去，炫耀着他们
由于饮用鹿茸血而过早成熟的阴茎和挂着贝壳、铃
铛的巨大阴囊。来者见到这般祥和、友好的气氛，不
禁目瞪口呆，手足无措（锋利的武器、精致的弓箭
静静地躺在船底）。

这就是老族长阿马利瓦克向所有部族（包括仇
人和兄弟）发出的邀请。滑稽的小丑欢迎远道而来
的人们（有大河流域之外的部族、没有烟火的部族
和没有部族的部族，也有山上的部族、山下的部族
和水上的部族），因为老族长有伟大的计划，需要大
家的帮助。人们无论是亲是仇，都敬畏这位老于世
故、善解天意的老族长三分。在湖边的山顶上，耸
立着他亲手雕凿的三只石鼓（人称阿马利瓦克之
鼓）。阿马利瓦克不是万能的上帝，但却是完美的智
者，具有超人的智慧，也许亲耳聆听过高山造物主
羽蛇的教诲。羽蛇创造了主宰人类噩运的恶蛇、毒
蛇，但同时也创造了智慧——战胜邪恶的七色彩虹。
人们常说阿马利瓦克爱自言自语、自问自答。在他
看来，陶罐、竹篮和树木都是有生命的，他能长久

地和它们对话。

今天，三鼓老人召集了所有部族，于是，明河和暗河汇集而成的大湖泊满了小舟。

当阿马利瓦克隆重出现在浅礁上的时候，全场一片寂静，仿佛湖水淹没了一切。小丑们回到了岸上，巫师们回到了他的身边，妇女们停下了手中的活计。外围的人们伸长脖子，但依然看不清老人是否比以前更加年轻。他站在礁石上，举起一只手，说人类正面临巨大的灾难，说毒蛇已经在树顶上产卵，说必须防患于未然：到高山上去……

“去那儿吃什么？”一个瓦比斯汉对身边的一个西里斯汉说。

话音刚落，云集在左侧的山上部族骚动起来。有人说：

“我们走了两天两夜，就为听你说这些？”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右侧的人也大声嚷道。

“别卖关子了。”左边的人喊道。

“说吧，把实情告诉我们！”右边的人在急切地应和。

老人重又举起手来。全场恢复了平静。老人说天机不可泄露，眼下最要紧的是伐木造船。为此，他安慰大家：

“玉米由我提供，仓里的木薯粉也还够用、够分。”

众人（大都拖儿带女，举家而来）听罢大喜。

“今年雨季”，他继续说（嘶哑的声音使众人大为吃惊），“我们还不至于挨饿，但是活要干得地道：树要贴地皮砍，树皮、枝叶要烧成灰还给土地。各部族把木头运到那边空地上计数……”

老人说罢，众人开始工作。

二

“老头疯了。”瓦比斯汉人、西里斯汉人、瓜里瓦人和皮亚劳人都这么说。老人亲自指挥这场史无前例的战役：要用各部族砍伐的木头制作一艘闻所未闻的巨船（至少外形像船）。船底做好了，从湖边一直延伸到三鼓岗下；船身做好了，船舱里装置了令人费解的活动隔板。船高三层，还有窗户，船顶覆盖四层厚厚的芦苇。荒唐的是巨船根本无法下水：它一头深深地陷进沙土里，一头却高高地搁在礁石上。面对庞然大物，人们想到了神庙。然而它又不是神庙，因为祖上留下的神庙是众神居住的高高的山洞，洞壁上画有各种动物、狩猎场面和乳房丰满的女人。

“老头儿疯了。”但老头儿疯而不傻。他让人把木薯粉和玉米搬上船去，又用大缸在船里酿制奇佳

酿^①。人们围着不伦不类的庞然大物忙碌着，嬉闹着。这时，老头儿命人取来了树胶，以便堵塞缝隙、黏合那些并不十分紧密的接榫。晚上，人们点燃篝火，在沙滩上跳舞，巫师们戴上了巨大的鬼怪鸟兽面具，小丑们滑稽地扮演小鹿和青蛙，好斗的人们在一旁斗殴。又来了一些部族。宽阔的沙滩成了欢乐的海洋。

这是前所未有的盛大节日。

有一天，阿马利瓦克亲手完成了最后一道工序——在船顶插上一枝鲜花，便正式宣告工程已经结束。所有人都分到了一份工钱：木薯粉和玉米。人们依依不舍地驾舟离去，老人孑然一身，在月光普照的沙滩，在承载着大房子的巨船上，开始郑重作法。他听到万能的造物主在对他说。于是天地的界限消失了，过去和将来合二为一。“让人们在大地上重新繁衍，让女人将棕榈籽撒遍山川。”他的声音十分古怪，恰似羽蛇在空中歌唱，令人毛骨悚然。

“为什么选择我？”阿马利瓦克常常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让我储存这伟大的秘密？为什么让我传达这可怕的预言？为什么让我承担这崇高的使命？”

有个好奇的小丑躲在独木舟里窥视巨船上的动静。月亮刚刚趑过西山，船里传来了震天动地的声

① 一种玉米酒。

音。那决不是阿马利瓦克老人的声音。突然，野草、树木纷纷离开土地，挟带枝叶和果实，向巨船飞去。清晨，天鹅的洁白羽毛覆盖了沙滩上空。不久，吼的、唱的、鸣的、啼的和两脚的、四爪的、尖嘴的、利齿的云集沙滩。于是甲板上、船顶上栖满了从四面八方匆匆而来的飞禽走兽。尔后，地上爬满了纷至沓来的水陆两栖动物，其中不乏巨蜥、变色龙和蛇（它们有的打着响尾，有的吐着信子；有的色彩艳丽，有的婀娜多姿）。到了午后，姗姗来迟的梅花鹿和步履维艰、正处在产卵期的乌龟也跟在人群后面爬上船去。最后一只乌龟已经上船了，阿马利瓦克老人关上了巨大的舱口，然后爬到他家（也即本族）少妇们（年满十三岁的新婚妇女）居住的最高层。她们正兴高采烈地围着石碾盘嬉戏。

午后的天空乌云密布，仿佛世界倒转了过来，部族的黑土飞上了天空。最后，万能的造物主说：“捂住你的耳朵。”阿马利瓦克刚刚捂住耳朵，一声持久的惊雷震撼了环宇（从此船上的动物丧失了听觉）。惊雷过后，大雨倾盆而下。然而这不是你们平常所见的倾盆大雨，这是上帝的愤怒，是洪水，是自天而降的河流、倾天而泻的大海。阿马利瓦克都快要窒息了，赶忙跑回舱内。舱内开始漏雨，妇女们在哭泣，儿童们在呼喊，大地失去了日月，世界一片漆黑。阿马利瓦克点燃了预先准备好的油灯。每盏

油灯的燃烧时间为一昼夜。然而人们早已丧失了昼夜的概念。突然，老人发现巨船摇晃起来（这是一种终身难忘的感觉）。由山上和天上的神明共同设计的巨大建筑神奇地飘浮起来。紧张、犹豫和恐惧使老人一口气喝下了一大罐奇恰酒。他浑身发热，感到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冲动。这时，巨船已经完全脱离地面，飘浮着，驶向河域以外的山谷。洪水以排山倒海之势摇撼着人们的五脏六腑。

巨船安然无恙。

三

起初，阿马利瓦克和他的儿子、孙子、曾孙及玄孙们把脚伸进水里，以阻止巨船随波逐流。然而这一切都徒劳无功。巨船从一个山谷飘到另一个山谷，从一个旋涡转到另一个旋涡；船顶是闪电、是暴雨，船底是洪水、是激流。老人把头探出窗来，望着巨船在滚滚狂涛中急速飘荡，山峰在浪尖波谷里渐渐变小。到处是混沌的洪水，巨船在汪洋大海里迷失了方向。巍峨的火山成了水中的礁石，喷发的熔岩溅起微不足道的泡沫后无声无息地沉入水底。高高的山峰在继续沉降，留下了最后的峰顶。巨船时而在急流中飞驰，时而在旋涡里转圈……根据阿马利瓦克的错误估计，暴雨下了二十余天。最后暴

雨停止了，世界成了毫无边际的汪洋大海，屈指可数的山峰在水面上缓缓升高，显露出高逾千寻的泥染的山坡。巨船不再飘摇，仿佛造物主有意要使船上的万物得到喘息的机会。妇女们重又围着石碾盘嬉戏去了，底层的动物也恢复了平静（自上船那天起，无论食草的还是食肉的，都是用木薯粉和玉米充饥的）。精疲力竭的阿马利瓦克喝了一坛奇恰酒后倒在吊床上睡着了。

第三天，巨船产生的震动使他从梦中惊醒。那震动并非因为巨船撞到了岩石、暗礁或者森林里由于腐朽而石化的巨木。虽然震动打翻了船上的一些坛坛罐罐，但却并不十分猛烈，而是一种近乎阴碰阳、女人碰男人的一触即合的拥抱。阿马利瓦克爬上顶层，但见他的巨船触到了另一座瘦骨嶙峋的庞然大物：一根高高的木柱支撑着一面随风转动的正方形大旗（虽说这时已经风平浪静），木柱下是一幢巨大的竹楼（阿马利瓦克心想里面一定少不了奇恰酒），竹楼有三层，长约三百腕，宽约五十腕，高约三十腕。“和我的船差不多大”，阿马利瓦克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天上的神明对航海都所知甚少。”

怪船打开舱口，一位头戴红帽的瘦小老翁怒气冲冲地说：

“怎么回事？快把缆绳扔过来！”

那人用古怪的单音节语言一字一顿地嚷道。

阿马利瓦克听懂了他的话。那时候，智者通晓天下方言。他命人将缆绳抛了过去。于是两船相连，阿马利瓦克亲切拥抱了瘦小的黄皮肤老人（据说来自舜国）。小老头的船上装满了稀奇古怪的动物，都是阿马利瓦克从未见到过的：有形容丑陋的黑熊、背上长峰的巨鹿、东蹦西跳的猫猴（据说叫猎豹），等等、等等，分别关在一个个木栅栏内。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舜国人问阿马利瓦克。

“您怎么到这儿来了？”阿马利瓦克反问道。

“我之所以到这儿来是为了挽救人类和物种。”舜人回答说。

“我之所以到这儿来也是为了挽救人类和物种。”阿马利瓦克回答说。

由于怪船上的妇女们善酿米酒，当晚阿马利瓦克和小老头喝得有了几分醉意。黎明时分，两艘巨船被重重地撞了一下。大伙儿抬头看时，一艘巨大的方舟（长约三百腕，宽约五十腕，高约三十腕）兀然出现在他们眼前。方舟门窗洞开，煞像一座高大的楼房。这时，一位耄耋老人正站在三层楼上朗读手中的羊皮纸书（以掩饰他因为缺乏航海经验而撞到了其他船只的愧疚）。他大声朗读着，花白的胡子在晨风中飘拂：

“耶和华对我说：‘用 Gopher^① 制造一艘方舟，用焦油涂抹方舟内外。方舟是你等的避难所，有底层、二层和三层组成’。”

“您瞧，他也是三层。”阿马利瓦克兴奋地说。

“‘我，就要使大地洪水泛滥，以毁灭天底下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那人继续高声念道。“‘然而，我要和你签订和约，使你及你的儿子、你的妻子及你儿子的妻子免遭灾难……’”

“我不也免遭灾难了吗？”阿马利瓦克老人在一旁说。

“‘你必须带上吃的、用的和世上的动物各一对——一公一母，世上的飞禽各一对，世上的爬虫各一对，世上的物种各一对。’”

“这不和我一样？”阿马利瓦克见这个装腔作势的老人原来并没有比自己、比别人多做点什么，就不服气地嘟囔道。

既然共同的使命使他们走到了一起，他们便没有理由不成为朋友，何况他们三个都是酒有别肠的饮者——舜国的米酒、阿马利瓦克的奇恰酒和诺亚的葡萄酒消除了隔阂。他们边饮边谈，从各国的风土人情到女人到食物，无话不说。

雨基本停了，天空逐渐转晴。这时，方舟上的

① 传说中诺亚制造方舟的树木。

诺亚建议查一查世上的植物是否都已死光。他说着就放飞了一只鸽子。鸽子扑棱着翅膀，在无边无际的水面上飞翔。无数时辰之后，鸽子飞回来了，嘴里衔着一片鲜绿的橄榄叶。于是阿马利瓦克老人把一只大老鼠放下水去。经过无数时光的等待，老鼠爬上船来，前爪捧着一根玉米棒子。舜国人见后放出去一只鹦鹉，那鹦鹉回来时翅膀下夹着一串稻穗。洪水渐次退去，生命依然存在，且看主宰一切的神明如何处置人类。

四

光阴似箭，无数天过去了，万能的造物主们沉默了，耶和华沉默了，舜国的神仙沉默了（就像小老头静止的船上静止的指南针）。人们惶恐不安，无所适从。洪水消退了，高山恢复了原形，眼前重新出现了一望无际的地平线。一天下午，第四艘大船忽然出现在惶惶不可终日的人们面前。船体呈白色，船舷十分精致。船舱里灯火通明（那是一种叫蜡烛的东西发出的光芒）。大船缓缓靠拢，舱口出现了一位身穿黑色呢绒披肩的老人。

“我叫德卡利昂，”那人说。“来自奥林匹斯山，奉众神之神之命挽救人类……”

“船这么小，您把人类、万物藏在哪儿？”阿马

利瓦克不解地问。

“挽救动物不是我的责任，我的责任是挽救人类。”那人回答说，“地上的石头是人类的骨骼，我和我的妻子皮拉将用它们复制人类并使之繁衍生息。”

“原来如此。”阿马利瓦克说，“而在我们那里，每粒棕榈籽也即每一个人。”

说话间，浓雾已经散尽，海岸线愈来愈近，一艘巨大的方舟（同诺亚的方舟十分相似）向这边徐徐驶来。船上的水手熟练地将方舟停泊在四艘巨船附近。

“我是奥特—纳比西体姆，”新来的船长一边向德卡利昂走去，一边自我介绍说。“奉水神、云神之命，建造了这艘方舟，并率领全家老小及各种动物登舟避难。后来我发现灾难已经过去，就放出了一只鸽子，不料它什么也没有找到。于是我又放出去一只麻雀，结果还是一样的令人失望。最后，我放去了一只乌鸦，乌鸦没有回来，这时我终于明白世界上至少还有食物存在，否则乌鸦是不会不回来的。我相信，在我的故国——大河下游，一定有生命存在、还有人活着。洪水停止了，该回家了。洪水留下的游泥将确保我们粮食丰收。”

“我们不久就可以打开船舱，让动物在泥泞的大地上自由奔跑，”舜国人说。“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像

拯救动物那样拯救所有人类。就我本人而言，我的神圣职责是挽救世界中心的巨龙的传人。这是一条独一无二的神龙（他没有配偶），将主宰人类和物类（包括大象、巨蜥等）的世界。”

“难说人类将吸取教训，从此弃恶从善，”诺亚接过话题说。“难说山顶上没有留下恶的种子。”

五位船长在一起默默无言地吃罢晚饭。心中充满了喜悦——这是一种不可名状、难以言喻的喜悦——使他们喉咙哽咽，眼眶湿润。他们为各自肩负着神圣崇高的使命而激动不已，为自己成为各国（族）神明的选择而自豪无比。在他们看来，各国（族）的神明虽然外貌不同，但本质却是相同的。

“或许这样的巨船远不至五艘。”奥特—纳比西体姆不无见地地说，“或许在辽阔的地平线那边，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更多的先知载着更多的动物，和我们一样，正免遭洪水的袭击。或许，幸免于难的还有崇拜火和云的国度。”

“也许还有工业极其发达的北方帝国……”阿马利瓦克正欲接着话题往下说，耳边响起了造物主铿锵的声音：

“快离开这些船只，任你的巨船顺流飘去。”

除却老族长，谁也没有听到造物主的命令。然而，就在这时，众人纷纷站起身来，几乎来不及相互告别，便匆匆向各自的船只跑去。每一艘船都自

然而地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激流（或许可以称作河流）。阿马利瓦克回首看时，众船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果然是世上有多少部族就有多少上帝。”阿马利瓦克终于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世界那么不安宁、不和谐。”

于是乎，在他眼里，上帝变得藐小了。然而，上帝的使命必须完成，巨船靠岸后，他打开船舱，让一个妻子将一口袋棕榈籽撒在地上。棕榈籽刚刚掉到地上，地上便长出了人来（这简直是奇迹的奇迹！），他们迅速长大，从婴儿到儿童到少年到青年到壮年。男的女的都是如此。短短一个早上，海边就黑压压站满了人。

突然，人群中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抢女人事件。于是人群分裂了，发生了战争。阿马利瓦克慌忙跑回船上，眼看着新生的人类自相残杀，却无能为力。与此同时，人群在分裂中组合，在组合中分裂，最后出现了势不两立的高山派和山谷派。有的人尚未开始生活就成了独眼龙；有的肚子破了，肚肠子流了出来；有的刚俯身去捡石子儿，却早已经是头破血流了。

“我想我们这是在浪费时间。”

阿马利瓦克老人的船回到了浩淼无涯际的水面上。

可怕的祭奠

一

那年，情况不妙，但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却是不多。城里发生了怪事：物体的影子同物体本身的形状不符。更不可思议的是，影子似乎还有摆脱物体的趋势。屋顶忽然长满了苔藓，一片凄凉模糊的景象。门庭的柱子开始泛潮，一夜之间就剥落了漆皮。由于露水的浸润和太阳的曝晒，阳台的栏杆布满了裂缝，扶手已然脱皮，裸露出锈迹斑斑的铁钉。往日的情景一去不复返了。园里的鸽子在空中无精打采地飞来飞去，或者懒洋洋地栖息一边，早已失去了以往的生气，仿佛扑棱一下翅膀，伸一伸红红的小爪都是极费劲的事。教堂顶上的那口大钟也不如从前宏亮，沉闷嘶哑的音色令人联想到被水泡涨的破木头，莫非一月份的那场出人意料的大雨把青铜

大钟给泡烂了。蠹虫和白蚁纷至沓来，显而易见，它们是经过无数天的长途跋涉才来到这里的，随处可见祈祷的人群。尽管有人正在装腔作势地兜售商品，但谁也不相信腐烂的果实会是甜的；牵牛花一旦错过时节，就再难攀悬大树。浓雾弥漫，一片苍茫。衣柜里，替新娘预备的绸缎已经发霉。乌云低垂，等待黑夜降临，一如准备驶出海湾的桅船，正等待风儿鼓起风帆。

埃纳将军的葬礼隆重至极：十字架不计其数，许多人换上了浆得笔挺的衬衣、戴上了袖饰。然而，此时此刻，圣地亚哥城怪事频仍。

二

大提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黑人潘琼顶着它招摇过市，最后拐进了大教堂。一路上，他不时举起右手，伸出食指拨弄琴弦，弹出低沉的音响。圣地亚哥一度没有大提琴弦上市，人们只好拿碎玻璃切割羊皮条作权宜之用，来为《特里皮里》舞曲伴奏。打那以后，医疗船“女英雄号”经常驶到这里停泊。潘琼痴痴呆呆，并不懂得发生的事情。今天他弹拨的倒是根蛮不错的肠弦。肠弦经太阳那么一晒，音调升高了许多，共鸣声不绝于耳，人们听到后纷纷探出头来，连运煤的骡子也竖起了耳朵、收住了脚

步。

潘琼到教堂祭具室，把大提琴搬进狭小的门洞。一位乐师正焦急不安地等着他，拉弓的马尾鬃上早已擦上松香。他操起大提琴，一边用灵活的食指在四根弦上来回试音，一边吱吱嘎嘎地扭动着琴颈顶上的栓轴。突然，大提琴不胫而走，潘琼顿时目瞪口呆，跟着它进了教堂大厅。大厅里香烟袅绕，到处是西装革履的绅士和手持花边折扇的女士。吊丧的挂幡遮住了光线，一缕缕灯光忽明忽暗地映照着志哀的人们。神父走近灵柩，乐队齐声奏乐。一束阳光从窗户高处射来，照耀着金灿灿的铜号。随着指挥棒稍稍一动，木管塞进了乐师的嘴巴。大鼓也敲响了，颤音经久不息。男低音齐声唱起了《哀歌》，抑扬顿挫，起伏跌宕。军人们抽出马刀致以军礼；女士们低头默哀，一动不动，惟有纱巾在风中轻飏。

潘琼走出教堂。因为丧礼太奢华了，他有些格格不入，何况他刚挣了两块银币，正急不可待地要去喝个痛快。他生来嗜酒，这会儿匆匆跑出教堂，却没有注意到带上自己的影子。于是他的影子便留在了写着“红尘、灰烬、虚境”字样的教堂大厅的花砖地上。丧礼结束后，头戴高筒礼帽的人们把它踩得喘不过气来。末了，它逃出教堂，穿过广场，溜进了酒店。潘琼早已喝得酩酊大醉，他瞅瞅自己的

影子，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影子无可奈何地趴在他的脚下，活像一条驯顺的巨犬。黑人的影子，总是百依百顺的。

三

前些时候，人们都不喜欢阿格罗的曲子，尤其是他的那首《影子》。这不仅是因为乐曲凄凉悲怆，演奏它会给最美好的晚会带来伤感的阴影；而且还由于伴奏难度很大。

但是，不知怎的，人们突然迷上了这首曲子，仿佛一时间忘掉了所有别的乐曲，黑人乐队是这样，黑人白人混合乐队也是如此。它成了真正的时尚，露天剧场也罢，游行队伍也罢，到处回荡着它那伤感的旋律，此起彼伏，周而复始，恰似走马灯转圈，没完没了。渐渐地，《影子》成了音乐的影子，只要一提到音乐，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它、演奏它。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人们总也把握不住它的节奏，所以演奏起来老是那么乱，那么不成调。最后连我也说不清它是不是哀乐了。更有甚者，而今这种毛病传到了钢琴上，只消女郎们的手指一触及乳色琴键，乱哄哄的阴影就会立即充斥到共鸣箱里去。为了有朝一日能够演奏《影子》，不少人捐弃前嫌，跑到音乐学院求学。被人遗忘在教堂顶楼的大风琴、翼琴

和遭白蚁蛀蚀的钢琴，居然也受这首该死的舞曲的感染，即使无人走近，这些过时的乐器也会用金属嗓子低声吟唱，成为《影子》的和声。疾病不断蔓延，传染了柜子里的杯盘、音乐报时钟和教堂里一应器皿，到处是《影子》的颤音，《影子》的共鸣。

公园里一片凄清。衣着华贵、风度翩翩的绅士淑女一旦漫步其间，就会感到没精打采，兴味索然。市内共有二百多台钢琴在弹奏《影子》，与此同时，各色乐队的奥菲斯和萨克管也随着节拍，在低声伴奏。连学舌的鹦鹉也学会哼哼《影子》了。可有一天，人们发现它已经死了。本来，鹦鹉的主人伊希尼奥理发师是打算把它作为当地的珍奇特产送给伊萨贝尔二世的，万万没想到一块红瓢葫芦要了它的命，把它给噎死了。

四

狂欢节来临了，人们带上了面具。诚然，这次狂欢节惨淡乏味是可想而知的。空旷的街道上只有几个儿童；刚刚出发的各路狂欢游行队伍被一场大雨浇得四处逃散。假面具掩盖了扫兴而归的人们的哭丧的面容，长斗篷搀扶着由于赶不上宗教祭礼而闷闷不乐的人们的疲惫的身躯，热情的姑娘再也找不到如意的郎君。乐队还在机械地演奏《影子》，百

无聊赖的乐师们有气无力，活像被人操纵的木偶。彩色的纸带成了自己，纸糊的喇叭发出了孔雀似的鸣声。汗水，雨水泡软了面具，人们无不品尝到了鱼尾似的腥味儿。彩色纸屑还未送到，而且已不再需要。化装用的假鼻子一如既往地躺在商店里，无人问津。一个装扮天使的孩子突然号啕大哭起来，因为他在镜子里看到自己长得太丑。

情况这么糟，一个名叫布尔戈斯的鼓手气呼呼地在检查卡拉区时大叫大嚷，要人们外出列队，继续参加狂欢节游行。于是，有人三三两两地聚集到拉克鲁斯街口。最先到达那里的是伊西德拉·米内托，莱丘萨·尤基塔和胡安娜·拉尤卡三个女孩。她们率先列队，带着陆续聚拢来的人群向广场行进。这时，有人提议唱唱歌，当然不能是《影子》。于是，寂寥的街上响彻了：

啊咿，啊咿，啊咿咿，有谁为我来哭泣？

呜啦，呜啦，呜啦啦，为我哭泣是洛拉。

这是一首民歌。

布尔戈斯带领队伍向市中心进发，每到一个街口，就会有人唱着歌参加到这支队伍里来。市长，主教，警长以及驻军军官、国家经济委员会委员和本市的僧侣们，都在阳台上观看游行队伍。教堂的乐

师踩着节拍，沿街的居民点燃了灯笼。灯笼在旋转，在飘荡，从博尼亚托高高的门楼升起，像太阳一样明亮，令人想起了四十年前的那出歌剧里的隆重场面。

几天之内，狂欢的队伍逐渐扩大，到了7月25日圣雅各节的那天，十多支庞大的游行队伍走遍了全城。人们歌唱着，宏亮的声音淹没了《影子》。

啊咿，啊咿，啊咿咿，有谁为我来哭泣？

呜啦，呜啦，呜啦啦，为我哭泣是洛拉。

谁也不清楚这狂欢的队伍是怎么扩大的。

五

8月19日，祈祷、冷餐既毕，人们聚集到剧场门口，昔日冷冷清清的剧场忽又门庭若市，热闹非凡。诗人和音乐家戴着斜条领带，正在各自的位置上迎候观众。姑娘们身穿花边服装，浑身散发着香气，在母亲们的陪伴下乘车来到。圣地亚哥的社会名流都来观摩彩排了，成对的骏马，豪华的马车，驭手们打着响鞭，铁蹄踩着卵石，迸发出蓝色的火星。姑娘们应邀参加排练，充当临时演员。她们手持笔记本，煞有介事地背着台词。剧目名为《跻身上流

社会》，姑娘们既要扮演角色，又要兼顾剧务。充当舞台监督。此外，歌唱家伊萨贝尔·甘博里莫的竞争对手、庄园主的情妇和一些演员的妻子们也已在化妆室里忙碌开了。胭脂装在白瓷盆里，杯子盛着油彩。洁白的墙上用口红写着一句只有马伕才说得出口的粗话；缎子沙发上残留着凹进去的人影儿，显然，那不是一个人的重量所能压出来的。

提台词的躲进了箱子。《跻身上流社会》的彩排开始了。这出戏第二天就要公演，算是为医疗船募捐。时值八月，天气挺冷。人们在黑暗的乐池里，并没有发现吊灯像钟摆似地晃动了起来。

六

8月20日，十点钟的弥撒刚开始念《天主羊羔》的祷词，教堂的两座尖塔突然向内倾斜，直至完全交叉在一起。塔内的大钟掉到了祭坛上。整个城市顷刻之间土崩瓦解：两边的屋顶腾空而起，屋檐罩住了街道，墙壁和房梁分崩离析，一切都在旋转，一切都在倒塌，于是马路隆起，烟雾弥漫，骡子在地上打滚，鞍架挂在腹部，鞍垫勒住了脖子。花园里的玫瑰离开泥土，纷纷扬扬，飞向天空，然后掉下来落到沟渠里，陷进泥坑里。尔后是大地颤抖，是蜂蜚虱咬般地不安与骚动。房屋的地基错了位，沟

渠弥合了，平地裂开了。人们四处逃窜，惊恐万状，他们大声呼唤科夫雷山的圣母。但是，他们在劫难逃，他们再也逃不出他们的街区、她们的闺房、他们的档案室或办公室了。当大地第三次颤抖时，家具飞起来了：柜子越出阳台，拖着由床单、桌布和衣服组成的长长的尾巴；碗橱被掀翻了，锅碗瓢盆漫天飞舞；玻璃粉碎后穿过百叶窗，和梳子、手饰、年鉴、银板照相等，一起飞向大地，回到它张开的嘴里。水管破裂了，洪水泛滥，城市被淹，只剩下几个小小的岛屿。

衣服、绸布、毡毯上的血迹越化越大，灾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夷平了城市。一切都结束了，一只带链的怀表只比那些破碎的钟表多走了一分钟。幸免于难的人们这才明白自己刚刚经历了一场地震。不知道从哪儿飞来了那么多苍蝇！

七

影子们不苟且，它们纷纷离开各自的主人，自由自在地走了。地震以后一个月，有人试图修复被毁的水池。水管继续倾吐浊水，灌溉着顽强生长的野生植物。一个陌生的女人（可能是异乡人）在海神塑像前绊倒后缩成一团死了。死人的事每天都在发生。有人会突然暴死街头，脸色发紫，两眼变青。

面包师死光了，人们再也吃不到香喷喷的面包。失去主人的骏马嘶鸣、奔跑，孤独不堪。

即便如此，预定的舞会将照常举行。市长觉得，灾难已经造成了太多的意外与不幸，因此舞会不会给人带来欢乐，倒是应该防患可能发生的更多的意外。人们企图再次召集《跻身上流社会》的演员来为医疗队募捐。眼下，此事尤为迫切。彩排正常进行，但第二个群舞刚开始，有人就趴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与此同时，大提琴飞出了乐队，手执琴弓的提琴师口吐白沫，脚上缠满了琴弦，为了不至于摔倒，他顺手拽住一把流苏，将装饰大厅的靠墙桌上的丝绒桌布连同中国瓷瓶都扯了下来。

指挥在继续指挥《影子》，然而乐师们却悄悄地收起了乐器，吹灭了蜡烛，溜出了剧场。观众也纷纷涌向宽阔的楼梯，他们提着预防时疫的香料袋，压低嗓门呼唤各自的车伕。当晚，市民们落荒而逃，躲进了附近的咖啡园里。咖啡地里热得出奇，人们躺在天鹅绒般的草地上，透过着纱帐，仰望着时隐时现、朦朦胧胧的绿色月宫。

八

《跻身上流社会》的演职员们果真很快跻身于上流社会。公园里设置了医院。玫瑰一夜之间长高了

许多，带刺的枝叶笼罩了一个垂危病人的病床，使他叫苦不迭。要搬运到圣塔纳去的尸体那么多，连加那利人兜售杂货的手推车都用上了。每当车队载着尸体经过街区，人们就会情不自禁地高唱：

呜啦，呜啦，呜啦啦，为我哭泣是洛拉。

霍乱开始蔓延，潘琼却无动于衷。而今他搬运的不再是大提琴，而是尸体。他像搬大提琴似地扛着尸体，右手习惯地去摸琴弦，但是他所得到的只是尸体的一阵阵腹鸣。影子们四处游荡，一会儿变大，一会儿缩小，这使他感到有些担心。他没上过几天学，只能识别一些简单的招贴，尤其是那些色彩斑斓、印刷讲究的。他看到了《跻身上流社会》的海报，便腾出一只手来表示敬意，因为海报和尸体有着神秘的必然的联系。

莱丘塔和胡安娜也死了，这个消息对潘琼震动不少。从此，他尽量抄道儿搬运尸体。公墓土墙上探着脑袋的葵花突然使他恢复了希望，感到生活毕竟是美好的。于是，他唱起了：

……有谁为我来哭泣？

呜啦，呜啦，呜啦啦，为我哭泣是洛拉。

十月中旬，米内托·布尔戈斯以及那支狂欢队伍都横七竖八地躺进了公墓。圣地亚哥城里少了许多游荡的影子。

九

一天早晨，城市又变了样。孩子们正在院子里尽情玩耍，“女英雄号”半垂着风帆驶进了港口。一见到这些白衣天使，空气顿时紧张起来。钟声响了，惊跑了守候在街角上的最后几只兀鹰，蜗牛开始了低吟。

教堂于12月20日举行弥撒，唱感恩歌、赞美诗。风琴师在即兴演奏。突然，广场上传来了吱吱嘎嘎的声音。人们面面相觑。那是“洛拉”的哭泣，马车载着肿胀的潘琼（他脸冲下，趴在一堆苇草上）从广场徐徐驶过。唱诗班乱了阵脚，男低音变了样儿，祷词变成了缓慢、低沉的“呜啦，呜啦，呜啦啦，为我哭泣是洛拉。”然而主持弥撒的司仪耳背，分不出那时听的是民谣还是圣歌，只道是风琴师弹错了曲子。于是他宣布，圣诞节即将来临，必须好好练练这支曲了。

避 难 权

对因为政治原因而请求避难的外籍人员，只要符合国际惯例和国家法律，都应给予人道的保护与容忍……

—— 泛美大会公约第 2 条，哈瓦那，1928 年。

一 星期日

因为是周末，总统秘书兼国务卿姗姗来迟，且在附近商店展卖的麦加玩具前逗留了一会儿，十点钟才到米拉蒙特斯宫。今天——何况是盛夏——人们不是在望弥撒，就是去了海滩。每周的其余时间，秘书都是忙里忙外的不可开交，几乎没有时间做该做的事情，写该写的东西。没完没了地接见外国使节、高级官员，接受勋章和国内外各色名流、要人、大小僧侣及来自偏远地区那些善于哀叹的州长们的

求见。更糟的是有人死皮赖脸地希望见一见总统先生——尤其是那些军官——或副总统先生——假如前者太忙或不在国内——，殊不知后者比前者更忙、更难见到。“我会负责把您的情况转告给总统先生的，”他常这么说，而且语气十分庄重。然而，一见到国家元首，事情就变成了：“将军……我们新搞了一批顶呱呱的意大利女郎。”（他得意地吻了一下右手的五指指尖）^①“全是修女。”^②“我已经厌倦了你从洛拉那儿弄来的本地货，”几个星期前，元首曾经这么表示，“现在我们已经到了需要有教养、有风度的欧洲娘们的时候了……”秘书探头看了看天井花园。这是一座近乎第二帝国时期的宫殿式建筑。鉴于它的古老、它的不舒适和它的糟糕的战略位置（稍有不慎就可能成为大炮的目标）及墙上的巨幅画像，以前没有一个总统愿意住在这里。巨大的黄杨木雕后面，鼠军曹正在给一只叫克娄巴特拉的乌龟喂菜叶儿。军曹一边从湿布袋掏菜叶，一边挥舞着报纸说：“您看报了吗？希特勒对他的士兵说：**你既没有良心，也没有神经；战争不需要这些。摧毁你的同情心与怜悯心。杀死所有俄国人，不论他是男是女，是老或少；杀死他们。只有这样你才能免于一死，你才**

① 表示棒极了。

② 原文为意大利文。

能保护你的家人，你才能永远光荣。见他们的鬼！我只知道克劳塞维茨的悔恨！他曾是个多么了不起的普鲁士人！老鼠对克劳塞维茨的崇拜令秘书惊讶不已。军曹一直认为克劳塞维茨是目前科幻式立体战争的真正鼻祖，发明了可以把红军连同整座整座城市夷为平地的武器，把整幢整幢房子抓到空中、甩进战壕的吊车，以及能装载三百余人的战车和能摧毁一切工事的大口径火焰喷射器。总之，在他看来，克劳塞维茨是“立体战争”的真正鼻祖。这是他从另一位军曹那儿听来的，那军曹又是从他班长那儿听说的，那班长则是他中尉的部下，那中尉有一本《战争史》和一本《滑铁卢战役》并且时不时地爱高声评论书中的内容。“为什么拿破仑不如克劳塞维茨？”军曹一边喂乌龟，一边不解地喃喃自问，秘书感到不可思议：这样一个连乌龟生病都能使之落泪，把薪金全花在邻居孩子身上，给他们买铅做的玩具士兵，自己有规律地去教堂祷告，除了《圣经》从不看书，上百遍地、虔诚地阅读和赞美唯一的《圣经》，把对美、对情爱的追求埋在心里，没读几年书却知道类似于波伊提乌^①、爱比克泰德^②、马可·奥

① 波伊提乌（480—524），意大利哲学家，宣称只要与神交往，就能幸福。

② 爱比克泰德（55—135），古罗马哲学家，主张忍耐和节制的遁世哲学家。

勒留^①和《基度山伯爵》的劝善思想的单纯、善良的人，竟会如此热衷于“立体战争”——可怕的、残酷的、毁灭性的战争及战争贩子。军曹还时常因为邻国的存在而感到纳闷，其实——他想——中间只不过隔了一片森林，或者说是教科书地图上的一条粗线，根本阻挡不了枪炮的火舌。“尤其是那些摧毁力大的”，他指着地方报纸周末“喜剧”版里的那些被译成西班牙语的星球大战的各种武器，补充说。

秘书走进他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庞贝式风格房间，一尊拿破仑时期的雄鹰俯视着一大堆有待批阅的卷宗。他驾轻就熟，匆匆批阅完桌上的文件，静候鼠军曹为他端来午饭。稍顷，他站起身来，在空旷、冷清、既无差役也无警卫的宫殿里踱着方步，愉悦人心的孤独感油然而生。他穿过路易十五风格的大厅，大厅里陈列着廉价的双面挂毯、白色的金边钢琴；然后是空荡荡的总统卧室，卧室里摆满了按照埃斯科里亚尔^②式风格复制的家具；再就是莫姆森^③们、迪吕伊^④们、米舍莱^⑤们、切萨雷^⑥们和

① 马可·奥勒留（121—180），古罗马哲学家、皇帝（161—180），主张放弃物质世界而沉湎于内心安逸。

② 西班牙市镇，因16世纪的修道院及皇家墓地而闻名。

③ 莫姆森（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

④ 迪吕伊（1811—1894），法国历史学家。

⑤ 米舍莱（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

⑥ 切萨雷·坎图（1804—1895），意大利历史学家、政治家。

基佐^①们安睡的图书馆及为实际上并不存在的第一夫人预备的布置考究、充满**现代情调**的卧室：彩色水神托起的镜子，模仿穆恰^②风格的画、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奥布里·比尔兹利^③的哭丧着脸的皮埃罗^④以及月琴和曼陀林琴图案的屏风。屏风背后是洗手池和马桶——这个马桶是四十年代从法国运来的，当时种种神奇的传闻使舆论为之哗然。接受和递交国书的大厅是一处中世纪风格建筑：胡桃木隅撑、盾形武器架和总统宝座后的挂毯——圣路易斯在橡树荫下伸张正义……午餐已经就绪，秘书进入餐厅。餐厅里陈列着一位巴黎美术学校学生的杰作：弗夫-克利科^⑤风格的牛头怪和酒神女祭司手捧香槟酒。酒瓶是打开的——商标清晰可见——，四溢的泡沫变成了小天使和智天使。秘书在大餐桌的首席上坐了下来，这可是总统的位置。事实上，每逢周末，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感到自己成了米拉蒙特斯宫的主人。有一次，他还特地请来乐队为自己伴奏，过了一会权瘾。“外边有人传说马比利央将军率领队伍起义了，您听说了吗？这儿委实需要一场大战，一场立体战争，把边界那边给结果了，省得他们纠缠

① 基佐（1787—1874），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

② 捷克画家。

③ 英国戏剧家。

④ 《艺术喜剧》中的人物。

⑤ 法国画家。

不休……”但是秘书先生没有搭理，他从衣袋里掏出一本小画册，一边吃饭，一边欣赏保罗·克莱^①的画。对他而言，保罗·克莱是无与伦比的。

二 星期一

一早起床。我从不习惯这么做。然后是每天重复的动作。今天和昨天一样，和二十年前的今天一样。你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老了许多。你拿起剃须刀：同样的手腕动作，讨厌的坑坑洼洼，一如既往的坑坑洼洼。现在该轮到牙齿了。卧室和大街，躺着和西装革履地行走，仅一墙之隔。然而那是堵约定俗成，不可随便逾越的高墙——因为你是总统秘书，是国务卿。人一出生，就要面临爬行或者滑行，就要和没完没了的织物、呢绒、布匹打交道，就要用自己的脚步编织存在的历史。从最初的尿布到最后入殓的寿衣，是衬衣和衬衣、礼服和礼服的不断更迭、轮回，直至最后由别人为你穿上寿衣。当这漫长的旅行被划上句号的时候，记忆的尘埃里会留下你贫困时那三件套绿而转黄的廉价西服、你初露头角时被朋友们簇拥的英国蓝条服，你情窦初开时向索妮

^① 瑞士画家。

娅求婚的运动服——你记得当你在她面前脱掉它的时候，她已经赤身露体，准备就绪——的印记。另一些记忆是刻着日期的，就像陈年佳酿。自从你第一次睁开双眼到寿终正寝——以至于百年之后——，人们将铭记你的这段替别人充当雨伞的经历，它们被冠以显赫的词汇：美德、智慧以及表明各种社会地位的名称种种。而今，你走着，目标是米拉蒙特斯宫。你身穿华贵的制服，制服上排列着十八枚扣子（里袋两枚，外袋三枚，正面七枚，腹部六枚）。今天上午九点，内阁将开会讨论向邻国要求领土问题。我像往常一样跨进米拉蒙特斯宫大门，突然，一桩不为常人关注的怪事引起了我的猜疑。鼠军曹全副武装，腰间挂着两个子弹盒，神色慌张地站在前厅的岗亭上。这原是门卫的差使，站在那儿可以看到街上的动静。这时，财政部长穿着他的豹皮袄款步走来：门卫像往常一样，彬彬有礼地为他打开大门，但是等他刚一迈进前厅，就野蛮地将他捆绑了起来，并用枪口对着他。然后是乘卡地雅克牌汽车而来的公共建设部长以及卫生部长、内政部长和交通部长……老鼠瞟了你一眼，随后若无其事地向你走来：“您不进来吗，博士？今天可有内阁会议。”说罢用手重重地搥了一下你的肩膀。“会进来的，”你说，“待我去街角那边买包烟。”转而你又用权威的口吻补充道：“就买包烟，军曹。不不不，你

可不能擅离职守。看来你还得好好读一读克劳塞维茨。因为我觉得你学得还很不够。”老鼠被搞懵了，一时竟不知所措，傻乎乎地望着秘书朝街角的酒吧方向渐渐远去。终于，如梦方醒的军曹举起毛瑟枪来，准备瞄准。“酒吧没有后门，”你一边喃喃自语，一边对卖烟的大声说：“给我一包切斯特菲尔德。”老鼠紧盯着你，你必须拖延时间，见机行事。于是你用足以让老鼠听清的声音说：“再来一瓶汽水，要那边的那种。”饮料是冰镇的，但你却说：“不够凉，请给我加些冰。”这时，你看到报刊上写着醒目的**空军支持马比利央起义**。“还有总统卫队，”你准会这么想。“再来一瓶。”就在这时，宫中大乱：共和国总统、副总统驾到。鼠军曹突地一下跳出岗亭。与此同时，枪声大作，总统府乱成一团——后来我才知道，那是总统先生在负隅顽抗。你趁机离开酒吧，捷步向纽约市政银行奔去。无辜的人们充塞了银行，他们对地处五十米之遥的总统府所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你打消了去银行的主意，拐了个弯，进入城市老区。那里是与世隔绝的地方，没有人会认出你。你的唯一出路就是尽快找到某拉美国家的使馆，请求避难。你想到了墨西哥使馆，它是个幽雅的去处，巨大花园凤凰树成荫。你也想到了巴西使馆，各种游泳池可供你消磨时光。你还想到了委内瑞拉使馆，那里有妙不可言的图书馆和玉米饼早餐，只是太远，而

你家住米拉蒙特斯附近——相距仅一百米——身上又没有带钱，何况用不了多久，马比利央将军就会派人包围拉美各国使馆，以阻止你等请求“避难”。突然，你发现了由于种种奇迹而声名显赫的巴拉莫圣母教堂。这是幢简陋的三层建筑，二层上高悬着拉美某国的国旗，国旗中央是国徽：两只老虎——警觉地——趴在一个金色的三角形旁边，三角形中间是两只紧握在一起的手，分别表示印第安妇女和白人妇女（其实，那个国家的白种女人是从不理睬印第安女人的），象征着她们联合起来，挣脱了枷锁。使馆——也即教堂——边上有家戈麦斯兄弟的五金店；对面是美国国际贸易公司，其分公司遍布整个美洲大陆。你毫不迟疑地走进教堂，爬上狭小的楼梯。你敲了敲使馆大门，门旁的告示写着：十一点前谢绝访问。穿着睡衣的大使先生打开大门后劈头问道：“您没看见告示吗？”你轻轻地推开他，旋即闯了进去。客厅里灯火通明。“我不走了，”你说。“我不懂您的意思，秘书先生。请原谅，我开始没有认出您来……直到灯光下才……”“马比利央将军发动了军事政变。所有内阁成员都已被捕。我幸亏逃得快，要不早完了。现在，根据 28 年泛美大会公约的神圣条款，我正式向贵使馆要求避难。”大使先生顿时瞠目结舌：“这……这怎么行。我的先生？这怎么行？这可是个贫穷小国的使馆。您比谁都清楚，我

们这些弱小国家的大使收入微薄。”“会有人给我送钱来的，每月五百比索。”这时，你身后响起了一个女人声音：“我们有间蛮不错的空房，只要给他一些毯子，一个单身男人会住得很舒服的。”你转过身去：是漂亮的大使夫人，她身穿领事的日本夫人赠送的和服，递给你一杯咖啡：“但愿这两位老朽不要使您感到厌烦。”

下午4点开始实行宵禁。晚上8点，马比利央将军将宣读告全国书。8点正，马比利央将军果然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他侃侃而谈，从独立战争的英雄到而今的真正自由到未来的正义社会到国旗到具有光荣传统的英勇军队到美洲历史上的伟人及其崇高理想，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他宣布星期二一切都将恢复正常——尽管每天下午4点后实行宵禁。最后，他表示要马上着手经济建设：埃波卡拉电站工程、雄伟的科萨尔河大桥、西线铁路以及从新科尔多巴到卡德纳港的高速公路。“够可以的”，你说，“还没开始执政就想大捞一把了。修铁路？谈何容易。哪儿来的铁轨、铁钉、枕木、高压电缆、电线杆子……？且不说修筑桥梁和站台要多少钱了。至于高速公路，则纯粹是另一回事，因为它实际是按八米宽、时速七点六公里设计的。如果公路全长四百公里，试想将军的腰包能得多少好处……”是夜，城

里枪声不绝。“见鬼”，大使先生愤愤不平地说，“为什么在拉美政变者总成功呢？”“糟糕的是受害者既不是**国家俱乐部**成员也不是富人区的什么人”，你说，“因为当炮灰的都是些穷光蛋。”

三 另一个星期一

(或任何一个星期一)

我厌烦。我厌烦。我厌烦。我身边充满了令人腻烦的东西。问题不在于我失去了行动自由，失去了散步和去附近电影院的权利（大使馆门口来了两个兵兵）；也不在于我的**卧室**多么狭小，床铺多么简陋，权作床头灯的坎贝尔油灯多么暗淡（墙上贴满了通用电器公司的旧日历、科罗拉多大峡谷、金门大桥、高山峻岭和捕捞鱿鱼等图片，一本唱片公司出版的日历上只剩下万达·兰多夫斯卡、阿尔·乔尔森、伊丽莎白·施瓦茨科普夫、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戴维·奥伊斯特拉赫和阿尔特·塔特姆等几位歌星的签名了）。最令人腻烦的是神奇的巴拉莫圣母的神龛，恰好就在餐厅的窗户上面。这是个典型的哥特式神龛，修建于1910年，教堂里操持圣事的声音通过喇叭传到这里，一天到晚响个没完。久而久之，我记得了赞美诗的最后两句：

朝圣的博士在卧榻上，
四周飘溢着香气^①。

日复一日的幽居生活，使我渐渐丧失了时间概念。我出神地望着戈麦斯兄弟的五金店（上面写着：1912年创办），望着橱窗里陈列的那些没有时间的古旧商品——人类历史的明证。自从人类开始生产商品直至电灯的发明，全部人类文明无非就是这个小小五金店所经营的小商品、小玩艺儿：尤利西斯的各种索具，向我们叙述人类从货物交换到货币及贸易、法律和法院产生的历史的古老秤杆与秤砣，土著民民的原始、粗糙的石研钵，使人产生种种回忆的大小铁砧，安息日使用的锅，颇似钉在基督身上的那种西班牙方铁钉，这一带农民喜爱的笨重的圆柱形锄头和耙齿像芒果的铁耙——就像**中世纪图书**中的农具，充满了田园牧歌式情调（但每年三月是例外）。看完五金店，我就到另一扇窗前去注视美国公司的橱窗及其出售的玩具。然而，一切都意味着静止和一成不变：同样的仪式、祷词和赞歌，同样的戈麦斯兄弟的小五金，同样的唐老鸭和现代化商品。在这石壳子下的玻璃橱中，唐老鸭统治着一个小小的世界，有火车，有蜡果，有手枪，有箭囊，有手持

① 原文为拉丁文

纸扇的布娃娃……它们一如既往地生活在橱窗里，不管卖了多少，它们的处境一仍其旧。每天，慕名而来的小顾客络绎不绝，他们用手指指点点，说要“那个”，于是一只纤手伸进橱窗，抓住唐老鸭的小红爪子。然而，不一会儿，又会有一只新的、完全一样的唐老鸭在橱窗里出现。这种没完没了的不变的变化使我想到了永恒。也许上帝的本质就是如此，从昨天到今天再到明天，一种更高的意志主宰着一切（它是圣母？是圣母们？是歌德所说的圣母们？）维系着一切。在变的瞬间（圣冠会从一个上帝头上转移到另一个上帝头上），灾难发生了：火车脱轨，飞机失事，轮船遇难，战争爆发，瘟疫蔓延。这种推测的结果似可否定马西翁^①的可恶的异端邪说（根据马西翁的说法，世上的一切坏事都是由一个坏上帝所造成的）。此外，对面公司出售的唐老鸭还使我想起了芝诺^② 飞箭的诡辩：和唐老鸭一样，永远静止、不变，尽管看上去它一直在动、在变，一天要换一二十次，跑遍城市的几乎每一个角落。对我而言，这就是所谓的非时间现象，一如在三米轨道上无止境地亮着红灯兜圈的小火车。“今天是星期五

① 马西翁（公元2—3世纪），马西翁教派的创世人，其教义摒弃《旧约》和《新约》的大部。

② 芝诺（约公元前488—430），古希腊哲学家。“飞箭不动”是他的名言，意思是飞箭在一定的刹那间必定存在于一点上。这时它不能不是静止的，而无数个静止之和依然是静止。

吧？”我问大使夫人。“星期一，孩子，是星期一。”还有，连日来我很少看报。我对马比利央将军和他身边的那些军官真可谓了如指掌。我可以想象到他会这么问他的助手：“有风度、有教养的欧洲娘们是什么意思？”“我查清楚了，将军，就是那个住在塔德奥公园附近的，叫伊波利塔的女人。”“既然是这样，中尉，我命令你为我俩预备一幢别墅。”“遵命。我的将军。”我回到窗前观看今天的第十八位唐老鸭，过不了多久，就会有第十九只来顶替它。

四 一个可作星期五的星期一

大使先生被边界问题搅得坐立不安，叫苦连天。不久前约定的边界谈判告吹了不说，马比利央将军为转嫁危机、掩盖矛盾——因为他的士兵一直在杀人，街上还时有零星的枪声——不但不准备谈判，反而有意挑衅，势欲挑起战争。战争的煽动充斥了电台、电视台：“你们是英雄的子孙……”“战场是赢得荣誉的唯一场所……”“没有比牺牲战场更光彩的事情……”等等，等等，等等。为了制造空气给不太服气的人们施加压力，马比利央将军决定于某日——避难者搞不清是2号，11号还是28号——在市区举行防空演习。所有市民都领到了一张防空要则，以免遭空袭伤害：“只要在头上罩一张报纸即可

避免被炮弹击中？”“不！”“只要撑一把雨伞即可免遭空袭？”“不！”“只要躲进车厢即可幸免于难？”“对，但必须关掉灯，放下两边的玻璃，趴下身子。反空袭一开始，各种车辆都必须立即靠边或开到人行道上。”伟大的一天终于来到了。马比利央将军全副武装，帽带紧勒着下巴肉——这是防空演习最高统帅的标示。他运筹帷幄，在一座小山丘上的防空掩蔽所里指挥着一切。信号枪、警报声响成一片，全城漆黑，人们屏息等待。“敌机来了。”然而，由于热带气候作祟，当天夜里城市上空突然阴云密布。“敌机”当然就什么也没有干成，只看见几片笼罩一切的黑纱似的乌云。地上的炮队也看不见天上的飞机，只见一团团巨象似的云团悠然飘过。“都给我打呀！”马比利央声嘶力竭地发出了射击的命令。嗣后是持续了半个小时的炮击。飞机在云团上面飞来飞去，对地上的空炮全然无动于衷。最后飞机飞回了机场，炮队停止了射击。马比利央将军怒气冲冲地回到米拉蒙特斯宫。“给我把气象员关到监狱里去，”他命令道。“贫民区被**飞弹**打死打伤多人。您想想，那都是些纸板房。十七人死亡，多名儿童受伤，”助理平静地报告说。“要让新闻媒介保持沉默吗？”“教他们沉默。此外你警告他们，假如走漏风声，我就要对他们实行新闻检查。”

鉴于边界问题日益紧张，我想我应该帮大使一

把。漂亮的大使夫人昨晚对我说：“他是个傻瓜。”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开始翻阅有关两国边界的文件资料。这片土地是哥伦布第四次抵达美洲时发现的，除此而外，他什么也没有说——根据他船上的一位出身名门、祖上从事过天文学研究的摩尔数学家阿尔萨卡利的记载——，而之所以什么也没说是因为他当时身患重病，高烧不退，再也不想去遍地丝绒的国度去了。他手持旗帜，准备“把这片土地命名为……”同时，他又不情愿派别人去完成自己的使命，他举旗不定，海风吹来，旗角在他脸上轻轻拂过。于是国王的旗子留在了船上，没去插入这片新发现的土地。围绕这片土地——或哥伦布“到过”，“没到过”——，学究们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争论，直至有一天人们发现并出版了阿尔萨卡利用阿拉伯文写成的日记。第一批殖民者来到这个新发现的地方：他们是冒险家、信使、潦倒的乡绅、塞维利亚的无赖，全都是些赌棍、醉鬼，全都是些睡印第安女人的老手；接踵而至的第二批是官吏、讼棍以及法律、税务方面的代理人。就这样，这里成了殖民地，在一望无际的草原牧场上，西班牙人统治了两个世纪……突然有一天，这里出现了一本日内瓦公民卢梭的《社会契约》（**生而自由平等**^①），然后

① 原文为拉丁文。

是爱弥尔^①：卢梭学校的孩子们放弃了书本，操起了斧头，充当木匠，接近大自然——解剖落入狼蛛网中的蜥蜴和鞘翅目昆虫。他们的父母气得要命，而天真的孩子却一味地询问他们的“教皇”何时能来。再往后是法国的《百科全书》，于是这里的人们破天荒第一次听到了伏尔泰的名字。未几，朋友爱国会宣告成立，崇尚自由成了时髦，于是有一天人们开始呼喊“不自由毋宁死”了。此后是整整一个世纪的暴动、喧闹、政变、起义、游行、私人恩怨和党派争端、军阀的野蛮和军阀的文明。这一切都是在英雄们的煽动下发生的，谁也无法阻止。后来，奥古斯特·孔德^②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到处是他的“教堂”，到处是他的**实证主义的教义**。（都是各领风骚几年，因为没有祭坛的神总是不长久的。实证主义也一样，尽管它的日历里有科鲁麦拉和康德、西藏活佛和著名诗人——每一位都有固定的日期——，以至巴拉圭的法兰西亚博士^③——尽管他的国度里充满了对圣约瑟，圣尼科拉斯，圣伊西多罗和年轻、漂亮、神奇、穿宽大袖衫的卡塔图切圣母的崇拜。）折腾来，折腾去，牧场瘦了，农田荒了，终于捱到了（1907年）划分领土的时代。两个边界

① 指爱弥尔·左拉。

② 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

③ 法兰西亚（1756—1840），巴拉圭独裁者。

委员会在一个德国委员会的协调下愉快地达成了协议。但是没过多久，健忘的人们忘记了各自的承诺。我的同胞向邻居提出了五百平方公里热带森林的领土要求。由于从属这个国家的当地居民纷纷流入城市，这里一直是邻国农民聚居的地区。公正的解决办法是：以伊里帕塞河为界，河流为两国共有。国界从来都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存在。邻国的农民向这边的同胞提供优质农产品，而这边的农民却没有一个愿意在这块有争议的土地上耕作、生活的。长期以来，两国农民在这一带友好相处，因为谁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个国家。今天属于这边，说不定明天就属于那边了——两者必居其一。何况邻国一直采取宽容姿态：国民不但往返出入自由，而且享有关税豁免权……然而我们却一再要求他们让出这片共有的土地……“太棒了。简直太棒了”，大使先生听到这个解决办法后喜出望外。“这不仅能够保全马比利央将军的面子，而且不造成实质性的国界变动。将军可以冠冕堂皇地宣布战争的危险消除了，以掩饰防空演习的失败，而本国公民则可母子团圆，家人相聚。我也不至于名誉扫地……”“这个办法你自己早该想到的。”大使夫人责怪他说。今天下午，她的目光很奇特。

五 周五：周一或周四或下周二

——自从他想出了解决边界纠纷的办法之后——几个月来，避难者成了使馆里不可缺少的人物。由于他的出谋划策，两国达成了以烟换棉的协定，取消了转口贸易和向邻国山区提供伦敦织物的禁令；与此同时，邻国的糖鸟、动物乳糖、蜜饯水果和皮带、毡毛、方领衬衣等手工艺品被源源不断地运到这儿。此外大量进口的还有用来存放圣像的小教堂、小陶屋以及手工吉他、手工提琴等等（邻国个个都是**弦乐器制作能手**），使这个擅长编织工艺的国家富于民俗特色，对外国游客更具有吸引力了……然而，更重要的是，避难者因为不堪静止的生活——时间是非时间，周五如周一，周四或周二——主动担负起了使馆的一切日常工作。当大使先生睡在迈格雷^①侦探的皮袋里悠闲自得地阅读他那永远新鲜的西默农^②的时候，避难者就替他签发照会、文件、书写报告、信函及大事记等等。“您就像是我们国家的真正大使”，不定时到使馆来的领事先生常这么说……“这小子鬼头鬼脑，又来窥探了”，大使先生总

① 西默农小说中的人物。

② 西默农，二十世纪瑞士法籍小说家，擅长侦探小说。

觉得领事不怀好意，所以讨厌他那张可恶的长长马脸。有一天，避难者表示希望加入邻国国籍。“你疯了？”大使对我说，“贵国宪法规定（你拿起宪法翻阅起来）：所有外国人，只要在贵国领土内住满两年，即可获得贵国国籍。我们这是在你的国家，得服从你们的法律。如果我们触犯你们的法律，是要受到制裁的。”“可是……你打算在这里住两年吗？”“我已经住了好几个月了。我记得有位著名的拉美领袖曾经在邻国的使馆里住了七年。我承认，禁闭时间会比约拿^①长得多，但绝对要比西尔维奥·佩利科^②的监禁时间短。”“等你住满两年再说吧。”“会住满的，”大使夫人的确信无疑使我情不自禁地要计算出所剩时间——尚需在永恒的上帝和永恒的唐老鸭之间度过多少个月？

今天一早，大使先生就西装革履地启程去参加国庆节阅兵式。我和漂亮的大使夫人吃完早饭后去了前任大使留下的图书馆。“没什么有趣的，”大使夫人说。“那位先生收集的尽是无用的东西，以证明美洲的征服者们在这片土地上获得了骑士谣曲所描写的一切。你瞧（她挥了挥手）：大部头的《阿马迪斯·德·高拉》，大部头的《帕尔梅林·德·伊尔

① 《圣经》人物，被大鱼吞入腹中，三天后被吐海滩。

② 佩利科（1789—1854），意大利诗人，曾被监禁 15 年。

卡尼亚》，两大本《西法尔骑士》。”我拿起《蒂兰特·埃尔·布兰科》：“这部呢？”“三本。”“你大概从来没有读过这些吧？这里是勃拉塞尔^①的世界，她把骑士藏在一只箱子里，向他描述一位裸体公主的所有秘密，对他说……”（你熟练地翻开书本）：

呵，蒂兰特，

为使你看到

看哪，呵，蒂兰特，

你是骑士的骑士，

吻她的眼睛，

我的双手，

多么丰满，挺拔，

她的大腿和那

你在哪里？

我看不见你。

你最爱看的東西，

我已看不到你。

我正抚摩她的秀发，

抚摩她的躯体；

我用你的名义，

吻她的秀发，

吻她的嘴唇，

吻她的乳房。

捧起她晶莹透亮的乳房；

你看哪，一手一个，

多么白嫩，光洁。

我抚摩着她的腹部、

神秘的地方，

呵，可惜我不是男人！

① 中世纪西班牙谣曲体骑士小说，勃拉塞尔是作品中的人物。

可惜我不是男人

要不，死也值得。

无敌的骑士？

我的骑士，你在哪里，

为什么不回答

我苦苦的哀求？

蒂兰特的双手

有权抚摩

我抚摩的优雅躯体。

她是件稀世珍品，

没有人不愿意

把她含在嘴里。

大使夫人被书中的描写逗得乐不可支。当我读到勃拉塞尔的梦幻一节时，她更是笑得前仰后合。公主说：“放开我，蒂兰特，放开我。”为了不使她感到难为情，那天我对她说：“以下我就不念了……”当看到从广场退下来的官兵们乱哄哄地路过大街时，情人们知道是时候了，便赶忙穿好衣服，到楼下去迎接大使先生。大使夫人拿起笔记本：“让我们来看一看属于我们的时间：国庆节 8 小时；英雄节 6 小时，因为献完花圈后还有一个宴会；独立一百周年纪念日 9 小时，我们可以单独在一起吃午饭；每年 6 天国祭日，每日 4 小时（仪式很长，我总是借口自己有肝病而不去参加这些活动）；米拉蒙特斯宫的新年酒会，5 小时左右；建军节 8 小时，检阅完毕后，军人俱乐部将举行酒会；还有狂欢会，选美日和其他外交活动（后者我必须参加，得做做样子）。

不过我们会把这些机会找回来的，譬如为某高贵的人物建立纪念碑——要知道这儿不乏高贵的人物——，此外像教皇来访问啦，上世纪某位教育家故居的落成典礼啦，以及大堤、电站、桥梁的庆典啦，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每天都有机会。”这时，大使先生回来了，气喘吁吁，汗流浹背，长满痱子的脖子上抹了厚厚的一层痱子粉，正叫苦不迭呢，连声抱怨主席台太晒、太热、太不自在。“听美国武官说，摩托化方阵都是二次大战遗留下来的。”此外，步兵方阵的所谓正步掀起了漫天尘土。

六 某日，无论何日

大使先生迫于国际准则和外交常规，开始研究你的避难权问题（根据 1928 年泛美大会公约第二条第二款）：“在接受有关人员避难之后，必须马上通知所在国外长”，这是一条原则。正因为如此，使馆门口遂一直令人绝望地有手持步枪的士兵把守。每一声枪声，都使你胆战心惊。就在离你只几步之遥的大街上——有人被子弹击中了——，一群反对马比利央将军修正宪法的大学生与警察在玩具橱窗和巴拉莫圣母教堂之间发生了冲突。马比利央将军之所以要修改宪法是因为他想借此把总统任期延长至八年，必要时还可以连任，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我

多么希望和学生站在一起，高呼口号，向骑警投掷烂水果、螺母和石块。然而慑于门口宪兵，我只好待在楼上干着急。何况，我知道他们镇压学生的手段，想象得出被捕学生的下场：监狱会因此而人满为患，所以运气好的说不定还能住上附近的旅馆呢。当然啰，体罚和酷刑是一视同仁的：有传统刑罚，也有盖世太保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发明的那些新刑罚，最常用的是把人长时间地绑在废旧轮胎上让太阳干烤。不难想见，迫害狂、虐待狂们又要忙一阵子了，还有那些属“鹫”的渣滓又能用他们锋利的爪子去刺破别人的喉咙了。至于那些合法的、持有“信用卡”和营业执照的强奸能手和老鸨们将如何打着警察局的幌子从中牟利，就更不用说了。

而今你已坠入情网，并为此而内疚——产生了负罪感。倒在血泊之中的年轻人——尽管年轻——却曾和你一样，有过属于自己的美好时光：夹一本哲学著作在腋下，遨游于思想的太空。曾几何时，他们与你一样，开着你开过的玩笑：“推动世界的动力有二：性和剩余价值”，提着你提过的问题：为什么某些唯物主义者那么推崇前苏格拉底的那些不能自圆其说的、残缺不全的思想……我走近窗户，探出头去：大街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我同类的尸体，血肉模糊；愤怒的子弹呼啸着，在廊柱上、壁柱上迸出火花。你走向大使夫人，倒在她怀里嚎啕大哭。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她说，“你们国家的警察太野蛮了，简直惨无人道。”“有美国顾问帮助，将来更不得了。”你抽噎着，没想到这使你占了便宜：为了安慰你，大使夫人让你躺在了她身边。在她的躯体上，我闭上眼睛，于是夜幕降临。今天星期几？你忘了。今天是几号？你无从查考。几月？于你何干！几几年？唯一得见的是小五金店门楣上的“1924年”。“也许它是个不错的参照数，”你无可奈何地苦笑着对自己说。此外你有爱，爱情是不论时间的，诚如一位法国女歌手所说的那样，“也许世界末日已经来临，而你我却一无所知。”爱情，在幽禁中，在孤独中，在时间的非时间中，使我产生了烟鬼吸完鸦片后的那种飘飘欲仙的幻觉，仿佛厄尔佩诺耳^①，一觉醒来，不知道自己是谁、在什么地方。然而，你爱大使夫人——她叫塞西丽娅。她有一对洁白、柔软的手臂，能满足你的需要。绝望的你在她身上，找到了母亲的慈爱、师长的关怀、情人的温柔。躺在塞西丽娅身边，你开始制订铲除大使先生的一揽子计划。用砒！可是……到哪儿去弄这些东西？用氰化物！这东西好搞。而且容易使：把它掺进大使先生服用的胃药里。对，和胃药混在一起。还等什么

^① 荷马史诗中的人物，曾被女巫喀耳刻化为猪，后来被奥德修斯救出。

呢？然而今天不行，明天吧：只剩三片了，只剩两片了，马上就是他的死期，我们将不动声色地把他人殓埋葬，当然少不了要请乐队伴奏——把他及他的勋章一并送往地狱。只剩下最后一片了……不可名状的激动人心之夜！然而……谁去买氰化物呢？药店出售这类东西吗？看来最好是用箭毒，它可以不留痕迹地致人于死地：只消用带毒的针尖在人物身上戳一下，他就会立即停止呼吸，窒息而死，可谓万无一失。然而，要获取箭毒，就必须深入瓜奇纳帕斯印第安部落，乘着独木舟或小竹排去寻找带毒的小瓜。这么一来，少说也得个把月。你和她为这共同的无能为力而失声痛哭。假如眼前是他的棺材而不是他，那该有多好！……你走近窗户。枪声停止了。受伤的——或死去的——被——抬走了。对面橱窗的玻璃被从楼顶凉台射去的子弹击中后粉碎了。唐老鸭挨了一枪，胸口的纸板上留下了一个黑孔。由于今天是英雄纪念日，商店关了门，这只受伤的唐老鸭才未被及时替换，依然撇开双脚，张开一对橘黄色的翅膀。

七 某一周二

雨季到来之后，和邻国的关系恶化了。领土问题重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于是群情激动，战争迫

地眉睫。这回马比利央将军却出人意料地动员一切力量、利用一切新闻媒介以阻止战争的爆发。当务之急是镇压国内的游行示威，平息罢工浪潮，继续实行宵禁，搜捕可疑分子，巡逻大街小巷，等等，等等。在这种情势下派兵去边境森林打仗，内部就会空虚。有鉴于此，忍耐和合作政策取代了他对待邻国的一贯的傲慢态度。“没有国际纠纷，”他宣布说：尤其是眼下美国人得到了在这里开采矿石的许可。形势如此复杂，邻国外交部不得不将大使先生召回国内去述职。回国时间至多不超过15天。大使夫人亲自为他整理行李，对他关心备至。第二天还亲自送他到机场依依惜别。当他看到丈夫乘坐的是架旧飞机时，心中暗喜：它准得掉下来（就像地勤人员对她说的的那样，那是架“会飞的棺材”）。

第二天，领事来拜访我。“您终于成了我的同胞了，”他一边说，一边拥抱我并把证明我新国籍的证件交给我。从今往后，我的国徽——我看到所有证件上都印着老虎——成了老虎加金三角。我猜想这个图案与共济会有关系，也许这个国家的开国元勋是位来自欧洲骑士团的王子。“还有呢，”领事先生用一种和方才的语气迥然不同的缓慢、庄重的声调对我说，“这些年来，我向外交部通报了您的工作：领土纠纷的和平解决、双边贸易的蓬勃发展，等等，

等等。国内——当时还不是你的国家——对你的工作十分赞赏。这个傻瓜（他指了指大使先生的座椅）什么也不懂。国内什么都清楚。所以（他一字一顿地说），您被任命为我国驻这儿的大使了，以接替他的工作。”面对我的谦让，领事先生解释说，在他的——我们的——国家里，大使之职通常不是由职业外交家担任的，因而出使别国的大多是些有成就的作家、金融家、社会名流或记者。何况，任命外国人担任外交职务是我们美洲的一个传统。外国人又何妨：古巴人在中美洲国家当过部长，委内瑞拉的安德烈斯·贝略^①当过智利大学校长，还有……我打断地说：“可是……他们永远不会**放过我**的。”“不见得吧，照马比利央将军目前对我国的友好态度看，会**放过您**的。他不是指望我们为发展双边合作投资5千万美元吗？会放过您这个催命鬼的。”（笑声。）“可是，大使先生他，大使夫人她……？”“实话对您说，把他召回去就为了给他挪窝。现在他要去哥德堡当领事了。至于大使夫人嘛，**如果她愿意**，可以留在使馆里当秘书。”

他的新国籍很快被这边认可了。下星期二避难者就要向马比利央将军递交国书了。门口那两个宪兵临走时向他介绍了他们的武器。大使先生的礼服

^① 贝略（1781—1864），委内瑞拉诗人。

不大不小，他穿着正合适。只是礼帽嫌大。他只好用旧报纸填上。乳白色手套太小了，套不进去。因此他干脆捏在手上不套了。一切都非常惬意，外交部的汽车准时达到，礼宾司司长对他彬彬有礼。今天是周二。周二，周二，周二！周二，6月28日。6月28日！这是个令人迁思海滩、迁思无限空间的月份……在礼宾司司长的陪同下，昔日的避难者来到米拉蒙特斯宫。他没有搭理鼠军曹那哀求、歉疚的目光。卫兵们向他致敬，马比利央将军热情洋溢地和他握手。在总统办公室里，马比利央将军认真地接受并且翻阅了他的国书（大凡国书都是这个格式），活像个喜剧演员。然后是发表演说，说到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日益完善的关系以及为了共同的繁荣而达到的相互理解，说到了两国辉煌的过去，兄弟般的情谊和比兄弟还要兄弟的未来，凡此种种。新任大使无非也是“繁荣”啦、“友谊”啦、“理解”啦、“兄弟”啦、“我们的美洲”啦地吹了一通。千篇一律。然后是两杯香槟的碰撞，祝愿两国人民繁荣富强。最后又是紧紧地握手。这时，将军在新任大使耳边嘀咕说：“我没有让摄影师进来，否则就不方便了。我给新闻界写了一条消息，他们会以为你们是同名不同人。”“我尊重您的意思，我的将军。”于是将军把声音压得更低了：“你是个小混蛋，里卡多。”“那些有教养、有风度的欧洲娘们怎么样啊，我

的将军？”“去你的吧！”……礼宾司司长来了，表示仪式已经结束。新任大使毕恭毕敬地退出了总统办公室。出门后，他撩开一角窗帘往里喊了声：“回见，弗利佩。”

大使夫人早已预备了丰盛的午餐和好酒在大使馆等着我了。餐桌上摆满了菜，其中有俄国黄瓜，我喜欢吃的卤水食品、芒果酱和巴西甘蔗酒泡法国刺山柑。一只新的唐老鸭代替了受伤的唐老鸭。然而，在我看来，它已不再是永恒的象征，就像戈麦斯兄弟五金店里的爱迪生的灯炮之不再令人迁思昨天的门洛帕克^①。我拂去旧日历上的灰尘，把它翻到6月28日，一切都变了，日子好过多了。当我因为喝了太多的甘蔗酒而感到心烦意乱时，那两句拉丁语钻进了餐厅：

朝圣的博士在卧榻上，
四周飘溢着香气。

我们用收音机里的阿姆斯特朗的小号盖住了它。第二天，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使自己相信那是个星期三。星期三有星期三的事情。然后是星期四，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同样的日期，同样的工作。

^① 美国地名。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追击·时间之战

作者= (古巴) 卡彭铁尔著

页数= 2 5 0

S S 号= 1 1 4 5 5 9 4 1

出版日期= 1 9 9 2 年 0 9 月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伊甸园里的亚当——代译序&陈众议

追击

时间之战

圣雅各之路

回归种子

仿佛是在黑夜

逃亡者

先知

可怕的祭奠

避难权